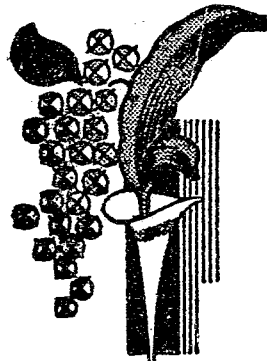




曾文正公著述八種

第四冊

(日記：榮哀錄：大事記)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曾文正公日記目次

問學	.....	一
省克	.....	二
治道	.....	三七
軍謀	.....	四三
倫理	.....	五三
文藝	.....	五四
鑒賞	.....	七三
頤養	.....	七七
品藻	.....	八〇
游覽	.....	八七



41029

071-1  
982  
:4

曾文正公日記 目次

會文正公日記 目次

新編 曾文正公日記

問學

夜深，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隨手鈔記，實為有益，尙未有條緒。(辛丑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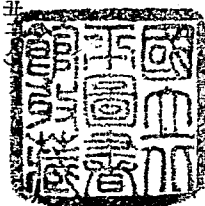
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亡」為吃緊話；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為要。(辛丑三月)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辛丑閏三月)

至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為宗。」時余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即以爲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為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又言：「爲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即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民

峯——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作，飲食皆有劄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先生嘗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醒，便是閑邪存誠。」又言：「檢攝於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揜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辛丑七月)

倭民峯前輩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臺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又曰：「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一幾相通。」（壬寅正月）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方好。（壬寅正月）

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雜念憧憧，將何以極力掃却勉之？（壬寅正月）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一持，卽禮樂不可斯須失身之意。」（壬寅正月）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

（壬寅正月）

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便無餘味，所謂德之棄也。况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壬寅正月）

易大壯卦象大衆，正與養氣章通。

「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壬寅正月）

晉卦：「罔孚裕，無咎。」裕，難矣！中庸：「善誠身二節，其所謂裕者乎？」（壬寅正月）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壬寅正月）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况進德修業之事乎？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痛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壬寅正月）

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虛之心，則先自窒矣。（壬寅正月）

「咸恆損益」四卦，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壬寅正月）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便如食鳥驟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只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王寅正月）

巽乎水面上水，頗悟養生家之說。（王寅）

良峯前輩言：「無間最難，聖人之純亦不易。顏子之三有不違，此不易學。卽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宜繼續，求其時習而已。」（王寅）

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身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亦養，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王寅十一月）

至岱雲處，看渠日課。岱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閱之喜極無言。半日好善之心，頗有「若已有之」之誠。而前日讀筠仙詩，本日觀岱雲日課，尤中心好之也。（王寅十一月）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真味，煞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卽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王寅十一月）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病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今至一陽初動時，真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爲啓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與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

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右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過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况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壬寅十一月）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在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誠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無妄咸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壬寅十一月）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苦平日醜穢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修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僞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僞媚人矣。（壬寅十一月）

在何宅聽唱唄腔，我心甚靜。且和因思古樂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當何如禮樂不與，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

竹如教我曰：『耐』予嘗言竹如「貞」足幹事，予所闕者「貞」耳。竹如以「耐」字教我，蓋欲我鎮蹊



以歸於靜，以漸幾於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癸卯正月）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法否？以後即以此養心。（癸卯正月）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癸卯二月）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奮，欲其強，得乎？譬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的莫先於立志也。（癸卯二月）

唐先生言：「國朝諸大儒，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最爲正大篤實，雖湯文正猶或小遜；李厚庵方望溪文章究優於德行。」（癸卯二月）

夜讀楊園先生集，中有數條，如破我伎求之私，當頭棒喝。（癸卯二月）

讀楊園近古錄，真簡使鄙夫寬，薄夫敦。（癸卯二月）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輓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類，雞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癸卯二月）

凡讀書，有爲人爲己之分，爲人者，縱有心得，亦已悠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爲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癸卯二月）

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勝天，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癸卯二月）

鏡丈言：「讀書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注經者，依經求義，不敢支蔓；說經者，置身經外，與經相附麗，不背可也。」

不必說此句，卽解此句也！（癸卯二月）

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讀之使人忠義之氣勃然而生，鄙私之萌，斬焉而滅。甚矣人之不可無良也！（癸卯三月）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此絳縣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敬貫之。（辛亥七月）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辛亥七月）

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饒嶂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闊深矣！（辛亥七月）

知己之過失，卽自爲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辛亥七月）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略涉津涯，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尙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

一此十種者，須要爛熟於心中。凡讀此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牆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便冷，如蛾成垤，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辛亥七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願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願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腎，尤爲切要。（辛亥七月）

座右爲聯語以自箴云：「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辛亥七月）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快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辛亥七月）

書味深者，而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僞爲，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辛亥七月）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慝者，有不測之禍；懷伎心者，有不測之禍。（辛亥七月）

除却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路頭也。若不日日向上，則人非鬼書，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辛亥八月）

顏泉明尋求姑姊妹，及其子而並收其父之部曲妻子，且斂袁履謙之衣衾，與其父杲卿同。盛德之事，足以貫日月矣。（辛亥八月）

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見信於君父，見信於外人，皆絲毫不可勉強，猶四時之運，漸推漸移，而成歲功，自是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傷；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繇繇，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脾胃益背。

（子正月）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糜飲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壬子）

處逆境之道，惟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等句，最爲親切。（壬子）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息，一本論語水曲、臆章之意，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

本朝博學之家，頗多閔儒碩士，而其中爲人者多，爲己者少。如顧闈並稱，顧則爲己，闈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並稱，江則爲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并稱，王則爲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姚并稱，方姚爲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在上者，李厚基、李可亭、秦味經，則爲己之數多；紀曉嵐、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心，固宜於幽冥中，先將爲己爲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而自鬱茂者也。（戊午十一月）

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須要放大胸懷，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悒，煩悶，不寧之習。（戊午十一月）

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問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問道？

〔己未二月〕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己未二月〕

傍夕，與子序登樓，論老年用功，不可有驕氣暮氣。〔己未三月〕

念不知命，不知禮，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之義，則庶幾可爲完人矣。〔己未三月〕

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不在高處，而在平處；不在隆處，而在汙處。汙者，下也。平者，庸也。夷尹之聖，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宰我之論堯舜，以勳業而隆，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汙，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汙，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不出不拔而自處於汙。以汙下而同於衆人，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己未三月〕

讀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娘東花滿蹊」詩，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毫無渣滓，出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何其小也。沈吟玩味久之。〔己未四月〕

思夫人皆爲名所驅，爲利所驅，而尤爲勢所驅。當孟子之時，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爲所搖，真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己未五月〕

爲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貳。貳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恆心也。四知之目，卽論語末章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

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禮云：「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達之謂也。我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則識大，大不知此則識小。量小，故吾於三知之外，更加知仁，願與沉弟共勉之。沉弟亦深領此言，謂欲培植家運，須從此七字致力也。（己未五月）

讀書之道，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蓄太淺，譬猶一勺之水，斷無轉相灌注，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己未五月）

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曰：「學問閱歷，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因戲稱曰：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人曰：「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勞，餓乏，拂亂，動忍等語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子序笑應之。（己未五月）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鬆下緊，或上緊下鬆，或左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恆無所成。推之作古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爲成家。辦事亦自有體勢，須事事一律，乃爲成章。言語動作，亦自有體勢，須日日一律，乃爲成德。否則載沉載浮，終無所成矣。（己未六月）

作書者宜臨帖摹幅，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己未八月）

德成以謹言慎行爲要，而敬恕儉靜勤潤六者，闕一不可。學成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爛熟爲要，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爲要，亦須自關門徑，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開疆安民爲要，而亦須能樹人能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擇民，不害其爲功也。四者能成其一，則足以自怡。此雖近於名心，而猶爲得其正。（己未八月）

念天道三惡之外，又覺好露而不能渾，亦天之所惡也。（己未九月）

余復胡中丞信中有云：「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懂可以被不祥。」似頗有義意，而媿未能自體行之。（己未九月）

凡人涼薄之德，約有三端，最易觸犯。聞有惡德敗行，談之娓娓不倦，妒功忌名，幸災樂禍；此涼德之一端也。人受命於天也，如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謀，置其身於高明之地，譬諸金躍冶，而以鑊鄒干將自命，此涼德之二端也。胸苞清濁，口不臧否者，聖哲之用心也。強分黑白，過事激揚者，文士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此涼德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三者，尙加戒之。（己未九月）

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心，三樂也。（己未九月）

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即以圍棋論，生而爲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姿秀挺者，上智也。屢學而拙如蠶芽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鍾王，則衆習於鍾王矣；教者蘇米，則衆習於蘇米矣。推而至於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而衆人之習隨。

之爲轉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傲上智之不可得，是猶執策而歎無馬，是真無馬哉！

(己未十月)

李申甫自黃州歸來，稍論時事。余謂當豎起骨頭，竭力撐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聯云：『養活一團春意，撐起兩根窮骨頭。』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聯句頗多，惜皆未寫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聯云：『不愆不尤，但反身爭箇一壁靜；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曾用木板刻出，與此聯意相近，因附記之。(己未十月)

一夜陶荀子三篇三更盡睡，四更即醒，又作一聯云：『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至五更，又改作二聯，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樂以終身，憂以終身。』一云：『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己未十月)

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夫子所稱日月至焉者，或亦似此乎？(己未十月)

近日之失，由於心太弦緊，無舒和之意；以後作人，當得一鬆字，意味日來。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尚不失晚年進境。十三字者，謂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三忌、三薄、三知、三樂、三寡也。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余在京師嘗以匾其室，在江西曾刻印章矣。三忌者，即所謂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也。三薄者，幸災樂禍，一薄德也；逆命億數，二薄德也；臆斷臆息，三薄德也。三知者，論語末章所謂知命，知禮，知言也。三樂者，即前所記讀書聲出金石，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思息，三樂也。三寡者，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欲養精。十三字者，時時省察，其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己未十一月)

聖人之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政刑，仁義忠信，其所



言者也；虛無清靜，無爲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以所言者爲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己未十一月）

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殆孔子所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軍中乃爭權絜勢之場，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求其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頗難其道爾。（己未十一月）

孔子所謂「下學上達」，達字中必自有一種「洞澈無疑」意味，卽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隨處自得，亦必有脫離塵垢卓然自立之趣。吾因知勉行，久無所得，年已五十，胸襟意識猶未免爲庸俗之人，可愧也已。（己未十二月）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佛氏因果之說，不可盡信；亦有有因而無果者。憶蘇子瞻詩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吾更爲添數詞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爲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己未十二月）

與作梅暢論易圖及風水之說，又論天下之理，惟易簡，乃可行，極爲契合。（庚申正月）

此身無論處何境遇，而「敬」「恕」「勤」字無片刻可弛。苟能守此數字，則無人不自得，又何必斤斤計較得君與不得君，氣誼孤與不孤哉？（庚申正月）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曠達，蕭然自得者，與之相處，砭吾之短，其次則博學能文，精通訓詁者，亦可助益於我。（庚申正月）

讀書之道，以胡氏之科條論之，則經義當分小學，理學，詞章，典禮四門；治事當分吏治，軍務，食貨，地理四門。

（庚申三月）

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不可須臾離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讀書以訓話爲本，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妄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古人格言儘多，要之每事有第一義，必不可不竭力爲之者，得之如探驪得珠，失之如舍根本而圖枝葉。古人格言雖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擇而已矣！（庚申四月）

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庚申五月）

聞季高說，有孝子孝婦二人，因其家火起，昇其母靈柩於外，二人平日皆不致力著，婦尤孱弱。誠至則神應，一也！情急則智生，二也！勢激則力勁，如水之可以升山，矢之可以及遠，三也！因是以推，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

（庚申五月）

諸生呈繳工課，余教以「誠」「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但在「好問」「好察」云云兩事，反復開導。（庚申五月）

九弟諫余數事，余亦教九弟「靜虛涵泳，蕭然物外」。（庚申五月）

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時時伺吾之短，以相箴規，庶不使「矜心」生於不自覺。（庚申七月）

夏駿甫言：『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二語深有感於余心。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也。（庚申八月）

憶八年所定「敬」「恕」「誠」「靜」「勤」「潤」六字，課心課身之法，實爲至要至該。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庚申九月）

傲爲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致於顛覆，用兵者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事最甚。（庚申）

九月

與作梅鬯談當今之世，富貴無所圖，功名亦斷難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維風俗，或可補救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實」。厚者，恕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務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因引顧亭林所稱「匠夫之賤，與有責焉」者，以勉之。（庚申九月）

東坡「守駿莫如跛」五字，凡技皆當知之。若一味駿快奔放，心有顛顛之時；一向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事。余以「求闕」名齊，即求自有缺陷不滿之處，亦「守駿莫如跛」之意也。（庚申九月）

送人銀錢，隨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輕重，父不能代子謀，兄不能代弟謀，譬如飲水冷暖，自知而已。（庚申十一月）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漢文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為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傲惰也，謙所以傲傲也。能勤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病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儻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庚申十二月）

勞謙二字，受用無窮。勞所以戒惰也，謙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惡不去，何善不臻？當鈔寫幾分，徧示諸弟及子姪。（庚申十二月）

吾祖父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志，確乎不可搖奪，實為子孫者所當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姪，於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頗能謹遵祖訓父訓，而不能不信藥。自八年秋起，

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繼志之一端也。以後當漸漸戒止，并函誠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紹家風。（庚申十二月）

立身之道，有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辛酉十月）

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辛酉八月）

與九弟言「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爲上爲下，爲師爲弟，爲長爲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九弟深以爲然。（辛酉八月）

孟子光明俊偉之氣，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但文辭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辛酉九月）

條己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辛酉十一月）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辛酉十二月）

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張；與之言老莊自然之趣，囑其游心虛靜之域。（壬戌二月）  
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極，人在其中，寢處游息，

書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知大知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以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壬戌二月）

讀原毀伯夷頌，獲麟解，龍雜說諸首，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壬戌四月）

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易繫辭「尺蠖之屈」八句，盡性也；「過此以往」四句，知命也。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收，惰者歉收，性也；爲稼湯世，終歸焦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之而不親，治人而不治，禮人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或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其中消息，最難體認。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爲宗，庶幾其近道乎。（壬戌十月）

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爲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即取人爲善也；無行不與，即與人爲善也。爲之不厭，即取人爲善也；誨人不倦，即與人爲善也。念忝竊高位，劇寇方張，大難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遠攻吾短，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癸亥二月）

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細周知，表裏洞澈，則處之自有方術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不好問，不善問耳。（癸亥二月）

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儉」「謹」「信」四字，而又能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欽，特恐信道不篤，間或客氣用事耳。（癸亥八月）

溫孟子分段記出，寫於每章之首，如言心，言性之屬，曰：「性道至言。」言取與出處之屬，曰：「廉節大防。」言自况自謙之屬，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厲之屬，曰：「切己反求。」（癸亥十一月）

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甲子三月）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儉、剛、明、孝、信、謙、渾。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於謙、渾二字，尤覺相違，悚愧無已。勤、儉、剛、明四字，皆求諸己之事，孝、信、謙、渾四字，皆施諸人之事。孝以施於上，信以施於同列，謙以施於下，渾則無往不宜。大約與人忿爭，不可自求萬全處，白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甲子四月）

夢見姚姬傳先生，頽長清癯，而生趣盎然。（甲子十二月）

閱聖祖庭訓格言，嗣後擬將此書，及張文端公之聰訓齋語，每日細閱數則，以養此心和一，不可猶文家所爲陽剛之美，陰柔之美矣。（甲子五月）

閱劉石庵清愛堂帖，其起筆多師晉賢，及智永千字，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鋒。張得天之筆，多師褚顏兩家，用直來橫受之法，故不藏鋒，而聯絲縈帶，以發其機趣。二者其理本一貫，特逆蹴與直來橫受，形迹判然難合而爲一

耳。（辛酉六月）

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留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

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尤爲可貴。（辛酉六月）

夢劉文清公，與之盤旋良久，說話甚多，都不記憶；惟記問其作字，果用純羊毫乎？抑用純紫毫乎？文清答以某年到某處道員之任，曾好寫某店水筆。夢中記其店名甚確，醒後亦忘之矣。（戊辰）

作字之法，險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本日閱王箬林膽語，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辛酉二月）

偶思作字之法，可爲師資者，作二語云：「時賢一石兩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謂劉石庵，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二祖謂羲獻，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丁卯十一月）

日內頗好寫字，而年老手鈍，毫無長進，故知此事須於三十歲前寫定規模。自三十歲以後，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極則巧妙出焉。筆意間架，梓匠之規矩也。由熟而得妙，則不能與人之巧也。吾於三四十歲時，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人有恆言曰：「妙來無過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從極熟之後得之者也。不特寫字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即人之所以爲聖人，亦係先立規模，後求精熟，即顏淵未達一間，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己未四月）

觀何廉舫書扇頭小字，倜儻權奇，自成風格。余年已五十，而作書無一定之風格，屢有遷變，殊爲可愧。古文一事，寸心頗有一定之風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證自慰。至於居家之道，治軍之法，與人酬應之方，亦皆無一定之風格。傳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又曰：「君子成德之稱。」余一無所成，其不足爲君子也明矣。（己未四月）

余往年在京，深以學書爲意，苦思力索，幾於困心衡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在軍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尙習字一張，不甚間斷，專從間架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

今竟能達之腕下；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辛酉二月）

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爲剛健之宗。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無把握，悔之晚矣。（庚午閏十月）

記性日壞，過目之事，頃刻即忘，因立記事冊於應記者，逐日略記一二，從本日爲始。（庚午十二月）

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四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晬面孔顏會孟之旨也。觀物閒吟，而意適神恬，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思，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復尋思，歎喟無已。（辛未二月）

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大切，俗見太重二端。名心切，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其媿餒。俗見重，故於家人之疾病，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賢否強弱，不勝攀攬；用是憂慚踟躕如繭自縛。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卽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一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辛未三月）

近來每苦心緒鬱悶，毫無生機，因思尋樂約有三端：勤勞而後憩息，一樂也。至淡以消伎心，二樂也。讀書聲出金石，三樂也。一樂三樂，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載於日記者。二樂則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須於未死之前，拔除淨盡，乃稍安耳。（辛未四月）

閔理學宗傳中朱子、陸子、孫氏所錄。朱子之語，多取其與陸子相近者，蓋偏於陸王之途，去洛閩甚遠也。（辛未五月）

將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爲條類，別而錄之，庶幾取象於天文、地理；取象於身、於物者，一目了然。少壯不學，



老年始爲此塞淺之舉，抑何陋也！（辛未十二月）

前曾以四語自儆：曰：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近日又添四語：曰：內訟以去惡，曰：日省以希天，曰：宏獎以育才，曰：貞勝以蒙難。與前此四語互相表裏。而下手工夫，各有切要之方，不知鏡老尙能實踐一二否？（辛未十二月）

閱宋元學案中百源學案，於邵子言數之訓，一無所解，愧憾之至！（辛未十二月）

### 省克

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改號至今九年，而不學如故，豈不可歎！余今年已三十，資稟頑鈍，精神虧損，此後豈復能有所成？但求勤儉有恆，無縱逸欲，以喪先人元氣，固知勉行，期有寸得，以無失詞臣體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種樹然，斧斤縱尋之後，牛羊又從而牧之，如爇燈然，膏油欲盡之時，無使微風乘之，庶幾稍稍培養精神，不至自速死。誠能日日用功有常，則可以保身體，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畜，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積累，自我一人享用而盡，可以無愧詞臣，尙能以文章報國。（庚子十月）

與小岑譚，有不合處。自念一二知心，亦復見疑，則平日不自修，不見信於人，亦可知矣！可不儆懼乎？（辛丑三月）三十年爲一世。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聰明日減，學業無成，可勝慨哉！語不云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辛丑九月）

夜歸，與九弟言讀書事，九弟悔從前讀得不好。若再不認真教他，愈不能有成矣！余體雖虛弱，此後自己工夫

尙可拋棄，萬不可不教弟讀書也！（辛丑十二月）

岱雲來久談，彼此相勸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責人者。陳岱雲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肯也。又言予於朋友每相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忠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者，皆藥石也。直哉岱雲，克敦友誼。（壬寅正月）

果能據德依仁，即使游心於詩字雜藝，亦無在不可靜心養氣。如作詩之時，只是要壓顛他人，要取名譽，此亦復有爲己之志？（壬寅正月）

凡喜譽惡毀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壬寅正月）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得我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卽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慢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余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待太深，一也。此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壬寅正月）

與子敦久談後，子貞歸後，兄弟立次，予自壽詩韻，欣羨其才。何爲人驚外之見，如此其重，而爲己之志，如此其不堅也？真濁物矣！（壬寅正月）

言物行恆，誠身之道也。萬化基於此矣！余病根在無恆，故家內瑣事，今日立條例，明日仍散漫，下人無常規可循，將來蒞衆，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壬寅正月）

數日心沾滯於詩，總由心不靜，故不專，一當力求主一之法。誠能主一，養得心靜氣恬，到天機活潑之時，卽作時亦自無妨我，今尙未主一，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間，情志屢遷耳！（壬寅正月）

凡睽起於相疑，相疑由於自矜明察。我之於小珊，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吳氏謂合睽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

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壬寅正月）

客來示以詩藝讚歎語，不由中，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餽，其我之謂乎？以爲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皆知之不讚，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爲重。苦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誠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壬寅正月）

竹如說理，實有體驗。言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爲要。自問亦深知敬字是喫緊下手處。然每日自且至夜，恁憫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子時，又偏覺整齊些，是非所以揜著者邪？

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論語曰：「望之儼然。」要使房闈之際，奴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獨居，則火滅修容。切記切記。此予第一要藥。能如此，乃有轉機。否則墮落下流，不必問其他矣。（壬寅正月）

吾齒長矣，而詩書六藝，一無所識。志不立，過不改，欲求無忝所生，難矣。（壬寅正月）

日內不敬不靜，常致勞乏。以後須從「心正氣順」四字上體驗。（壬寅正月）

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說好，爲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連結於隱微者深也。（壬寅正月）

岱雲每日工夫甚多而嚴，可謂惜分陰者。予則玩泄不振。（壬寅正月）

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疴瘵，無刻不繫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壬寅正月）  
日來自治愈疏矣！絕無瑟侷之意，何貴有此日課之冊？看來只是好名，好作詩，名心也。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亦既不能痛滌舊習，何必寫此冊？（壬寅）

唐先生言：『最是「靜」字工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剛惡，柔惡，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動輒發見，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此處克治。』余比告先生謂素有忿恨，不顧氣習，偏於剛惡，既而自窺所病，只是好動不好靜。先生兩言，蓋對症下藥也。務當力求主靜，使神明如日之升，即此以求其繼續續者，即所謂緝熙也！知此而不行，真暴棄矣！真小人矣！（壬寅十月）

自戒潮煙以來，心神彷徨，幾若無主，遏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沉舟之勢，詎有濟哉？（壬寅正月）

竇蘭泉來，言理見商，余實未能心領其語意，而妄有所陳，自欺欺人，莫此為甚！總由心有不誠，故詞氣虛憊。即與人談理，亦是自文淺陋，徇外為人，果何益哉？（壬寅十一月）

馮樹堂來——渠近日養得好靜氣，迎人——談半時，邀余同至昏雲處久談，論詩文之業，亦可因以進德。彼此持論不合，反覆辯詰，余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人不虛心，何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也？（壬寅十一月）

此刻下手工夫，除謹言，修容，靜坐三事，更從何處下手？每日全無切實處，尚嘵嘵與人說理，說他何益？（壬寅十一月）

倍雲欲觀余饋貧糧本，予以雕蟲瑣瑣，深閉固拒，不欲與之觀；一時揜着之情，自文固陋之情，巧言令色，種種叢集，皆從好名心發出。蓋此中根株深矣！（壬寅十一月）

凡往日游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徵逐之習；平日辯論夸誕之人，不能遽變醇陋，惟當談論漸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壬寅十一月）

朱廉甫前輩偕蕙西來，二君皆直諒多聞者。廉甫前輩之枉過，說欲引余爲同志，謂可與適道也。豈知余絕無改過之實，徒有不怍之言，竟爾盜得令聞，非穿窬而何？（壬寅十一月）

自立志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曾改得一過。此後值須澈底盪滌，一絲不放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務使息息靜極，使此生意不息。

至岱雲處，與之談詩，傾筐倒篋，言無不盡。至子初方歸。此時自謂與人甚忠，殊不知己認賊作子矣！日內就着詩文，不從戒懼謹獨上切實用功，已自誤矣，更以之誤人乎？（壬寅十一月）

馮樹堂來，因約岱雲來，三人暢談小酌。二君皆有節制，惟予縱論無閼，仍不出昨夜談議，而往復自意。自謂忠於爲人，實以重外而輕內，且昧昌黎知名箴之訓。總之每日不外乎多言，不外乎要人說好。（癸卯正月）

於與人往還，最小處計較，意欲俟人先施，純是私意縈繞。克去一念，旋生一念。飯後靜坐，卽已成寐。神昏不振，一至於此。（癸卯正月）

早起心多游思，因算去年共用銀數，拋却一早，可惜！（癸卯正月）

會客時，有一語極失檢，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觸卽發耳。

飯會語及小故，予大發忿語，不可遏，有忘身及親之忿。雖經友人理諭，猶復肆口漫罵。比時絕無忌憚。樹堂昨夜云：『心中根子未盡，久必一發，發則救之無及矣！』我自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則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換一箇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笑擇者矣。（癸卯正月）

車中無戒懼意，爲下人不得力，屢動氣。每日間，總是忿字，忿字，往往知而不克去；總是此志頹放耳！可憾！可恥！  
(癸卯正月)

坐車中頗生氣，雖下人不甚能幹，實由懲忿絕無功夫，遂至瑣細足以累其心。(癸卯正月)

自去年十二月廿後，心常忡忡不自持，若有所失亡者，至今如故。蓋志不能立，時易散倒，故心無定向，無定向則不能靜，不靜民不安其根。只在志之不立耳！又有鄙陋之見，檢點細事，不忍小忍，故一毫之細，竟夕躊躇；一端之忤，終日沾戀。坐是所以忡忡也。志不立，識又鄙，欲求心之安，不可得矣。是夜竟不成寐，展轉千思，俱是鄙夫之見。於應酬小處計較，遂以小故引伸成忿，懲之不暇，而更引之，是引盜入室矣！(癸卯正月)

所以須日課冊者，以時時省過，立卽克去耳！今五日一記，則所謂省察者安在？所謂自新者安在？吾誰欺乎？真甘爲小人，而絕無羞惡之心者矣！(癸卯正月)

早起吐血數口，不能靜養，遂以斷喪父母之遺體，一至於此。再不保養，是將限入太不孝矣！將盡之膏，豈可速之以風葫蘆之木，豈可速之以牛羊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况我之氣血素虧者乎！今惟有日日靜養，節嗜欲，慎飲食，寡思慮而已！(癸卯正月)

樹堂、薰西、蓮舫三人，先後來陪客，坐不安席，若舌比平時較短者，屈伸轉旋俱不適；黃菲卿約飲，竟不能去，不知身體何以虧之若此，不敬身之罪大矣！高景逸先生云：「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然則人之精神短弱，皆自己以有以致之也！(癸卯正月)

戊戌同年團拜，予爲值年，承辦諸事，早至文昌館，至四更方歸。凡辦公事，須視如己事，將來爲國爲民，亦宜處處視如一家一身之圖，方能親切。予今日愧無此見，致用費稍浮，又辦事有要譽的意思。此兩者，皆他日大病根。

當時時猛省（癸卯正月）

赴張雨農飲約，更初方歸。席間面諛人，有要譽意思；語多諧謔，便涉輕佻，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也」歸途便至杜蘭溪家商事，又至竺處處久談，多言不知戒，絕無所謂省察者。志安在邪？恥安在邪？（癸卯正月）

余體不舒暢，悶甚不適。高景逸云：「凡天理自然通暢，予今悶損至此，蓋身被私意私欲纏擾矣，尙何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爐冶，痛與血戰一番，而半月以來，暴棄一至於此，何以爲人？何以爲子？」（癸卯正月）

日來居敬窮理，并無工夫，故聞人說理，聽來都是隔膜，都不真切，愧恥孰甚？（癸卯正月）

聞劉覺香先生言，渠作外官景况之苦，愈知我輩舍節，別無可以自立。若冀倖得一外官，以彌縫罅漏，缺瘡則無以自存，缺肥則不堪問矣！可不懼哉！（癸卯二月）

爾！自正月以來，日日頽放，遂已一月。志之不立，一至於此！每觀此冊，不知所謂可以爲人乎？聊存爲告朔之餼羊

看書眼蒙如老人，蓋安肆日偷，積儉之至，勝理都極懈弛，不復足以固肌膚，束筋骸；於是風寒易侵，日見疲軟，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小體也！又心不專一，則雜而無主，積之既久，必且伎求迭至，忿忿紛來，其究也，則搖搖如懸旌，皇皇如有所失。總之曰：「無主則已，而乃釀爲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大體也！」是故吾人行父母之遺體，雖居敬更無別法，內則專靜純一，以養大體，外則整齊嚴肅，以養小體。如是而不自強，吾不信也！嗚呼！言出汝口，而汝則背之，是何肺腸？（癸卯二月）

言多諧謔，又不出自心中之誠，每日言語之失，直是鬼域情狀，遑問其他？（癸卯二月）  
觀人作應制詩，面諛之不忠不信，何以爲友？聖人所謂「善柔便佞之損友」，我之謂矣！（癸卯二月）

年在壯歲而頽情稱病，可恥孰甚？今年警已四十日矣！一事不成，晏安自甘，再不懲戒，天其殃汝。惕之！惕之！予對客有意慢之容。對此良友，不能生嚴憚之心，何以取人之益？是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况見賓如此，遑問閒居火滅，修容之謂何？小人哉！（癸卯二月）

考試之有得失，猶歲之有豐歉也。有耕而即期大有，是貪夫也。然絕不施耕耨之功，不已，天乎？我則身為惰農，而翻笑穠蕪為多事，傾孰甚焉！

蕙西面責予數事，一曰「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三曰「偽」，謂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惡而不知矣。（癸卯二月）

季師意欲余致力於考試工夫，而余以身弱為辭。豈欺人哉！自欺而已！暴棄至此，尚可救藥乎？（癸卯二月）

竹如言及渠生平交道，而以知己許余。且曰：「凡閣下所以期許下走之言，信之則足以長自是之私，辭之而又恐負相知之真，吾惟有懼以終始而已。」云云。予聞此數語，悚然汗下。竹如之敬我，直乃神明內斂，我何德以當之乎！日來安肆如此，何以爲竹如？知己是汚竹如也。（癸卯二月）

處衆人中，孤另另若無所許可者，自以爲人莫予知。不知在己，本一無足知也。何尤人爲？（癸卯三月）

今年忽忽已過兩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頽，以至不如禽獸。昨夜痛自猛省，以爲自今日始，當斬然更新，不終小人之歸。不謂雲階招與對弈，仍不克力卻。日日如此，奈何？（癸卯三月）

何丹畦請余爲是正文字，儼然自任。蓋於心之內伏者，深矣！（甲辰三月）

日內沾滯於時，明知詩文以積久勃發爲佳，無取乎強索，乃思之不得，百事俱廢。是所謂溺心者也。戒之！（甲辰

五月）



飯後無所事事，心如懸而不降者，知其不能定且靜也。久矣！（甲辰七月）

早在朝房言一事，謂無樣予失言，欲以口舌勝人，轉爲人所不服也！（辛亥九月）

孫高陽史道鄰皆極耐得苦，故能艱難馳驅爲一代之偉人，今已養成膏粱安逸之身，他日何以肩得大事？

辛亥九月

凡事豫則立。本日下午天，因明日有天壇興工，監視行禮及製造神牌行禮等事，日內未經慮及，頗覺心中不定，懼致貽誤，皆不豫之故也！（辛亥十月）

是日因早間聞人言刑部同堂諸君子疑我去年所上摺，有參劾刑部之言，心不怡者一日。以平日不見信於人，遂招此羣疑衆謗也！（壬子正月）

是日忿愆二念皆大動，竟不能止，恐遂成內傷病矣！（壬子正月）

心生忿懣，蓋無養之故也！（戊午六月）

子序之言，欲余捐除雜念，輕視萬事，淡泊明志，信良友之言！余今老矣，忿不能懲，慾不能窒，客氣聚於上焦，深用愧憾。古人所以貴於爲道日損也！（戊午十一月）

捐忿之心，蓄於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戊午十一月）

心緒作惡，因無耐性，故刻刻不自安適，又以心中實無所得，不能輕視外物，成敗毀譽，不能無所動於心，甚愧淺陋也！（戊午十二月）

余在軍中，頗以詩文廢正務，後當切戒！（己未二月）

思人心所以擾擾不定者，只爲不知命。陶淵明白香山蘇子瞻所以受用者，只爲知命。吾涉世數十年，而有時

猶起計較之心，若信命及不者，深可媿也！（己未五月）

寫字略多，困倦甚，眼花而疼，足輒若不能立者，說話若不能高聲者，衰憊之狀，如七十許人。蓋受貧本薄，而疾病憂鬱，多年纏綿，既有以減其外，讀書學道，志充而力不副，識遠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內，故不覺衰困之日逼也！（己未五月）

閱日知錄，易經有曰：『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讀之不覺愧汗。（己未六月）

此心褊激清介，殊非載福之道，當力移寬大溫潤一路。（己未十二月）

寸衷微有鬱積，總由中無所得，下學而不克上達，故世俗之見，尚不免膠擾於懷中耳！（庚申正月）

至老洲頭登大舟，舟係吳城船廠爲余新造者，極堅實，極華麗。因慨然曰：『誦韋公「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一之句，爲之愧悚不已！」』（庚申五月）

恭讀硃批余之師心自用，余昔己亥年進京，臨別求祖父教訓，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上又以師心戒我，當刻圖書一方，記此二端。（庚申八月）

與作梅圍棋一局，旋復膠論人情之厚薄，讀書人之多涉於虛浮。作梅所陳，多見道之言；余所發，多有激之詞。（庚申九月）

作梅言：『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使人樂於爲善。』云云。蓋諷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見得人多不是也！（庚申九月）

見羅瞿江三縣令，因語言不合理，余怒斥之甚厲，頗失「爲人上者，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之義。（庚申九月）

余德薄能鮮，忝竊高位，又竊虛名，已干造物之忌，恐家中老少習於驕奢佚三字，實深悚懼。（庚申九月）

九弟信言：「古稱若有爭臣，臣有爭君，今兄有爭弟。」余近以居位太高，虛名太大，不得聞規諫之言爲慮。若九弟果能隨事規諫，又得一二嚴憚之交，時以言正相勸，最內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幾其免於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敗於自是？何人不敗於惡聞正言哉？（庚申十一月）

古人言：「晝課妻子，夜課夢寐。」吾於睡中夢中，總有一種好意味，蓋猶未免爲鄉人也！（庚申十一月）

夜因武甯楊令與鄭奠互訐之案，頗爲鬱鬱不平，繼思謙抑之道，凡事須力戒爭勝之心，痛自懲艾。（辛酉正月）

身體若有病者，奄奄思睡，或以積攔文牘太多，此心歉然，若有所負疚者而然與？（辛酉六月）

少荃論余之短處，總是懦弱，與往年周弢甫所論略同。（辛酉六月）

誠中形外，根心生色。古來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潤，無不達於面貌。余氣象未稍進，豈嗜欲有未淡邪？機心未消邪？當猛省於寸衷，而取驗於顏面。（辛酉七月）

陸放翁謂：「得壽如得富貴，初不知其所以然，便躋高年。」余近浪得虛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獲美譽。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摺辭謝大權，不敢節制四省，恐蹈覆餗負乘之咎也。（辛酉十一月）

日內與張廉卿屢談，渠學問又已大進，而余志學二十年，至今毫無進步，耄已及矣！（辛酉十一月）

二日因作摺，將公事拋荒未斷。古人有兼人之材，余不特不能兼人，卽一日治兼數事，尙有未逮，甚矣！余之鈍也。（辛酉十一月）

樹立，但不欲開壞風氣，導天下以惡習耳！」（辛酉十二月）

見隋觀察時，詞色太厲，令人難堪，退而悔之。（壬戌二月）

近來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鬱塞殊甚，亦足見器量之不闊，養氣之不深也。（壬戌七月）

寸心鬱鬱不自得，因思日內以金陵寧國危險之狀，憂灼過度，又以江西諸事掣肘，閱損不堪，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動心。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縮，行慊於心」兩句。欲求行慊於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將此三字各綴數句，爲之疏解。清字曰：無貪無競，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

遇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於尤悔耳。（壬戌九月）

五更醒，展轉不能成寐，盡寸心爲金陵寧國之賊憂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屬不和，願恩怨憤懣者，亦十之二三。實則處大亂之時，余所遇之僚屬，尚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急，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而有觸即發，仍不可遏，殆將終身不改矣。愧悚何已！（壬戌九月）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心，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爲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惜人之拂逆以磨厲我之德性，其庶幾乎？（壬戌九月）

近日心緒之惡襟懷之隘，可鄙可恥甚矣。變化氣質之難也。（壬戌十月）

光陰似箭，冉冉又過十年。念德業之不進，愧位名之久竊。此後當於勤儉謹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渾字，痛自鍼砭，以求益炳燭之明，作補牢之計。（壬戌十二月）

近日常見得人多不是，鬱鬱不平；毋乃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乎？（辛亥正月）

比來每以說話微多，遂覺神氣疲倦不支，甚矣吾衰身膺重任，大懼隕越，實深惴惴。癸亥正月）

日內應酬繁多，神昏氣乏，若不克支持者，然後知高官巨職，足以損人之智，而長人之傲也！（癸亥二月）

親人有鈔冊鈔余文頗多，自以無實而享盛名，怩不甯。（癸亥五月）

古人云：「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余身當大任，而月餘以來竟日暇逸，不事事；公私廢擱，實深慚懼。誰當迅速投劾去位，冀免愆尤耳！（癸亥五月）

是日應辦奏稿，方不誤次日發報之期。一念之情，遂廢本日之常課，又愆奏事之定期。乃知天下百病，生於嬾也！（癸亥六月）

近日省察自己短處，每日怠玩時多，治事時少。看書作字，治私事時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時少。職分所在，雖日讀古書，其曠官廢弛，與廢於酒色遊戲者，一也。莊子所謂臧穀所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本無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對京察褒嘉之語，殊有愧矣！（甲子二月）

日內鬱鬱不自得，愁腸九迴者：一則餉項太絀，恐金陵兵譁，功敗垂成；徽州賊多，恐三城全失，貽患江西。一則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擅權專利，江西爭釐之事，不勝則餉缺而兵潰，固屬可慮；勝則專利之名尤著，亦爲可慮。反復籌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幾害取其輕之義。若能從此事機日順，四海銷兵，不用吾引退而長終山林，不復出而與聞政事，則公私之幸也。（甲子三月）

戶部奏摺似有意與此間爲難，寸心抑鬱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息疑謗。故本日具摺請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甲子三月）

自古高位重權，蓋無日不在憂患之中，其成敗禍福，則天也！（甲子三月）

因念家中多故，紀澤兒病未全愈，心中焦慮之至，而天氣陰雨乍寒，恐傷麥收，又不知兵事之變態何如？彌覺憂皇，不能自甯。因集古人成語，作一聯以自箴曰：『彊勉行道，莊敬日強。』上句箴余近有鬱抑不平之氣，不能彊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懈散不振之氣，不能莊敬以自奮。惜強字相同，不得因發音變讀，而易用耳！（甲子四月）

沉弟談久，稍發據其抑鬱不平之氣。余稍沮止勸解，仍令畢其說，以暢其懷。沉弟所陳，多切中事理之言，遂相與縱談至三更。其諫余之短言：『處兄弟骨肉之間，不能養其生機，而使之暢，遂深為忠告曲盡。』（甲子八月）

聞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子，用錢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費如此，深為駭歎。余生平以起屋買田為仕宦之惡習，誓不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顏見人？平日所說之話，全不踐言，可羞孰甚！李蘂漢言：『照李希帥之樣，打銀壺一把，為傭人參燕窩之用，費銀八兩有奇，深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員亦多窮困，而吾居高位，驕奢若此，且盜廉儉之虛名，慚愧何地！以後當於此等處，痛下鍼砭。（丁卯四月）

吾平日以儉字教人，而吾近來飲食起居，殊太豐厚。昨聞魁時若將軍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婦女在家，亦未穿著綢緞軟料；吾家婦女亦過於講究，深恐享受太過，足以折福。（丁卯十一月）

與萬籠軒偶談家常。渠家百萬之富，而日用極儉。其內眷終年不辦葷菜，每日書房先生所吃之葷菜，餘膳者撤下則內室吃之。其母過六十後，籠軒苦求，始準添葷菜一樣。今亂後而家不甚破，子孫俱好，皆省儉所惜之福也。（丁卯十一月）

心緒憧憧，如有所失，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謂：『漢文帝之終身常若自覺不勝天子之任者，』最為善形。

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甚厚，我愧對天；君之待我過優，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怍，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蓄，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此念願刻刻凜之。（戊辰四月）

昔年曾以居官四敗，居家四敗，書於日記，以自儆惕。慈恐久而遺忘，再書於此，與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敗，曰：昏惰任下者敗，傲狠忘爲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覆多詐者敗。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悔師慢客者敗。仕宦之家，不犯此八敗，庶有悠久氣象。（戊辰四月）

余蓋屋三間，上爲擺設地球之用；不料工料過於堅緻，齎過於深，費錢太多，而地球仍將黑暗，不能明朗，心爲悔歎。余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家實不能儉。傍夕與紀澤談，令其將銀錢賬目自行經理，講求儉約之法。（戊辰四月）

紀官姪得取縣案首。縣令考試甚嚴，當可免於物議，甚以爲慰。吾每慮吾兄弟功名太盛，發洩殆盡。觀近年添丁之漸多，子弟之向學，或者祖澤尙厚，方興未艾，且喜且惴惴也。（戊辰四月）

在京酒食應酬，雖不甚多，而每日疲精以徇物，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問胸次，添出鄙俗之見，殊無謂也！（戊辰十一月）

余生平於酬酢之際，好察人情之順逆厚薄。京師勢利之藪，處處皆有冷暖向背之分，余老矣！尙存於心而不能化，甚矣，余之鄙也！（己巳正月）

余以老年吃齋，風中行路，殊非所堪。又念百姓麥稼已失，稷粱不能下種，將成非常之災。又念紀澤兒在運河

一帶風大河淺，家眷各船膠滯難行。又念施占琦運書箱在海中，恐有不測。種種懸念，不勝焦灼。（己巳四月）  
余日衰老，而學無一成，應作之文甚多，總未能發奮爲之。忝竊虛名，毫無實際，愧悔之至。老邁如此，每日辦官事，尙不能畢，安能更著述耶？（己巳四月）

初到直隸，頗有民望。今諸事皆難振作，恐虎頭蛇尾，爲人所笑，尤爲內疚於心。輾轉慚沮，刻不自安。（己巳五月）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集。自願竟無湔除改徙之時，憂媿曷已！（己巳八月）  
念生平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及。（己巳八月）

余回憶生平，尤叢集，悔不勝悔，而精力疲憊，自問更無晚蓋之力。乃作一聯云：「莫苦悔已往，但求此日行爲，無慚神鬼；休預怕後來災禍，只要暮年心氣感召祥和。」（己巳八月）

夢在場中考試，枯澀不能下筆，不能完卷，焦急之至。驚醒，余以讀書科第，官躋極品，而於學術一無所成，亦不能完卷之象也。媿歎無已！（庚午二月）

余此生學問文章，一無所成，愧悔無已！（庚午二月）  
自二月杪右目失明，至是四十餘日，不敢治事，每日暇逸，愧悔身閒而心亂，蓋生平之一無所養，甚矣！（庚午四月）

人而不勤，則萬事俱廢，一家俱有衰象。余於三、四月內不治一事，於居家之道，大有所損，愧悚無已！（庚午五月）  
余年來出處之間，多可愧者，爲之踴躍不安，如負重疾。年老位高，豈堪常有咎悔之事？（庚午十月）

到江甯任，又已兩月餘，應辦之事，全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飽食酣眠，慚愧至矣！（庚午十二月）  
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則由於忤心名心，不能克盡之故。在室中反復自訟，不能治事！（辛未四月）



至花園一覽，園在署西，現在修工未畢，正值趕辦之時。偶一觀玩，深愧居處太崇，享用太過。（辛亥十二月）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慚報。（壬申二月）

### 治道

閔溫公謹習疏，慨然有感。（戊午戊月）

隋開皇之十二年，有司家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曾不一紀，煬帝嗣位，東征高麗，南幸江都，遂至困窮。唐天寶之八載，帝觀帑藏，金帛充牣，古今罕儔，曾不數年，祿山反叛，九廟焚燬，六飛播遷，遂以大變。故國之富不足持，獨恃有人主兢兢業業之一心耳。（辛亥七月）

李牧在趙，匈奴不侵，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林甫爲相，閻鳳反，盧杞柄政，李懷光叛，反叛，非其本心也。故人君謹置左右之臣，其益於人國者多矣。（辛亥七月）

陳湯斬郅支單于之首，匡衡抑其功，僅得封關內侯。祁靈荃得突厥默曷之首，宋璟抑其功，僅得授郎將。其後湯以非罪而流，靈荃以勳哭而死，宰相妨功，病能人之不得伸其志者多矣。（辛亥七月）

唐宣宗之立，不能平於李德裕，至毛髮爲之灑浙，此與霍光驂乘而宣帝芒刺在背者，何以異功高震主，或無自伐之容。公孫碩膚赤鳥几，此周公所以爲大聖也。（辛亥九月）

裴耀卿置輸場於河口，河口即泔水達於黃河之口也。南人舟運江淮之米，自泔以達河口，吳人不習河漕，便令輸米於河口之倉而去，則吳人便矣。三門，即砥柱山，在洛陽之東，地最險，不可行舟。耀卿於三門之東西，各置

一倉；又鑿山開車路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江淮之米既輸於河口，之倉矣！官爲別雇舟，沂河漕至三門之東。視水可通，則徑以舟過三門；水險，則由車路挽過三門，輸入三門，以西之太原倉，然後入渭，以漕關中。自江淮至河口，自河口至三門，自三門入渭，至長安，凡三次轉搬，乃得達也。今天下之漕糧，概用長運。漕至袁浦，黃高於清，則百端營謀，行灌塘渡舟之下策，虞黃倒汙湖之巨惠，種種敝壞，未知所底。故鄙意常欲行搬運之法，於袁浦置倉，楊莊各倉，亦修葺之分天下之漕艘，半置河以南，半置河以北，每年各運兩次，爲河帥者，治河則不願淮，治淮則不願河，治運則不願河，淮庶幾易爲力乎？（辛亥十月）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本朝爲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以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更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至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辛亥七月）

文官加養廉，始於雍正三年之耗羨歸公；武官加養廉，始於乾隆四十六年之補缺額名糧。（戊午十一月）  
王寵軒來辭行，將以明日往南豐。余告以用紳士之法，宜少予以名利，而仍不說破，以養其廉恥。霞軒深以爲然。（戊午十二月）

溫循吏傳，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專尙慈惠，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思爲將帥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爲先，不貴煦嫗也。（己未三月）  
三代下不矯激，不足以得美名；不要結，不足以得民心。（己未九月）  
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動謂無人可用。（己未九月）

胡中丞言：「州縣辦上司衙門之差，所費不遇百千，而其差，總家丁開報，至三四千串之多。縣令無所出，則於錢糧不解，積爲虧空，皆天家受其弊。故湖北州縣，現無絲毫差事。如有向例由州縣辦差者，皆由藩庫發實銀與州縣，令其發給，不使州縣賠墊分毫。其名則天家喫虧，其實則州縣無可藉口。錢漕掃數清解，爲天家添出數十倍之利。」信爲知言。（庚申四月）

居高位之道，約有三端：一曰，不與，謂若於己毫無交涉也；二曰，不終，古人所謂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蓋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終者，鮮矣；三曰，不勝，古人所謂懷乎朽索之馭六馬，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蓋惟恐其不勝任也。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方望溪言：漢文帝之爲君，時時有謙讓，若不克居之意，其有一「得於不勝」之義者乎？孟子謂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其有一「得於惟恐不終」之義者乎？（庚申六月）

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爲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庚申六月）

料理官事，摘由備查，一也；圈點京報，二也；注解摺紳，三也。此三者，夜間之功課，亦留心庶事之一法也！

沉弟信極論文士之涉於虛空，不可用其言，頗切當。（庚申八月）

李次青赴徽州，余與之約法五章：曰，戒浮，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謙，謂次青好爲逾恆之謙，啓寵納侮也；曰，戒濫，謂銀錢保舉，宜有限制也；曰，戒反覆，謂次青好朝令暮改也；曰，戒私，謂用人當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也。（庚申八月）

委員之道，以四者爲最要：一曰，習勞苦以盡職；一曰，崇儉約以養廉；一曰，動勉問以廣才；一曰，戒傲惰以正俗。紳士之道，以四者爲要：一曰，保愚懦以庇鄉；一曰，崇廉讓以奉公；一曰，禁大言以務實；一曰，擴才識以待用。（辛酉八月）

九弟臨別深言：馭下宜嚴，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馭軍，馭吏，皆莫先於嚴；特恐明不旁燭，則嚴不中禮耳。（辛酉十月）

向來安徽與江蘇合闈鄉試，既有長江之險，難於遠行；又以號舍之少，難於錄遺；故上江深以鄉試爲苦。余意欲令上下分闈考試，故於五月奏摺內，略一及之。本日看定北門東門之間，可爲貢院基址，惜高下不甚平耳。（辛酉十一月）

（辛酉十一月）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爲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爲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避而且廣也。（辛酉十一月）

一省風氣，依乎督撫司道及首府數人；此外官紳，皆隨風俗爲轉移者也。（辛酉十一月）

周穀甫將赴上海，催餉，余勉之以維持風教，勿自菲薄，引顧亭林日知錄：「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一節以勸之。（辛酉十一月）

爲督撫之道，卽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卽與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其廣諮忠益，以身作則，卽取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爲之不厭也。爲將帥者之於偏裨，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皆此義爾。（壬戌三月）

爲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給合，詳思，約守。操斯八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壬戌四月）

定城南城外發賑章程，因冒濫者多，十六日發至四萬四千人之衆，後此斷難爲繼，乃定爲每人發小票一紙。十九日察看真正飢民，給與一票，二十二日持票領米，二十三日再加察看，給二十五日之米票，二十五日再加

甄別，給二十八日之米票。每三日一發，上次給下次之票，庶幾漸免於冒濫。（壬戌四月）

近日公事不甚認真，人客頗多，志趣較前散漫。大約吏事、軍事、文事，每日須以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臻單微，以求進境。一日無進境，則日日漸退矣。以後每日留心吏事，須從勤見儉，屬多問外事下手；留心軍事，須從教訓將領，屢閱操練下手；留心餉事，須從慎擇卡員，比較人數下手；留心文事，須從悟吟聲調，廣徵古訓下手。每日午前於吏事、軍事加意，午後於餉事加意，燈後於文事加意。以一縷精心，用於幽微之境，縱不日進，或可免於退乎。（壬戌八月）

每日應辦之事，積擱甚多，當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件，日內了之；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無本日不了者，庶積壓較少。（壬戌閏八月）

大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督撫將帥，猶東家以銀錢貨物授之店中衆夥。若保舉太濫，視大君之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浪費，視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余則略改之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與力挽積風，深爲慚愧。（癸亥四月）

是日在途中，見麥稼爲旱所傷，高不過二三寸，節氣已屆收割，而吐穗少間。用人力施水灌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亦可觀。嵇康所云：「一溉者後亡。」信人力足以補人事之窮。然百分中不過二三，餘則立見黑稿。縱三日之內大雨，亦無救矣。目擊心傷，不忍細看。（己巳四月）

爲疆吏者，全仗年豐民樂，此心乃可以自恬。若事事棘手，則竟日如在桎梏中矣。（己巳五月）  
閱吳文節公集，觀其批屬員之稟，甚爲嚴明，對之有愧。吾今日之爲督撫，眞尸位耳。（辛未正月）

古聖王制作之事，無論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事不爭，因勢善習，從俗便民，救敵非此六者，則不輕於制作也！吾壘者志事，以老莊爲體，禹墨爲用以不與不追，不稱三者爲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輕於有所興作，則咎戾鮮矣！（戊辰十二月）

欲制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卽內地民人，居處媚夷，豔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憾，可惡，而遠識者尙不宜在此等著眼。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甯波等處，助我攻勦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爲急務，以學作炸礮，學造輪舟等具爲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無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壬戌五月）

華衛芳徐壽所作火輪船之機，來此試演。其法以火蒸水氣，竅入筒，筒中四竅，閉前二竅，則氣入前竅，其機自退，而輪行上弦；閉後二竅，則氣入後竅，其機自進，而輪行下弦。火愈大則氣愈盛，機之進退如飛，輪行亦如飛。約試演一時，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爲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壬戌七月）

至機器局，觀一切造製機器，屋宇雖不甚大，而機器頗備。旋觀新造之輪船，長十六丈，寬三丈許。最要者，惟船底之龍骨中間，龍骨夾層兩邊，各龍骨三根，中骨直而徑達兩頭，兩邊骨曲，而次第縮短。骨之下，板一層，骨之上，板一層，是爲夾板，板厚三寸。龍骨之外，惟船肋最爲要緊，約寬厚三寸有奇，皆用極堅之木。計此船七月可以下水。（戊辰五月）

至礮廠拜劉佐禹馬格里，渠備洋酒點心，小飲刻許。閱新作之礮，三十六筒可以齊放，則三十六子同出，如傾

盆之雨；可以連環放，則各子繼出，如鑼急鼓。又開放火箭，每箭筒長尺許，圓徑寸餘，遠約三里許，又開放開花礮。  
(辛未十月)

### 軍謀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爲主，攻者爲客；守營壘者爲主，攻者爲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者爲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槍者爲客，後吶喊放槍者爲主；兩人持矛相格鬪，先動手截第一下者爲客，後動手，卽格開而卽截者爲主。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屯宿重兵，堅札老營，與賊相持者爲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爲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持以禦寇者爲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已未)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爲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見其悲啼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况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卽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籍，日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

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也。〔己未〕

田單攻狄，魯仲連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單問之，仲連曰：「將軍在即墨，坐則織黃，立則仗鍬，爲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澗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余嘗深信仲連此語，以爲不刊論。同治三年，江甯克復後，余見湘軍將士，驕盈娛樂，慮其不可復用，全行遣散歸農。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山東，河南勦捻，湘軍從者極少，專用安徽之淮勇，余見淮軍將士，雖有振奮之氣，亦乏憂危之懷，竊用爲慮，恐其不能平賊。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仲連所言以憂勤而勝，以娛樂而不勝，亦卽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旨也。其後余因疾病，疏請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削平捻匪，蓋淮軍之氣尚銳，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以致勝。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言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所當也。〔辛亥〕

史記：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管疑之。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以騎將馮敬當灌嬰，以步將項它當曹參，則兩軍之數，殆亦各不下萬人。木罌之所渡幾何，至多不過二三百人，豈足以制勝乎？沙囊壅水下可滲漏，旁可橫溢，自非興工嚴塞，斷不能築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絕。如其寬河盛漲，則塞之固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壅易決，則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敍兵事莫善於史記，史公敍兵，莫詳於淮陰傳，而其不足據如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旣徵諸古籍，詎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辛亥〕

約期打仗，最易誤事，然期不可約，信則不可不通也。〔丁巳〕



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爲要。

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凡攻壘，一撲再撲，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

守城煞非易事。銀米子藥油鹽，有一不備，不可言守備矣。又須得一謀勇兼優者爲一城之主。

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而已。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爲先之心，須人打第二下，我打第一下。（己未二月）

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目擊心傷，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於將官委員告戒，總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

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孔子之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謀而成，則絕惰之源。無時不謀，無事不謀，自無惰時矣。

古人有言曰：「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妻敬所謂「逆取順守」亦此意也。軍營用民夫，其先則廣取之，虐役之；其後則體卹必周，給錢必均。法可隨處變通，總須用人得當耳。

洋煙爲壞營規之最，盡行汰去，不可稍存姑待之意。黎明點名，卯正辰初，即可點畢。嗣後每早，或查營，或點名，或看操，三者總行其一，不專行查營一事也。

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鑪鍊丹，未宜須臾稍離。（丙辰）

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如水，靜如山。（己未二月）

軍事不可無悍驚之氣，而驕氣即與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即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

道君子尚難養得恰好，況弁勇乎？（戊午）

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

凡修壘以濠深爲妙，木城及外牆，均有流弊；恐反爲賊遮蔽礮子也！

修礮之事，軍士四出征剿，有老家以爲基址，亦行軍一法也。擇地有兩法：有自固者，有阨賊者。自固者，擇高山，擇要隘，扼賊者，擇平坦必經之路，擇淺水津渡之處。嗣後每立一軍，則修礮二十座，以爲老營。環老營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來梭剿，庶幾可戰可守，可奇可正。得四軍可靠者，則變化無窮。於景鎮作一榜樣，而他軍效法行之，可得也，但不知何爲法術，亦可得見乎？

與李少荃許仙屏言團練之無益於辦賊，直可盡廢。如必欲團練，即不可不少假以威權。（己未四月）

近年取將失之寬厚，又與諸軍相距過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

反是乃敗道也。

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聲無形之際，常有懍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即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嘗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矣。禮者，即所謂無衆寡，無小人，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

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己未八月三日）

余至武昌火藥局，看造火藥之法。以銅爲輪，以鐵爲輾，圍地爲大磨盤，以牛碾之。盤大徑二丈三尺，周圍七丈許。每盤用四牛，每牛速曳兩輪。盤外周圍溝槽，約寬八寸許。火藥在槽內，牛在槽外。馭牛之人行槽內，每牛以一人馭之。每兩牛四輪之後，則有鑿藥者一人，隨之執銅鏟，於槽內鏟動，庶輾過之後，火藥不患太緊也。又有小磨盤，磨礮與磨麥相似，僅用一人。又有櫃，篩礮，篩炭。其法絕精，非圖說不能明。（己未八月）

營務處之道，一在樹人，一則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戰勝攻取爲恥，而以不能樹人立法爲恥。樹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鑄造就。（己未九月）

凡軍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惰氣，則有淹滯之色。須時時察看，而補救之。帶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也。但兵以力作主，巧作客。

軍務須從日用眠食上下手。（庚申正月）

呂蒙誅取鑑之卒，魏絳戮亂行之僕。古人處此，豈以爲名；非是則無以警衆耳！

窄路打勝仗，全係頭敵數人。若頭敵站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人擠退了。

出青之法，卽漢書趙充國傳所謂就草。（庚申三月）

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心思有所表見，以自旌異於人。好勝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當兵勇，則思於兵勇翹然而出其類；同當長夫，則思於長夫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將官，則思於將官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爲主帥，則思於衆帥中翹然而出其類。雖才智有大小淺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則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見，而後

可與言道。(庚申四月)

古人以用兵之道，通於聲律，故聽音樂而知兵之勝敗，國之存亡。余生平於音律、算法，二者一無所解，故不能知兵耳。(庚申十月)

用兵之難，莫大於見人危急而不能救。

明戚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卽古之盾也。有圓牌，卽今之藤牌也。統謂之曰擋牌。又有所謂剛柔牌者，其法以生漆牛皮蒙於外，而以湖綿搓成小團，及頭髮裝於內。蓋戚氏自以巧思製造，非有所師於古也。古之干盾，所以捍禦矢石，今之擋牌，所以捍禦礮子。礮子所當，無堅不破，豈矢石所可同言而語哉！國藩初辦水師時，嘗博求禦礮子之法，以魚網數層，懸空張挂，礮子一過卽穿，不能禦也。以絮被清濕張挂，礮子一過卽穿，不能禦也。以生牛皮懸於船旁，以藤牌陳於船梢，不能禦也。又作數層厚牌，以竹鱗排於外，爲一層，牛皮爲一層，水絮爲一層，頭髮爲一層，合而成牌，亦不能禦也。以此而推戚氏之剛柔牌，不足以禦礮子明矣。烏槍子如梧子大者，或有法以禦之，抬槍子，劈山礮子，凡大如黃豆以上者，竟無拒禦之法。近時楊軍門載福等，深知礮子之無可禦，遂屏棄魚網、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軀，植立船頭，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聽之。而其麾下，水師弁勇，亦相率而植立直前，無所迴避。明於此義，而古來干盾、檣牌、諸器，皆可廢矣。友人劉騰鴻時衛治軍，刁斗森嚴，凜不可犯。臨陣則埋根行首，堅立如山，有名將之風。惟過於自烹。在武昌時嘗獨立城下，呼賊以礮子擊之，賊發十餘礮，不中，堅坐良久乃還。在瑞州時亦如是，卒以徇難殞。我壯士，人百莫贖。此則剛毅太過，於好謀而成之道，少有違耳。(已未)

余初不解造羣子之法，以生鐵令鑄工鑄之，渣滓未融，經藥輒散，且多蜂眼，鳴而不能及遠。乃與吳坤修竹莊

商用熟鐵打造，其法以鐵先練成直條，每條燒紅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圓顆；又燒其端，又打成顆，每顆如葡萄大，後至江西，商之姚鑲，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爲鐵模，半過截鐵條之端，置之模中，宛轉錘鍊，圓滑可愛。於是及遠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羣子，均用此法。每礮用百餘顆，多者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不仁之器，莫甚於此矣。然海疆尚未靖謐，此其亟宜請求者也。（已未）

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處者。姑以通鑑所紀兵事平之。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亂，袁顛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游，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旣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乃選戰士七十，輕舸二百，配與興世。興世率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屢日。賊將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風便，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旣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趨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擄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旣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叔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收兵而下，興世遂於錢溪立城國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赭圻，袁顛等在上游之濃湖，劉胡等又在上游之鵲尾，更上乃爲錢溪。越濃湖鵲尾兩寨而上，立城於錢溪，此險途也。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糧運中梗，而鵲尾濃湖並以潰降。此越寨進攻，而得勝者也。

秦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賊向彭城，必由清河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揚，戍東安，則青冀諸州可不攻而克。若四鎮不服，青冀難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國藩按：宋與魏歷世兵爭，宋有青州歷城徐州諸鎮，遠在青岱與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遠。魏越青州諸鎮，而進攻四城，此險途也。厥後四城破，而青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沒於魏，此越鎮進攻而勝者也。

梁簡文帝二年，侯景之變，郢州刺史蕭方諸以徐文盛軍在西陽，不設備。（西陽卽今黃州。）侯景以江夏空虛，使宋子仙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諸迎拜，遂擒鮑泉，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徐文盛等軍直上，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在黃州夾江築壘，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此險途也。而江夏以無備而破，徐軍以失勢而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陳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柵口，侯瓚屯東岸之蕪湖，相持百餘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趨建康，瓚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瓚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瓚發拍以擊琳艦，又以蒙衝小船，擊其艦。琳軍大敗，軍士溺死什二三，餘皆棄舟登岸。國藩按：王琳與侯景同屯蕪湖之上，琳乃越瓚軍而直下金陵，此險途也。而瓚軍自後躡之，反爲所破。此越寨進攻而破者也。

唐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旣拔遼東，蓋牟諸城，至安市，將決戰。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原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後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將請先攻烏骨城，衆議不從，遂自安市班師。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攻平壤，此雖險途，

而實制勝之奇兵也。太宗不從，無攻而返。此不能進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亂，李泌請命建甯王倓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泌欲使建甯自靈夏並豐勝靈朔之塞，直擣嬀檀，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恆定，攻范陽之南，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已而不果行。國藩按是時大軍在扶風，郭子儀在馮翊，李光弼在太原，勢宜先取兩京。李泌欲先搗范陽賊巢，此亦制勝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爲關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祐、李祐、李忠、義、李進誠軍出，東行十六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時大風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濟外宅，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國藩按元濟精兵盡在洄曲，董重質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趨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國藩按楚之岳州東北與吳爲鄰，嘉魚、陸日等處，吳必立寨設備，乃王環越之而趨黃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唐同光元年，後唐與朱梁相拒於楊劉、德勝之間。時梁將段凝軍臨河之南（卽澶淵，今開州），王彥章遙逼

鄆州（今東平府）唐臣李紹宏等，請棄鄆州與淵，約合。帝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冬十月壬申，帝大軍自揚州濟河，癸酉至鄆州，甲戌圍中都城，破之。擒王彥章，帝召諸將問進退之計。諸將請先下東方諸鎮城，然後觀變而動。唐延孝李嗣源請亟取大梁。乙亥，帝發鄆州中都丁丑至曹州。己卯，至大梁，滅梁。壬午，段凝將其衆五萬，自滑州濟河入援，解甲請降。國藩按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大梁也，時梁將王彥章軍在鄆州，段凝軍在河上，越兩寨而進攻，此險途也。厥後破中都，擒王彥章，而段凝猶在河北，越一寨而進攻，亦險機也。然段凝隔於河北，若自白馬南濟，則阻於大河，若自下游直濟，則一阻於大河，再阻於新決之護網水，勢難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以上九事，張輿世之據錢溪，宋子仙之取鄆州，許德勳之下黃州，皆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敗。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韜之策汴梁，以陸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成敗得失，固無一定之軌轍也。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賊目陳玉成據蘄州，秦曰綱據田鎮，我舟師越蘄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鎮。十四日，蘄州之賊亦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十一月，水陸各軍會於九江。時賊目林啓榮據九江，黃文金據湖口，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我舟師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陸軍羅澤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師敗挫。二十四日，陸軍亦無利而歸。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漢黃州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慶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蕪縣，往來如飛。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故知勝敗無常，視將才爲轉移耳。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發於國藩，定於羅君羅山，劉君孟容二人。事敗之後，成深咎此策之失，且專歸罪



於劉君者，非事實也。

### 倫理

萬化始於閨門。除「刑于」以外無政化，除「用賢」以外無經濟。（壬寅十一月）  
所貴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子孫能自樹立，多讀書，無驕矜習氣。（戊午十月）

聞溫弟信，國家事故，憂鬱填膺，不能辦一事，夜不成寐。（戊午十一月）  
念溫弟不得歸骨，其賦命太苦，余於手足之間，抱媿多矣！（己未正月）

九弟所寫溫甫哀辭，字秀勁近古，刻工交佳。家有賢子弟，爲之欣然。（庚中正月）

沉弟專二人送信，勸我速移東流建德。情詞懇惻，令人不忍卒讀。余復信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讀沅季此信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友。』遂定於二十四日移營東流，以慰兩弟之心。（辛酉四月）

沅弟來久談，教以胸襟宜淡遠，游心虛靜之域，獨立萬物之表；又每日宜讀書少許，以擴識見。弟園安慶，前後皆有強寇，人數甚單，地段甚廣，晝夜辛勤，事事躬親，雖酷暑大雨，而每日奔馳往返常五六十里。余憐其太勞，故欲其以虛靜養心也。（辛酉八月）

紀澤兒體氣清瘦，系念殊深。或稱其讀書太勤，用心太過，因教以遊心虛靜，雖有榮觀，宜處超然之義。（癸亥十月）

閱張清格之子張懋敬公師載所韓課子隨筆，皆節鈔古人家訓名言。大約與家之道，不外內外勤儉，兄弟和睦，子弟謙謹等事。敗家則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翁謝余致賻儀之信，則別字甚多，字跡惡劣不堪。大抵門客爲之，主人全未寓目。聞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黃，而喪事潦草如此，殊爲可歎。蓋達官之子弟，聽慣高談，見慣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所謂驕也。由驕而奢，而淫，而佚，以致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爲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顯宦，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吾家子姪輩亦多輕慢師長，譏彈人短之惡習。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子弟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謬不堪，既已面諭紀澤，又詳記之於此。（戊辰正月）

接沉弟信，知紀官姪於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欣慰之至。吾兄弟共得五孫，丁口漸盛。只望兒姪輩讀書，少有所成，將來孫輩看作榜樣，便是世家好氣象。若兒姪輩不能發奮用功，文理不通，則榜樣太壞，將來孫輩斷難成立。此中關鍵，全在紀鴻紀瑞二人。吾家後輩之興衰，視此二人爲轉移也。（戊辰四月）

與紀澤一談，囑其看理學書，俾志氣日趨於剛大，心思日入於沈細。（戊辰七月）

鴻兒稟稱澄弟臨別，以火狐馬褂送我，蓋眉生述杜小舫之言，謂天下之最暖者，莫如火狐。勝如紫貂、玄狐云。余曾兩次述此言與澄弟聽，或弟意疑我畏寒，遂解已所着衣以贈我邪？余本有貂馬褂，猞猁馬褂，而弟歸途少此禦寒之具，寸心十分不安。（戊辰十月）

接澄沉兩弟信，澄勸送眷回籍，沉擬以晚女許菹家，皆有肫誠顧恤之意。久宦於外，疾病相尋，如舟行海中，不得停泊，惟兄弟骨肉至親能亮之也。（己巳十一月）

易經有聖人之道四，而朱子專重以卜筮者，尙其占一句，似未的當。因言古人說經，多斷章取義，以言逆志，不必定符本義。（壬戌四月）

閱經義述聞，如「弗過遇之，弗過防之」等語，深有所會。余於本朝經學小學諸家，獨服膺王懷祖先生父子之精核，蓋以其於經文之虛神實訓，體味曲盡也。（辛酉二月）

擬閱梭船山周易內傳，王氏說理之書，每失之艱深，而不能軒豁，與正蒙注相同。（辛酉七月）

今日看書經，見蔡傳訓詁，良多不講，如以敷衍爲「敷衍之言」之類，宜致漢學家之指摘。（壬子六月）

溫召誥於古人「周情孔思」四字，若有所會。（庚申正月）

溫書經無逸，用吳文正公纂言本，若有所會。（乙丑正月）

思書呂刑篇於句法若有所會。（己未九月）

呂刑篇於後世古文学家蹊徑最近，惜不能盡通其讀。（辛酉六月）

余好讀呂刑，而苦不能盡通其讀。茲閱戴氏之說，有愜余心者，如「制百姓於刑之中，天齊於民，俾我一口」暨「非從惟從」等句，皆犁然有當於人心，欣賞無已。（辛酉七月）

讀顧命康王之誥，喜戴氏治經，與余所見多同，惜其生前未與嚮談。（辛酉七月）

溫盤庚上盤庚中，因戴存莊兩探宋元，及本朝治漢學者之說，每多當人意處，故樂觀之。（辛酉七月）

邵位西言「詩序，係孟子萬章之徒所作，大序與小序不當分而爲二，所以記次第，非所以明章旨也。猶揚子法言之有後序爾」其言奇而頗確。（庚申八月）

閱鄭序詩經說，學有根底，其用意往往得古人深處，特證據太少，恐不足以大鳴於世耳。（戊午十一月）

自去年九月廿一日始讀儀禮，至是粗畢。老年能治此經，雖嫌其晚，猶勝於終不措意者。昔張蒿庵三十而讀儀禮，至十五九歲而通此經，爲國朝有數大儒。余今五十七歲，略通此經，稍增炳燭之明。惟蒿庵以前名儒，窮儀禮者絕少，能於荆棘荒蕪之中，獨闢康莊，斯爲大難。余生本朝經學昌明之後，窮此經者不下數十人，有蒿庵之句讀，張本文之圖，康莊共由之道，而又有人以扶掖之，則從事甚易矣！（丁卯二月）

俞樾、蔭甫所著羣經平議之十四卷，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之制，駁正鄭注。思通鬼神，有超乎戴氏考工記圖者。（丙寅四月）

夜又批船山禮記二條。余閱此書，本爲校對譌字，以便修板，再行刷印。乃覆查全書，辨論經義者半，校出錯謬者半，蓋非校讎家之體例。然其中亦微有可存者。若前數年在安慶、金陵時，則反不能如此之精勤。此軍營事簡，老年差可慰悅之境，而流寇縱橫，制敵無術，體衰目昏，學問無成，則又可深爲憂灼之境也。（丙寅十月）

閱桐城、張承華、容溪所爲學庸臆解二十四葉畢。其言大學文，須用古本，而不煩補傳義，須宗朱子，而不取陽明，與余平日之說相合。餘亦多獨得之見。（丙寅十月）

孟子所謂「善言德行者」，當爲後世理學諸家之源；「善爲辭令者」，當爲後世詞章諸家之源。孔子自謙不能辭令，而以善言總行自許，蓋在己者實有盛德，至行而後能自道其所得也。論語一書，乃善言德行之尤著者，因默誦學而爲政八佾三篇。（乙丑五月）

朱彬經傳攷證，其訓詁攷證，亦與王伯申先生相仿。其言書經大字，多語助辭，則前人所未發也。（己未五月）

閱戴東原緒言，閱錢行汀聲類，此書未刻於本集，其義例亦不明。（乙丑五月）

錢辛楣先生聲類一書，分釋詁，釋言，釋訓，釋天，釋地，名號之異等目，皆因聲得義者，足見古人先有聲音，

後有文字，余前有意爲是書而未果。錢氏此書亦未成之書，故未編入潛研堂叢書中。（己巳正月）

陳荔秋所送之陳蘭甫澗著聲律通考一種，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一種，略一緝閱，服其精博。（己巳二月）

樂律之不可不通，以其與兵事文章相爲表裏。（辛酉十月）

紀澤作音學考，約近五千字。於考古及審音二者，均有所得，爲之一慰。（己巳十月）

澤兒呈所著分韻說文解字略一緝閱。其法用廣韻之次第，佩文韻之字數，抄錄許氏注，及大徐翻印。其有申明原注之說，則以夾行注之；其於注外，則有陳說，則於翻切之下，夾圈以別異之；其佩文韻所有說文所無者，則有楷文而無篆文，仍用篇韻各說以注之；其佩文韻所無說文所有者，則別爲補編，仍依翻切，以分東冬鍾江各韻。（丁卯十一月）（以上經學）

讀五代史，於歐公不僞梁一段，不以爲然。（辛未）

閱周保緒所著晉絡，趙惠甫所寄來者。周名濟，荆溪人，著成於道光十八年，亦近世著作才也。（辛未五月）

諸子中惟老莊荀子孫子自成一家之言，餘皆不免於剽襲。（庚申）

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所校管子各條，似不如校他書之精實。（辛酉七月）

讀淮南子精神訓，至「大禹竭力以勞萬民」句，若有所感。（庚申十一月）

讀脩務訓，中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若有所會。淮南子本道家者流，而此篇之旨，與荀子相近。大抵理之足以見極者，百家未嘗不相合也。（庚申十二月）

閱淮南子淑真訓，言「有道之士，亦須遇時」，爲之增感。（庚申十二月）

揚子法言，究不如文中子之平實。蓋子雲文學中人，非道德中人也。

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書，以余觀之，亦艱深而不能顯豁。其參兩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數，尤多障礙。（丙寅六月）（以上子史）

正誼堂叢書凡五六十種，張清恪輯刻，吳竹莊所贈也。因取正誼堂中清恪公所輯程子二十篇讀之，至肺時讀畢。凡十卷，取論語二十篇之意，編采二程釋言，略分門類，頗爲精當。（壬戌四月）

張清恪公所輯朱子七篇，每篇各分上下，仿孟子七篇之意。張公蓋以程配孔，以朱配孟也！讀張文端公聰訓齋語和公激懷園語。此老父子學問亦以知命爲第一義。（己未四月）

閱羅羅山人極衍義，姚江學辨等書，服其見理甚真，所志甚大，信爲吾鄉豪傑之士。（甲子十月）

鍾涵齋邇言，蓋理學之緒餘，而參以陰陽果報者。（庚午正月）

聖武記又閱一徧舉。中有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未閱，以昔年在京閱過，嫌此八篇敘事冗亂也。（丁卯十二月）

閱曾香墅先生漫鈔及各種香墅名廷枚賓谷之伯父也。其書仿困學紀聞容齋隨筆之類，特根柢不深耳。（戊午十一月）

莫子德交出何願船二信，內有張石洲蒙古游牧記四本，又朔方備乘凡例數頁，信爲當世積學之士。（辛酉七月）

古文之道，謀篇布勢，是一段最大工夫。書經左傳，每一篇空處較多，實處較少，旁面較多，正面較少，精約注於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綫索要如蛛絲馬跡，絲不可過粗，跡不可太密也。（己未八月）

古人文筆，有雲屬波委，官止神行之象，實從熟後生出，所謂「文入妙來，無過熟者」此也。（庚申九月）

古文之道，布局須有千巖萬壑，重巒複嶂之觀，不可一覽而盡，又不可雜亂無紀。（庚申十月）

古文之道，亦須有奇橫之趣，自然之至。二者并進，乃爲成體之文。（辛酉七月）

古文之法，全在「氣」字上用功夫。（辛酉十一月）

爲文全在氣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紆非紆，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辛亥七月）

奇辭大句，須得瑰瑋飛騰之氣，驅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爲空虛，乃能爲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辛亥七月）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吐。傳誌類，敘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類，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類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類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此意推之。（庚申三月）

類纂所選書牘，有不盡厭於吾心者。未知古人書牘何者最善？（辛亥）

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此外則竟無可采。諸葛武侯、王右軍、書翰，風神高遠，最愜吾意，然患太少，且乏大篇，皆小簡耳。（庚申三月）

閱駢體文鈔，將其所分類歸併於吾所分三門十一類之中，嫌其繁碎，不合古義也。（庚申三月）

余所編經史百家雜鈔，編成後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備簡練揣摩之用。宜另鈔小冊選文五

鈔之朝夕諷誦庶爲守約之道。(庚申閏三月)

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訣曰雄直怪麗澹遠茹雅。近於「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響節奏須一「和」字主。因將「澹」字改作「和」字。(庚申)

文章陽剛之美莫要於「慎湧直怪」四字。陰柔之美莫要於「憂茹遠潔」四字。惜余知其意而不能言學。(癸亥九月)

嘗慕古文境之美者約有八言。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蓄之數年而余未能發爲文章略爲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以將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贊之。至次日辰刻作畢附錄如左：

- 雄：劃然軒昂，盡棄故常，跌宕頓挫，捫之有芒。
  - 直：黃河千曲，其體仍直，山勢如龍，轉換無迹。
  - 怪：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易玄山經，張韓互見。
  - 麗：青春大澤，萬卉初葩，詩騷之韻，班揚之華。
  - 澹：衆義輻湊，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其曉。
  - 遠：九天俯視，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羣。
  - 茹：允竟陳言，類字盡變，慎爾褒貶，神人共監。
  - 適：心境兩閒，無營無待，柳記歐跋，得大自在。
- 偶思古文古詩最可學者占八句云：詩之節，書之括，孟之烈，韓之越，馬之咽，莊之跌，陶之潔，杜之拙。(丙寅正月)
- 離騷三百二十四句誦畢。老年讀生書成誦，稍補少壯之缺陷，亦一樂也。(丁卯三月)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千古傳誦；余究不知其深處。太史公以鄒陽與魯仲連並列，余亦不知其所以相合之處。  
(辛亥五月)

夜溫長楊賦，於古人行文之氣，似有所得。(己未九月)

與中讀上林賦千餘言，略能成誦。少時所深以爲難者，老年乃頗能之。非聰明進於昔時，乃由稍知其節奏，氣勢與用意之所在，故略記之。(丁卯正月)

余近年最好揚馬班張之賦，未能迴環朗誦。偶一誦讀，如逢故人，易於熟洽；但衰年讀書，未必能久記耳。(二月)

漢魏人作賦，一貴訓詁精確，一貴聲調鏘鏗。(庚申四月)

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由徐庾而進於任沈，由任沈而進於潘陸，由潘陸而進於左思，由左思而進於班張，由班張而進於卿雲韓退之之文，比卿雲更高一格。解學韓文，則可窺六經之闢奧矣。(庚申三月)

二日內始悟昌黎諸文，皆學書經。(辛亥九月)

二日內，因讀卒劉詞，又大悟韓文之妙，實從子雲相如得來。(壬子)

二日內，觀於古文大有所得，乃悟韓文實從揚馬得來，而參以孔孟之義理，所以雄視千古。(壬子正月)

韓文柳州羅池碑，覺情韻不匿，聲調鏗鏘，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兩公文。循環互發，油然而不能自己，庶漸漸可入佳境。(己未九月)

閱韓文送高閑上人，所謂機應於心，不挫於物，姚氏以爲韓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於心，熟極之侯也。子養生篤之說，也不挫於物，自慊之侯也。孟子養生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也，用也。十首

也！未也！韓子之於文，技也！進乎道矣！（庚申十月）

讀原毀，伯夷頌，鑿鱗解，龍雜說，諸首，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壬戌九月）

韓公「周情孔思」四字，非李漢知之極深，焉能道得出。爲文者要須窺得此四字，乃爲知本。（辛酉二月）  
韓文誌傳中，有兩篇相配偶者，如曹成任王宏兩篇爲偶，柳子厚鄭羣兩篇爲偶，張署張徹兩篇爲偶。全集中可以爲偶者甚多，古人之文可爲偶者甚多，惜不能一一稱量而配合之耳。（癸亥十月）

溫韓文數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氣，如列子之御風，不在義理字句間也。（癸亥十一月）

柳子厚山水記，似有得於陶淵明冲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庚申八月）

夜閱古賦識小錄，深有味於柳子厚之閃山篇。（戊午三月）

姚公謂蘇氏學莊子外篇之文，實則俠詭處，不逮遠甚。（辛酉三月）

蘇子由謂東坡晚年，以文章爲鼓吹，真知文章中之樂境。余亦微知之，惜無寬閒歲月，竟其所學耳。  
讀震川文數首，所謂風塵中讀之，一似嚼冰雪者，信爲清潔而波瀾意度，猶嫌不足以發揮奇趣。已

閱震川古文，遂并翻其四書文閱之，其渾灑流轉之氣，乃更勝於古文也。（五月）

閱湯文正集，惟傳狀碑銘之類，不愜吾意。餘如語錄，告諭，書牘之屬，皆有誠意挾正氣以行。學問本學又甚公允，不可及也。（己巳三月）

程伯敷出示洪稚存上成親王書，卽嘉慶己未獲咎，發遣新疆者，當時直聲震於天下，今觀之，亦無之處。（正月）

閱梅伯言文集，歎其鑽研之久，工力之深。（壬戌九月）

至錢警石先生久談得見其族兄衍石先生家書數十封，攜歸一閱，實嘉道間一碩儒也。（癸亥九月）

閱錢石先生與其弟警石先生家信，服其學問精博，機趣洋溢。（癸亥九月）

閱陳秋舫、吳偉卿所作應制賦，氣勢流利，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心賞其能，而自愧弗如也。（癸卯三月）

吳竹如文集，方存之代爲編出者，計十二卷，粗閱數十葉，於儒釋朱陸之辨，剖析最精。（戊辰七月）

閱吳南屏伴湖文錄，數十首，歎其少而能文，老而不倦，爲不可及。（辛未六月）

左季高信內寄祭胡潤帥文稿一篇，情文并茂，殊爲傑構。（辛酉九月）

馮亭，名桂芬，寄校邪廬初稿二冊，共議四十二篇，粗讀數十篇，雖多難見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論。（壬戌九月）

寶蘭泉近作辨論十餘首，多閱歷之言，而文義未能入古。（甲子）

與次青論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當未可量。（己未六月）

蔣琦齡所陳時政十二事，約計萬餘言，多可見之施行，文筆亦雅健暢達。末條請崇宋學而抑漢學，似與各條不類。（壬戌）

申甫在此嚮談，言渠文筆所以不甚嚮者，爲在己之禁令太多，難於下筆耳！余勸其破除禁令，一以條暢爲主。

凡辦事者，先貴數陳朗暢也！（己未十一月）

劉霞仙所作辨蔡壽祺誣劾一疏，置身甚高，辭旨深厚，真名作也！（乙丑五月）

閔邱抄中見霞仙以本年覆奏一疏降調，如此名奏議，而反以獲譴，頗不可解。（乙丑八月）

張廉卿文有王介甫之風，日進不已，可畏可愛。（庚申四月）

閱張廉卿近所爲古文，喜其入古甚深，因爲加圈批。（戊辰七月）

石芸齋所作房山石經山訪碑記，亦偉觀也。（庚午二月）

思白香山陸放翁之襟懷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学家胸懷雖淡泊，而筆下難於寫出，思一爲之，以寫法定之，所謂一卷冰雪文者也。（己未六月）

古文一事，平日自覺頗有心得，而握管之時，不克殫精極思，作成總不稱意。安得屏去萬事，酣睡旬日，神適，然後作文一首，以攄胸中奇趣。（己未十一月）

余於古文一道，十分已得六七，而不能竭智畢力於此。匪特世務相擾，時有未閑，亦實志有未專也。此後雖衰官事雖煩，仍當篤志斯文，以卒吾業。（辛酉正月）

久不作文，機軸甚生，心思遲鈍，尙不能成篇。亦因見客太多，瑣事煩瀆，神智昏攪故也。（乙丑二月）

昔年每作一文，輒數日不能成寐，不知老年何以轉無此病，豈反健於壯歲耶？抑用心未能銳入耶？（乙念生平稍致力於古文，思欲有所述作。今老憊而一無所成，深用自悔。（丙寅三月）

與兒子一論所作之文，考據與筆力，兩無可取。（庚午二月）

每一作文，未下筆之先，若有佳境，既下筆則無一是處。由於平日用功浮泛，全無實際故耳。（辛未五月）

（己未六月）

作莫猶人墓表，文筆平衍，無復昔年傲岸勁折之氣，蓋老境日增耳。（己未十一月）

思作金陵官紳昭忠祠碑，而不能成，遂竟日昏睡，如醉癡。向來習態如此，而數十年因循不肯苦學作文，至今

已衰老，悔無及矣！（己巳五月）

作苗君墓志銘畢，細閱竟無一字是處。昔余終年不動筆作文，而自度能知古人之堂奧，以爲將來爲之，必可觀。不料今年試作數首，乃無一合於古人義法，媿赧何極！（己巳八月）

作唐公墓志，覆視無一是處。乃知昔年自詭爲知文，而曾不一動筆爲之，不可恃也！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閱歷何由大明哉？（己巳十月）

郭銘碑辭作畢，全不合古人義法，深以爲愧！（庚午正月）

思作江甯府學宮記，苦探力索，竟不能成一字，固屬衰憊之象，亦由昔年本無實學，故枯竭至此，深爲歎愧！（庚午二月）

作星岡公墓表，文成視之，無一當意之處。甚矣余思之鈍，學之淺，而精力之衰也！余前有信寄筠仙云：『近世達官無如余之荒陋者。』頃筠仙信，力雪此語之誣。余自知甚明，豈有誣乎！（辛未正月）

紀澤所作擬莊三首，頗能善談名理，亦略通訓詁奇字之學。（壬戌五月）

余昔年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味趣爲四屬。擬再鈔古近體詩，亦分爲四屬，而別增一機神之屬。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姚惜抱謂文王周公鑿易，篆辭交辭，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假令易一日而爲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余嘗歎爲知言。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筮之有繇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古人有所託諷，如阮嗣宗之類，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龍標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張王之樂府，亦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卽宋世名家之詩，亦皆人巧而天工錯，徑路絕而風雲通。蓋必可與言機，可與言神，而後極詩之能事。余鈔詩，擬增此一種，與古文微有異同。

(戊辰四月)

是日思詩既選十八家矣！古文當選百篇，鈔置案頭，以爲揣摩，因自爲之記曰：「爲政十四門，爲學一文一百首，鈔詩十八家。」(壬子正月)

余既鈔選十八家之詩，雖存「他樂不請」之懷，未免「足已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爲簡約。讀陶潛謝朓兩家，七古擬專讀韓愈蘇軾兩家，五律專讀杜甫，七律專讀黃庭堅，七絕專讀陸游。以一二而他家則參觀互證，庶幾用志不紛。然老境侵尋，亦只能長吟以自娛，不能抗手以入古矣。(壬戌二月)

五言古詩有二種，最高之境一種，比與之體，始終不說出正意，始知碩人但頌莊姜之美盛，而無子也言外，太叔于田，但誇叔段之雄武，而耦國兆亂，已在言外。曹阮陳張李杜往有之一種，盛氣噴薄而出，曲折如意，不復知爲有韻之文。曹鮑杜韓往往有之，余解此二境，而曾未一作此等詩，自愧亦自憾也。

夜閱陶公述酒詩，爲南宋鄒陽文清公漢所注。於陶公庾詞微旨，盡得解釋，欣悅無已。(丙寅三月)

閱陶詩全部，取其太閑適者，記出將鈔一冊，合之杜韋白蘇陸五家之閑適詩，纂成一集，以備朝夕。名利爭勝之心。(辛未十二月)

閱文選雜擬，古人措辭之深秀，實非唐以後人所可及，特氣有騫嘉駿邁者，亦有不盡然者，或不免耳。若以顏謝鮑謝之辭，而運之以子雲退之之氣，豈不更可貴哉。(辛酉三月)

批校太白樂府，每日僅校二十首或十餘首，蓋余於樂府向未用功，茲稍一措意，全無入處也。(戊辰四月)

日來讀杜詩，頗有小得，無事則心頭口頭不離杜詩，雖細加咀嚼，而穿有爲人的意思。(癸卯二月)

杜詩韓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養氣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見道語，談及時事，亦甚識時。

要務。惟其養氣，故無纖薄之響。（癸卯二月）

溫杜詩五古，觀其筆，伸縮吐茹之際，絕似史記。憶古人有謂杜少陵似太史公者，不記是東坡之言乎？抑他之言乎？（己巳四月）

閱杜詩五古，古人妙處，只是造句之法，變幻無窮，故終身無一複句，猶之毛詩無相襲之調也。昔嘗以作古文，宜用杜詩造句之法；近來久未溫習及此矣。（己巳十月）

溫杜詩五古，愛其句法瘦勁，變化通於古文造句之法，憾吾能知之而手不能爲之耳。（庚午五月）

夜讀杜韓七古，頗多似有會於古人沈鬱頓挫之義。（丙寅四月）

閱白香山集，因近日胸襟鬱結不開，故思以陶白蘇陸之詩，及張文端公之言解之也。（己巳五月）

車中看義山詩，似有所得。夜繙樊川集證之，亦然。知何大復明月篇之有心得也。（癸卯正月）

與李眉生談詩，極佩杜牧之俊偉。（壬戌）

曰：內於蘇詩似有新得，領其沖淡之趣，灑落之機。（辛酉六月）

溫蘇詩，朗誦頗久，有聲出金石之樂。因思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敵者，實賴氣以昌之，聲以求之。故讀書不能求之聲氣，二者之間，徒糟粕耳。（辛酉十二月）

放翁七言絕句，實能道得空曠胸懷出。（辛酉正月）

將祁文端公詩集閱二三卷，昔年深不以公詩爲然，茲多閱數十百首，其中多可取者。（己巳三月）

朱伯韓詩，所謂在韓白之間。（甲辰正月）

吳南屏寄毛西垣詩，繙讀一過，信爲朋輩中所以不可多得，宜南屏之亟稱之也。（辛酉二月）  
何廉舫信附七律十六章。才人之筆，人人歎之不置。（己未）

作七律五首，和何廉舫詩次韻。同和者爲李次青、吳子序、甘子大、許仙屏等數人。而于霞軒、鄧彌之、何亦將和之。余見廉舫詩才軒舉，所著駢文樂府，皆有可觀。憫其闔家殉節，因欲和詩一二章以慰勞之。次韻也。子序次青諸君皆次其韻，余亦遂勉爲之。（己未正月）

閱馮焯詩稿。焯，代州人，字穉華。其七世祖如京，官廣東左布政使；六世祖壘，以進士官至同知；五世祖舉人官至湖南巡撫；四世祖祁，官編修，曾祖均弼，以舉人廕生，官至湖北按察使；祖辰，以舉人官浙江知潛山縣天堂巡檢，又署屯溪巡檢。刻詩四卷，清穩不俗。昨和余詩八首，今日問之程伯璣，始知其人。因取閱數十首，兼閱其曾祖及祖刻詩，乃知其世家淵源有自也。（壬戌四月）

觀李眉生詩，愛其俊拔而有情韻，將來必爲詩人。紀澤前後作次籀字韻詩二首，韻穩而脈清，吐屬將來或亦爲詩人，殊以爲慰。（戊辰四月）

趙惠甫近作書懷五章，又錄舊作詞十調見示，皆才人之筆也。（丁卯十月）

海秋言七律須講究藻采聲調，不可專言上乘證果。反味初開，切中予病，又盛贊予五律。（癸卯二月）

昔年每作一詩，輒不能睡，後遂闕筆不復爲詩。今試一爲之，又不成寐，豈果體弱不耐苦吟耶？抑機之艱幸耶？（甲子八月）（以上論詩文）

作字之法，縣縣如蠶之吐絲，穆穆如玉之成璧。（庚申三月）

作字之道，用筆貴勒貴努，而不可過露勒努之迹。精心運之出以和柔之力，斯善於用勒用努者。（庚申十月）



寫字之道，如脩脚匠之修脚，古人所謂撥燈法較空靈，余所謂修脚法較平穩。（庚申十二月）

凡用之筆，未有十分合手者，往往有小毛病不稱人意。善書者於每用一筆，先識其病，即因其病勢而用之，或筆之病，次日又有小變，又因其變症而用之，或者因病成妍，則善於用筆矣！（辛酉五月）

用狼筆寫新宣紙，古人頓挫之法，撲筆之法，只是筆不入紙，使勁撲下耳！（辛酉十月）

京中翰林善寫白摺者，相傳中有一絲牽貫於行間，作大字亦當知此意味。（辛酉十月）

作書之道，寓沈雄於靜穆之中，乃有別味。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拏虎踞之象。鋒芒柔氣，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名爲含蓄深厚，舉之無舉，刺之無刺。

然，作人之道亦然，治軍亦然。（辛酉十二月）

摹書譜一過，乃知藝之精，其致力全在微妙處。若人人共見共聞之處，必無通微合妙之詣。若一向在浮名時譽上措意，豈有是處？（辛酉六月）

作字之道，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四者缺一不可。可體者，一字之結構也；勢者，數字數行之機勢也。（辛酉七月）

大抵作字，及作詩，古文，胸中須有一段奇氣，盤結於中，而達之筆墨者，却須遏抑掩蔽，不令過露，乃爲深至。若將絲毫求知見好之心，洗滌淨盡，乃有合處。故曰七均斯無聲，五和常主淡也。（辛酉九月）

因讀李太白杜子美各大篇，悟作書之道，亦須先有驚心動魄之處，乃能漸入證果。若一向由靈妙處着想，終不免描頭畫角伎倆。（壬戌四月）

作字之道，全以筆陣爲主，直以取勢，橫以出力，當少勝矣！（壬戌二月）

讀孫子「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謂節者。無勢則節不緊，無節則勢不

出。筆宜顛腹互用，取勢宜正斜并見。用筆之顛，則取正勢，有破空而下之狀；用筆之腹，則取斜勢，有訖

之夜寫零字頗多，略有所會。於昔年「體如鷹……」四句之外，又添四句曰：「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

內跌宕，外拙直，鵝轉頸，屋漏痕。」（丙寅三月）  
古來詩家、文家、書家，皆有所謂筆陣者。厚蓄於陣之初，而不必究極於陣之終。陣將酣時，又已另作變

（丁卯十月）  
作書，思偃筆多用之於橫，抽筆多用之於豎。豎法宜努抽並用，橫法宜勒偃並用。又首貴有俊拔之氣，

自然之勢。  
大約書法不外羲獻父子。余以師羲不可遽幾，則先師歐陽信本歐陽不可遽，

幾，則先師虞永興師虞不可遽幾，則先師黃山谷二路并進，必有合處。杜陵言書貴瘦硬，乃可

駁之非也。（辛酉四月）  
閱皇甫碑，識得歐字意思；知顏柳之硬，褚歐之瘦，學書者不可不傾略也。（己亥五月）

因寫零字，偶有所得，知歐虞用筆與褚相通之故。書家之有歐虞褚及李北海，猶詩家之有李杜韓蘇，實不祿

之祖也。（丁卯十月）  
悟北海上取直勢，下取橫勢，左取直勢，右取橫勢之法。大約直勢本於秦篆，橫勢本於漢隸。直勢盛於右軍，

東晉諸帖橫勢盛於三魏諸碑。唐初歐公用直勢，褚公用橫勢，李公則兼用二勢。（丙寅四月）

孫過庭書譜，稍得王大令之法。（辛酉十月）

余往歲好黃魯直書，深得晉人真意，而逸趣橫生，當更致力。

作書之法，劉石菴善用假筆，鄭板橋善用蹲筆，王夢樓善用縮筆，惟努筆近人無善用者，古人惟米元章最擅勝場，吾當於此自極其思耳。（辛酉正月）

董香光專用渴筆，以極其縱橫使轉之力，但少雄直之氣。余當以渴筆寫吾雄直之氣耳。（辛酉二月）

作書之法，古人師歐李劉黃，今人師鄧鄭劉王。（壬戌九月）

作字之法，亦有所謂陽德之美，陰德之美。余所得之意象，為陽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勦，曰努，為陰德之美者四端：曰翫，曰偃，曰綿，曰遠。兼此八者，庶幾其為成體之書。在我者以八德自勸，又於古今人中擇八家以為法：曰歐虞李黃鄧劉鄭王。（壬戌十一月）

作字之道，二者並進，有着力而取險勁之勢，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着力如昌黎之文，不着力如淵也。（辛酉五月）

着力則右軍所稱如錐畫沙，也不着力，則右軍所稱如印印泥也。二者闕一不可，猶文家所謂陽剛之筆，深至若美矣。（甲子五月）

閱關劉石菴清愛堂帖，其起筆多師晉賢，及智永千字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鋒。張得天之筆多師褚，用直來橫受之法，故不藏鋒而聯絲縈帶，以發其機趣。二者其理本一貫，特逆蹴與直來橫受，形迹判然，着意終為一耳。（辛酉六月）

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

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尤爲可貴。(辛酉六月)

夢劉文清公，與之周旋良久，說話甚多，都不記憶。惟記問其作字果用純羊毫乎？抑用純紫毫乎？文清年到某處道員之任，曾好寫某店水筆，夢中記其店名甚確，醒後亦忘之矣。(戊辰)

作字之法，險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本日閱王箬林語，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辛酉二月)

偶思作字之法，可爲師資者，作二語云：『時賢一石兩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謂劉石菴，兩水謂和春海；二祖謂羲、獻，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丁卯十一月)

余生三十以前，作字未能盡心，間架不穩，手腕不穩；四十以後，雖略有長進，而手腕時靈時鈍。鈍時，所謂薑芽凍癭蠅者，可自笑也。(辛酉正月)

日內於作字之道，若有所會，惜精神疲乏，目光眩花，老境日臻，不克竟其所學。古人所以貴及時力。

九月  
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既奉歐陽率、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爲剛健之宗，又當參以董思白、婀娜之致，庶爲成體之書。(辛酉十月)

余老年始略解書法，而無一定規矩態度，仍歸於一無所成。今定以間架師歐陽率、更，所書飛、李北海、師虞永興而輔之，以黃山谷用墨之鬆秀、師徐季海所書之朱巨川告身，而輔之以趙、黎、令、福、疇、送、劉爲成體之書。(辛酉四月)

用狼毫筆寫寸以外字，足以發摠心中邁往之氣，爲之神怡。(辛酉)  
久未作小楷，下筆輒重而不入，是日筆輕稍能入紙，乃悟輪扁甘苦疾徐之說。

楹帖，王夢樓、姚姬、楮。

日內作書，常有長進，蓋以每日不間斷之故。（辛酉十一月）

古之書家，字裏行間，別有一種意態，如美人之眉目，可畫者也。其精神意態，不可畫之韻勝。余近年於書，略有長進，以後當更於意態上，着些體驗工夫。因爲四語曰：『敬落，欲行不行』（癸亥九月）

近來作書，略有長進，但少蕭然物外之致，不能得古人風韻耳。（甲子五月）

余作字不專師一家，終無所成。定以後楷書學虞劉李王，取橫勢以求自然之致，利在稍肥，行書學張歐黃鄭，取直勢以盡脫祖之態，利在稍瘦。二者兼營並進，庶有歸於一條鞭之時。（丙寅八月）

日內作字，手甚喫力，擬用「跌欵注卷」四字訣爲之，用力輕勻，或轉可歷久不變。（丙寅八月）

余近習字，非求字佳，老年手指硬拙，有如薑芽，借古帖使運動稍活耳。（丁卯四月）

習字一紙，似有所會，因就前所作詩二句，復增二句云：『側勢遠從天上落，橫波雜回弩端涵。』刷如丹漆輕輕抹，換似龍蛇節節銜。』自此專從側橫刷換致力，不復以他妙雜繁吾慮矣。（丁卯十月）（以上論字）

### 國鑒賞

子愬處觀宋高宗書，幽風字畫雅潔，圖亦工雅絕倫。（癸卯）

黎壽民送手卷，係劉石菴翁覃溪二公乾隆四十二年，在順天關中所寫，各臨蘭亭一本，又書詩跋甚多。余以其物尤可珍貴，璧之。（庚申九月）

李少荃贈以姚行抱先生所書草字千卷，書蘇公登徑山詩，中有缺脫。姚君學懷素書，不甚沈着，特字以人重。

耳(辛酉九月)

觀錢子密家藏字畫二種：一爲其太高祖母陳太夫人畫冊，凡十幀：內一幀畫一黑犬，一幀畫一蝶，未另一幀畫一蝦，一蟹，二小魚，一幀花籃，一幀古柏，一幀梅花仙女，一幀修篁茂林，一幀楊梅，枇杷，二桃，一幀羅甸，白菜，皆清華名貴，秀絕人寰。每幀有其夫錢繪光、廉江先生題詩二句。乾隆三十一年，其子文舉進呈御覽，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并御題一跋於後發還。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誠各作十詩，恭和汝誠詳跋於後，以誌慶幸。逮乾隆四十七年，文端與侍郎皆歿，而高宗閱錢遵所畫鳥犬，偶憶陳太夫人遭入回浙，至取京師，再呈御覽。高宗再題七律一首，長跋一幀，仍歸錢氏。信名蹟奇遇也！其一種爲直隸圖文端公早朝，先至其母陳太夫人所問安之象，爲王肇基所繪，亦非俗筆。(壬戌十二月)

子愚以所藏董容光等尺牘，王孟津草稿，乞與一觀，諦觀之，非真蹟也。(甲子五月)

錢子密出示其先世錢文端之母夜紡受經圖，高宗及諸名臣題詠甚多，觀玩甚久，信家寶也。(乙丑)

休甯瞿令福田送右軍帖一本，王夢樓跋，斷爲淳化祖本，且定爲唐刻，考核未必確鑿。而神采奕奕，如變，不可方物，實爲希世至寶。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見此奇，可爲眼福。瞿令又送趙待制仲穆所畫飛白竹，愚山沈釋堂諸先生題跋，亦可寶也。余以世間尤物，不敢妄取，審玩片刻，仍爾璧還。去年黎令福疇送額覃溪二公在閩中所書手卷，余亦璧却。此三件，可稱祔門三寶。(辛酉正月)

莊思永帶來法帖多種，中有三希堂帖，又有宋拓皇甫碑，王虛舟跋，非真蹟也。又觀帖，王夢樓姚姬碩一玩片時。(癸亥)

劉伯山攜其所藏西岳華山廟碑，在世所傳三名本之外。三名本者：一長垣本，宋漫堂成親王等所遞藏；後劉燕庭者也。一四明本，全謝山及范氏天一閣所遞藏；後歸阮文達者也。一華陰本，王山史朱笥河等所遞藏；後歸梁宦林者也。劉氏本則其父文淇孟瞻於揚州市肆得之，久不見稱於世，亦可寶也。（甲子）

楊海琴信，寄到湖南永州等處金石各種，及彙刻鄧石如篆隸，又集中與頌字爲聯見贈，展玩良久。楊以乙巳翰林出守永州，性耽金石，新升鎮篆道者也。（乙丑正月）

在李小湖處借得宋搨關帖，觀玩良久。（乙丑二月）

至李小湖處久談，觀其先人春湖先生所藏四寶中之丁道護碑，善法寺碑，又觀明刻李夏承碑。（乙丑五月）

李小湖所藏法帖一曰：褚書孟法師碑，筆意似虞永興，而結體絕似歐陽率更，與褚公他書不類。一曰：丁道護書啓法寺碑，隋碑而字體有類晚唐，矮方而勻整，聞春湖侍郎以千金購之。蘇州陸恭家一曰：宋搨虞廟堂碑，即春湖侍郎曾經翻刻者也。一曰：善才寺碑，名爲褚河南書，實魏棲梧書，仿褚法耳。又有晉唐小楷共十一種，其中樂毅論東方贊絕佳，乃晉古人用筆之道，如強弩引滿，蓄而不發。歸途作詩二句云：「側勢遠從天上落，橫波旋向弩端涵。」（丁卯五月）

觀李小湖所藏法帖一，唐搨虞書廟堂碑；一，褚書孟法師碑；一，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魏栖棲書善才寺碑。余於褚書尤愛不忍釋。又觀大悲帖三卷，亦舊搨也，展玩良久。（丁卯十一月）

至李小湖處，看其所藏法帖，如歐書化度寺碑，褚書孟法師碑，虞書廟堂碑，皆天下之至寶也。又有魏棲梧書善才寺碑，丁道護書啓法寺碑，蔡伯楷書夏承碑，亦皆上品。（戊辰七月）

在李壬叔處見陳香泉法帖，見其草書題畫一首，飛舞變化，賞玩無已。惜余老年學書，不復能副吾意之所至。

耳！(戊辰) (以上碑帖)

莫子偲得唐人寫本說文，僅木部下半一百八十篆，自作校勘記，比較孫刻、大徐本、邴刻、小徐本，異不可勝舉，大喜，以爲天下之至寶也。(癸亥三月)

馬徵銘有影宋鈔本集韻，今東南亂後，僅存之本，可貴也。(甲子十月)

至莫子偲處，觀渠近年所得書，收藏頗富。內有汲古閣開化紙初印十七史，天地甚長。又有白紙初攷，其硃字，相傳係秦文恭公手校。又有通志堂另刻之體記釋文。又有明刻千家注杜詩，均善本也。歸杜詩本見，嘉靖丙申玉几山人校刻，竟莫知爲何人也。(丁卯四月)

至丁爾生家，吃飯之後，看渠所藏書，其富甲於江蘇之官紳。最精者有宋刻世綵堂韓文、東都事略，以之饋余。余素不奪人之好，因取其次等者，如明刻內經、東雅、大韓文、笠澤叢書三種，攜之以歸。(丁卯)

汪梅村寄新刻皇朝中外一統輿圖，凡三十二冊。首冊序跋，凡例，中卷爲京師，北二十度至俄羅斯十度，至越南國。大致以康熙乾隆兩朝內府圖，及近人李兆洛圖爲藍本，而增小地名頗多，亦鉅製也。與劉開生同觀蘇松常鎮太五府州新圖，東西十九號，每號十格，南北十四排，每排十格，每格見方一國，自有地圖以來，以此爲最精矣。(戊辰九月) (以上圖籍)

苗仙露河間人，精六書諧聲之學。觀所藏君子館磚開元瓦詩冊，屬予題詩。(壬寅)

雷菴邨以誠送一硯，云係韓襄毅雍之硯，刻一瓶形，襄毅自題曰『韓瓶硯』。後歸王文成公，題硯。至本朝乾隆中，歸阿文成公，王蘭泉侍郎昶題硯匣百餘字。咸豐中，孔有涵繼繅，以贈雷侍郎。今雷又以詒我也。

(甲子十一月) (以上古器)



## 頤養

精神委頓之至，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蓋以稟賦不厚，而又百憂摧撼，歷年鬱抑，不無悶損。此後每日須靜坐一次，庶幾等一溉於湯世也。(己未五月)

夜洗澡。近製一木盆，盛水極多，洗澡後至爲暢適。東坡詩所謂「淤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頗領略得一二。(己未四月)

石芸齋言：「養目之法，早起洗而後，以水泡目。目屬肝，以水養之，以熱凝之，氣祛散寒，醫久必有效。」云云。而後漢書方術傳云：「愛畜精神，不極視大。」二語亦養目之法。(乙未四月)

放翁每以美睡爲樂。蓋必心無愧怍，而後睡夢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課也。(庚申四月)  
放翁胸次廣大，蓋與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蘇子瞻等，同其曠逸。其於滅虜之意，養生之道，千言萬語，造次不離，真可謂有道之士。惜余備員兵間，不獲於閒靜中，探討道義。夜睡頗成寐，當思玩索陸詩，少得裨補乎。(辛酉正月)

務觀言：「養生之道，以目光爲驗。」又言：「忿慾二字，聖賢亦有之，特能少忍，須臾便不傷生。」可謂名言至論。(辛酉正月)

養生家之法，莫大於「慾忿，望慾，少食，多動」八字。(辛酉正月)

梁盜林中丞歸田瑣記言：「養生之道，不特食宜少，眠亦宜少。」可謂名言。(辛酉正月)

余少時每遇困乏，卽夢覺。道光十二年間，先大夫數數呼喚不醒，每以爲憂。今三十年矣！而此病如昔，精神亦

似未甚衰。減者（辛酉二月）

癬痒異常，手不停爬。左腿已爬搔糜爛，皮熱作疹；夜用水晶界尺熨貼，取其寒而潤也。（辛酉六月）

養生之道，當於眠食二字悉心體驗。食即平日飯菜，但食之甘美，即勝於珍藥也。眠亦不在多寢，但寤甜夢，即片刻亦足攝生矣。（辛酉十一月）

養生之道，莫大於眠食。眠不必甘寢，寤而後爲佳；但能淡然無欲，曠然無累，閉目存神，雖不成寐，亦養生。余多年不獲美睡，當於此加之意而已。（壬戌正月）

日來癬痒異常，徧身若有芒刺者然，數夜不能成寐；本日尤不耐煩，因服歸脾湯一帖。睡後竟能酣睡，方醒，近數月所未嘗有也。（壬戌正月）

累年不能成寐之病，今春忽得痊愈，連宵多得美睡，殊不可解。豈俗所謂時好運好，百病除耶？抑憂而豫，清明變爲昏溺，爲衰耗之徵耶？（壬戌二月）

余自三十時，即不能多說話，至數十句，便氣不接續，神尤困倦；今已三十餘年，故態不改，亦不加甚。故之強弱，千態萬變，未可以一事之偶強，而遽信爲壽徵；一事之偶弱，而遽信爲敗徵也。（壬戌九月）

余少時讀書，見先君子於日入之後，上燈之前，小睡片刻。夜則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後於睡，燈後治事，果覺清爽。余於起居飲食，按時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爲，庶冀不墜家風。

細思近日之所以衰頹，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亦由圍棋太多，讀書太久，目光昏澀，精神困之愈。當戒圍棋，即看書亦宜少減。每日靜坐時許，以資調攝。（癸亥）

因咳嗽勉強靜坐數息，果有驗，可停一二刻不咳。靜坐良久，間以偃臥，直至燈時，覺咳痰微減矣。（丁卯六月）  
近來因眼蒙常有昏曠氣象，計非靜坐，別無治法，作一聯自以警云：「心履薄臨深，畏天之鑒，畏神之格，兩眼沐日浴月，由靜而明，由敬而強。」（庚午三月）

日內因眼病日篤，老而無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鬱鬱不暢者，總由名心未死之故。當痛懲之，以養餘年。（庚午二月）

閱范文正集尺牘，年譜中有云：「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謂寬心將息。」云云。乃勸其中舍三哥之書。余近日多憂，多慮，正宜讀此一段。（庚午二月）

日內寸心憂灼，迄無寬舒之時，以是病愈難減。總由少壯不努力，老大悔憾甚多，致心境愁悶異常耳。（庚午四月）

黃靜軒勸我靜坐凝神，以目光內視丹田，因舉四語要訣曰：「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但滅動心，不滅照心。」又稱二語曰：「未死先學死，有生即殺生。」有生，謂妄初生；殺生，謂立予鏟除也。又謂此與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吾謂與朱子致中和一節之注亦相通。」（庚午五月）

閱福壽金鑑，午正數息靜坐，仿東坡養生頌之法，而心粗氣浮，不特不能攝心，並使身不少動搖而不能。酉刻服藥後，行「小週天」法，靜坐半時許。（庚午五月）

丁雨生力勸余不看書，不寫字，不多閱公牘，以保將盲之左目。其言懇惻深至，余將遵而行之。（庚午五月）

許仙屏送有瑪瑙，中空積水者，與空青相類。紀澤命匠以金剛鑽鑿之，取水點於余右目中，閉目少傾，傍睡。（庚午十二月）

吳竹如爲余診脈。渠謂余病在心肝，虛火上炎，宜靜坐以養之，非藥所能爲力。（庚午十二月）

聞翰仙言，何鏡海得靜坐之法，於熊樂隱、賀幻齋學之，目已瞽而復明，余亦思一試也。（庚午十二月）

楊辛庵寄信言治目方，每早黎明未起時，以兩手掌之根擦熱極，加以舌尖之津，閉目擦八十一下，久日內試爲之，而初睡時擦一次，黎明又擦一次，不知果有益否？（辛未二月）

近來每日圍棋二局，耗損心力。日中動念之時，夜間初醒之時，皆縈繞於楸枰黑白之上。心血因而愈因而愈蒙，欲病體之漸痊，非戒棋不爲功。（辛未四月）

有一守備馬昌明善爲道家內功，云「能爲余治目疾，與余對坐，渠自運氣能移於吾身五臟」云云，與對坐三刻許。（辛未八月）

竹如處坐甚久，燈後歸，脚腫愈甚。常服之襪已不能入，肥而復硬，且似已腫過膝上者。大約作文及看生書，俱嫌用心太過，有損於血而氣不能運化，故至於此。以後當不作文，不看生書。（辛未八月）

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爲要緊。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歸海，謂藏息於丹田氣也；垂簾，謂半視不全開，不苦用也；虛，謂心虛而無營，腹虛而不滯也；謹此四字，雖無醫藥丹訣，而足以卻病矣。（辛未八月）

日內眼蒙益甚，或謂調息養神，尙可補救，因試爲之。土捧而塞孟津，深恐其無當也。（辛未十一月）

品藻

何子貞來談詩文，甚知要，得藝通於道之旨。子貞能自樹立者也。（壬寅十一月）

樹堂至，情動人，惜不得使舍弟見之，興感又惜不得使霞仙見之也。說到家庭，誠有味乎言之。（癸卯正月）

看子貞批所圈古文及史記，信乎其能自立者。揚子雲云：『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過人也，不遠矣。』自念如此，悠悠，何以自立者？子貞者，名不苟立，可敬也。（癸卯二月）

竹如兄與人交，雖人極濃厚，渠常冷淡，使人穆然，與之俱深，真是可敬。（癸卯二月）

何子貞來談及渠在國史館，每去手鈔書十頁，錄東華錄所不載而事有關繫者，約五千字；聞之服其敏而好學。予前冬入史館，而絕不供職，對之愧殺。（癸卯二月）

羅椒生來久談，有志之士，聞然，日章不勝欽服。（癸卯二月）

朱廉甫得福建道御史，有志獻納，得居言路，可喜也。讀廉甫詩數首，知其用力已深，其心血亦足，可以力戰不衰，予所不及。（癸卯二月）

吳子序言：『聖人言保國保天下，老氏言取國取天下，吾道只自守，老氏有殺機，云云，其義甚精，好學深思，子序不愧。』（癸卯四月）

接霞仙書，懇懇千餘言，識見博大而平實，其文氣深穩，多養到之言。一別四年，其所造遊臻，此對之慚愧無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見故人耶？（戊午六月）

劉蔭渠自新城來見，六年不見，一面卽深和愛重，喜其與三十年在京相見無異，仍是樸納書生氣象，未染軍營氣習，亦無官場氣習也。（戊午七月）

孫芝房信，寄近作古文一本，夜閱論治六首，通達事理，文亦勁快，傑作也。（戊午七月）

汪梅村，名士鏗，積學士也。江寧人，庚子舉人，出胡中丞門下。江寧城破，陷賊中，年餘後逃出，至績溪山，見高胡中丞，請之來鄂，署修讀史兵略一書。其學精於輿地，曾補畫水經注圖，又精於小學，又曾作南北史補友為胡竹莊培輩，胡雲莊承洪，陳碩甫煥，徐星伯松，張石舟穆之屬。又言胡墨莊六種，均了莊儀禮及焦經宣室圖諸書最好。（自未八月）

馬徵麟，業師陳雪樓，乙未進士，曾任甘肅知縣，著有周易廓及詩集古文。馬讀書頗有淵源，曾著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各纂集諸書，自為條例。又有馬壽華，號小坡，馬復震，號星平，皆桐城人，在此投効志卑。（庚申正月）

鄧守之，頗通小學，蓋其父完百先生與李申耆先生，皆當代名宿，濡染較深也。（庚申三月）  
與季高次青晤談，夜又與季高久談。季高言：『凡人須從喫苦中來，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於子孫，即收積書籍字畫，亦未必不為子孫之累。』云云。多見道之語。（庚申四月）

羅澹村中丞，以乙未進士，歷官直隸湖北浙江等省，凡二十五年，家無一錢，舊屋數椽，極為狹陋。聞前後僅寄銀三百兩到家，夫人終身未著皮襖。真當世第一清官，可敬也。（庚申四月）

胡中丞熟商江南軍事，又言凡事皆須精神真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斷無中立之理。二人皆許為知言。（庚申四月）

周弼甫，頗習夷務，所言亦曉粵事理。（辛酉十月）

賀宏勳，帶瀏陽精於古樂者，邱慶籥等六人來。邱係穀士先生之子，六人者，皆承穀士之教，講求古樂。帶來樂器，琴一，瑟一，鳳簫一，洞簫一，匏一，塤一，笙一，因令奏樂，以鼓節之。音節清雅，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古昔聖

王修已治人之術，其精者全存乎樂；而後世之獨闕者，乃首在樂。余因古人治兵之道，作詩之法，皆與音樂相通，而懵然不知，深以爲恥。思訪尋毅士先生之徒黨，相與講求一二，故招集六人者，自瀏陽來皖。兒子紀澤粗曉音律，明年當令來營，究心茲事。（辛酉十一月）

錢子密送其尊甫錢警石先生泰吉文稿。泰吉爲香樹先生之曾孫，衍石先生之弟，爲海甯教官二十七年，又在海甯爲山長九年，現避亂寓江西新建鄉間，生平最喜校書，所校各本題識名曰『曝書雜記』（壬戌四月）

嚴渭春中丞信中，抄寄渠與司道論湖北軍務一函。地勢之熱，詞氣之謙，均不可及。（癸亥四月）

李少荃殺蘇州降王八人，殊爲眼明手辣。（癸亥）

李善蘭王叔楊峴見山來坐，攜陳碩甫先生名片一紙，知已由賊中逃到滬，言將來皖，年八十二歲，段茂堂之弟子，東南之精於經學，小學，歸然僅存矣！（癸卯五月）

李壬叔帶來二人，一張斯桂，浙江蕭山人，工於製造洋器之法；一張文虎，江蘇南匯人，精於算法，兼通經學，小學，爲阮文達公所器賞。（癸亥五月）

柳賓叔，名與恩，丹徒王辰舉人，七十六歲，精於穀梁之學，曾在阮文達家，課讀十餘年，學術頗有家法也。（戊辰十月）

單地山於席間盛稱余所作江忠烈神道碑，背誦如流。老輩好善，不可及也。（己巳正月）  
馮樹堂來久談三十年前老友，自祁門一別，至是忽十餘年矣。暢敘一切，渠絕無老境。山中善於調養。

（辛未二月）

閱霞仙近年所作詩文，淵懿暢達，較昔年已大進。（辛未九月）（以上企羨）

邵蕙西示以方世兄所作論年方十五而才華如此黃子壽來示以所作選將論真奇才也吳翊岡言謂明者特患踐履不平實高明則崇效天平實則卑法地因進之以腳踏實地事事就平實上用功(戊午十二

次青又作懷人詩十六首再用何廉舫原韻綿麗遒勁才人之筆(己未二月)

觀鄧彌之吳竹莊和詩竹莊詩字騷噴薄而出不忍卒讀蓋其中鬱抑深矣(己未三月)

接何廉舫信寫作俱佳依戀之意溢於言表才士不遇讀之慨然(己未三月)

張廉卿近日好不學倦作古文亦極精進余門徒中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臨別依依余亦篤愛不忍舍去求

為其祖作墓志近日當應之也(己未九月)

陳大力來與之言襟懷貴宏大世俗之功名失得須看得略平淡些(庚申三月)

趙蕙甫上陳一條篇識解闊遠文解通雅逸才也(辛未八月)

劉仲良庶常乘璋廬江人李少荃之門生氣象崢嶸志意沈著美才也(辛酉十月)

嚴仙舫信來薦其內姪向師棟果令器也(壬戌)

郭雨三之胞弟用中與其子階自東台來談最久階字慕徐其業師為揚州劉孟瞻文淇疏子經學已有師法

矣(壬戌八月)

閱嚴秋農先器識而後文藝論嚴係仙舫通政之子樂園廉訪之孫年十八中咸豐丁巳舉人今僅二十三歲而史事爛熟識見遠大詢吾鄉英俊也(壬戌八月)

與許仙屏談氣節文章二者缺一不可囑其勉於此以與鄉人相切磋(癸卯十月)

歛人汪宗沂者王子懷之婿呈所作禮樂一貫錄雖學識尚淺而頗有心得(甲子二月)



孫文川賈鍾麟，皆紳士之有才者也。(乙丑正月)

薛曉帆之子薛福辰，所遞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賞無已。(乙丑正月)

戴醇士之長子有恆，季子穗孫來見，尙能世其家學。穗孫新得優貢，器宇軒昂，可喜也。(戊辰正月)

蒙陰管縣令福曜，河南駐防，係倭良峯相國之胞姪，福新伯觀察咸之堂弟，字煥卿，雅飭有循吏風。(戊辰)

石琢堂之曾孫，名師鑄，字似梅者，自湖南來。筠仙有書薦之，盛稱其才，果俊才也。(辛未十二月)

雷州舉人陳喬森，談甚久。陳號逸山，許仙屏有書極贊其文行不羣也。(正月) (以上獎勵)

監印委員莫祥芝患病入城醫治，求一見。語言時明時昧，頗連可憫。(戊午)

黎宗銘，零陵人，向在王璞山營，聰明警敏，字仿左，季高，體絕肖，志趣高兀，方期漸進於誠實，遽以疾歿，殊爲可惜。(戊午七月)

成章鑑在吳城病故，不勝悲悼，成以武弁而知忠義愛民，謀勇兼優，方冀其繼塔楊而起，不意其遽逝也。(戊午十月)

夢江岷樵，如平生生歡，多年未一入夢，茲忽夢之，不勝傷感，但不知溫甫弟果尙生存否，溫與岷亦至交也。(戊午十一月)

接孫芝房信，告病勢垂危，託以身後之事，並請作其父墓志，及刻所著時十卷，河防紀略四卷，散文六卷。又請邵恆西作墓志，亦自爲手書別之，託余轉寄。又接意誠信，告芝房死矣。芝房於去歲六月，面求作其父墓志，余已許之。十一月，又寄作文一本，求余作序。余因循未及，卽爲而芝房遽歸道山，負此良友，疚憾何極。芝房十三歲入縣學，十六歲登鄉舉，二十六歲入翰林，少有神童之目，好學勵品，同輩所欽，近歲家運極蹇，其胞弟鰲洲主事

叔孚孝廉相繼下世，又喪其長子，次子又丁母憂，又喪其妻，又喪其妾，皆在此十年之內。憂能傷人，遂以隕生。如此美才，天不假之以年，俾成大器，可憐！可憫！因憶道光二十八年劉崇雲將死之時，亦先爲一書寄京以告別。請余爲作墓志。凡內傷病，神氣清明不亂，使生者愈難爲情耳。（己未三月）

子序寄其姪昌壽之文，因閱一過，識見卓越，有子序之風，惜其早死也。（戊午十二月）

袁漱六有志讀書，期至中古之作者，而竟百不能償其一二，良可深痛。今年六月，郭雨三親家陣亡，茲又聞漱六之喪，中年哀樂，觸緒生感，古人所云「既悲逝者，行自念也」。（己未十月）

胡宮保於八月廿八日亥時去世，哀痛不已，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甯復有似斯人者哉。（辛酉九月）

羅伯宜來談極久，深歎黎壽民之敦厚，早逝爲可惜。（壬戌）

周弢甫在滬淪逝，老年一膺薦牘，遽被參劾，抑鬱潦倒以死，悠悠毀譽，竟足殺人，良可憐傷。（壬戌八月）

趙景賢竹生以一在籍紳士，苦守孤城，四面援絕，至半年之久，城陷身殉，良可痛憫。擬爲一疏，歷敘其實行勛績，而自請不能赴援之咎。（壬戌）

聞姚秋浦之喪，深以爲憂。姚自去年五月暑皖南道，至今年餘，無日不在艱危困苦之中。茲以疫病，四日不起，可勝悲惋。

鄧守之子解，字作卿，於本日寅正在公館內去世。完白先生之孫也。余派人料理殮殮，未刻昇出，其父曾諄託教訓培植，余以公私繁冗，久未一省視，不知其一病不起，有負重託，殊爲歉仄。（癸亥五月）

至楊樸菴處看病，觀其安閒淡定，視死如歸，不愧學道君子之自然。病則十分沈重，無可挽回矣。（癸亥六月）

袁午橋臨終有遺函寄余，中云：「勿以苗逆爲易翦，勿以長淮爲易收。」讀之悚動哀感。（癸亥七月）

李希菴於十月廿八日子刻棄世。苦戰多年，家無長物，忠藁廉介，可敬可傷。旋又聞錢警石先生仙逝，老成凋謝，彌深悵惘。（癸亥十二月）

范雲吉於十二日戌刻棄世。仁厚正派，而有見識。方意其大有爲於時，而止於此，良可痛也。（癸亥十二月）  
聞張鍊渠沒於安慶，爲之怛然不釋。蓋鍊渠於徽休鬧餉時，百計持大，維受歐辱，而余查辦之札，復過於嚴厲也。（乙丑八月）

至塔軍門家，直延入上房，具酒相待。其母八十歲，相對涕泣；其三弟咸豐四年已死；其次弟本年八月十三日亦死；其兩弟婦寡居，并出拜見。三弟皆無子，僅塔軍門一女；次弟阿陵布四女，親房無可承繼之人，實爲可憐。其妹其女，并出拜見，泣求提拔其婿等。（戊辰十二月）（以上感傷）

### 游覽

白溝河上游爲巨馬河。巨馬河出廣昌縣，至涑水分爲二支：北支經涿州北關外，繞而東合琉璃河，統名曰白溝河，宋遼分界在此，故曰界河。此河自二月至十月，皆可坐船。風帆蘆葦，似江南風景。惟橋多而矮，轎在船上，則不能多過其下。十一月冰凍，亦無船也。此河至雄縣之南，匯爲西淀，下游至天津入海。

十二連橋，卽西淀也。宋何承爲滄州矩節度使，請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百七十里，築堤瀦水爲屯田，以遏敵騎之奔轍。於是雄奠霸州，平戎破魯，顧安等軍，輿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溉田，獲漁稻之利。而水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此東淀西淀之所由起也。

河間府，古瀛洲也！

獻縣之北，過一河，上有橋甚高，下有船，風帆往來，蓋子牙河也。滹沱河發源山西，由廣平北流至天津入海，自與滹陽河合流後，即謂之子牙河。

自交河埽城景州至劉智廟一帶，皆傍運河之西岸行。至明日，德州渡河，則過東岸矣！向來此數百里間，窪地積水，夏潦甚盛，故使江西者甚爲難行。景州南北，常須坐船，沂運高而至德門。今年此間夏雨無多，故昨二十九初一，及今三日，皆路乾好走，甚難得也。然聞黃水由微山湖全灌入運，頂託北流，故運河水盛旺，而衛漳之來源亦旺。景州之南北岸，已決口矣！四女寺有一滾水壩，運河水太盛，則開閘放出，下游由直隸之甯津慶雲一帶入海。土人稱鹽河亦稱老黃河，若秋冬春，則無水矣。

魏家灣有一滾水壩，水多則開閘放出，下游由樂陵德豐一帶入海。李氏地圖謂爲馬頰河，蓋附會九河古名而稱之。土人謂爲趙王河，蓋運河之西岸，本有趙王河入於運，故指此爲趙王河之下游也。

東昌府城東有一龍灣滾水壩，運河水多則開閘放出，下游由禹城惠民一帶入海。李氏地圖謂之徒駭河。余問之土人，仍稱曰「趙王河」。此河與昨日之馬頰河水勢皆小，莽運河滾壩，皆在未會衛河以前。四女寺滾壩，則在既會衛河以後也。

大清河，河廣約三十丈，水深而濁，但不似黃河之湍悍耳。大清河，本濟水也。出王屋濟源縣，絕黃河出，而溢爲榮，東北會汶而入於海。古之濟水，加此。自濟水絕流已久，而凡東平州以下，經東阿平陰歷城濟陽等處，至利津入海者，均謂之大清河。其源自平陰縣南之柳溝諸泉，由東平州北門外過，折而東北，汶水爲戴村壩所遏之餘水來會，又折而北，運河復漲，張秋鎮減壩之水來會，自是浩浩一巨川矣。昔之清河，濟爲主而汶附之；今之清河，

汶爲主而柳溝諸泉附之，運河減壩又附之也。又爲鹽船所經歷，故亦謂之鹽河。

自別京外西山後，幾十日不見山，至舊縣始見。四圍皆山，蓋泰山支麓也。

東平州北關外渡河，廣約三十丈，蓋大清河自汶水來，雖爲戴村壩所遏，全汶入運，而其溢出一水，漫壩而下者，卽經東平州之北門外。蓋昨日所渡大清河之上游也。李氏地圖以州城在此河之外，誤也。州城內外多積水，南門外一橋下，積漲頗深，橋南尤泥濘難行。今年尙好，往年雨多，環城皆水，竟不可行，須繞道行十五六里也。州城甚大，周四十里，漢爲東平國，取禹貢東原底平之義。劉宋後，魏曰東平郡，隋曰鄆州，唐元和中，置天平軍節度，宋政和初，升爲東平府。元曰東平路，明曰東平州，初隸濟寧府，後改隸兗州府。國朝隸泰安府，實四戰之地也。

元韓仲暉初於安山開會通河，今僅有一安山閘而已。

汶水本自大清河入海，自明宋尙書禮築戴村壩，遏全汶入運，三分北流，七分南流，而汶水遂爲運河之源矣。此渡處地名草橋，去南旺湖分水處尙五十里。過渡後，又十里至汶上縣，過高櫓橋，行僅一里許，卽坐船泛小河。問之士人云：『名泉河。由泰山來，夏月大雨，則溪漲流出，下注運河，冬則無水矣。』

泗水橋長約五十丈，泗水出陪尾山，下游分二支，南支入獨山湖，北支過兗州府，會洸河，過濟寧州入運，此橋北支也。

白馬河源出大龍山，西流會於汶，入運河。

出兗州府城，卽望見東南有一山高秀迴出，蓋鄒縣之嶧山也。在縣內二十五里，秦始皇刻石於此，晉郗鑒避寇於此，自嶧山之北，衆山綿亘數十里，嶧山之南，綿亘百餘里。昨日今日，大道之中，皆山相送也。蓋皆泰山之支麓，嶧爲主峯，余問之士人，有曰：連青山者，有曰：高山者，有曰：龍山者，其名不一。昨日所遇之泗水白馬河，今日所

過之南沙河北沙河及鄒縣之南小溪數處皆發源山下西北流入於運河或入於泗水入於南旺昭陽微山湖孔孟桑梓山川雄秀絕倫也

南沙河廣與北沙河等水深尺餘古之潏水也出連青山入薛河又行二十五里至官橋鎮相傳卽孟嘗君封薛之故邑鎮南關外有一水自東南來西北入運河又行十餘里有一水甚大土人云「名十字河」亦自東南來西北入運河

連日皆行運河東隄之外黃河豐北缺口未塞水淹豐沛魚臺金鄉嘉祥鉅野一帶皆在運河西隄之外鄒縣滕縣途中間遇饑民攜老抱幼北去乞食又牽耕牛數十頭一路求售僅五六千錢一頭蓋折本不啻三四倍矣至偉莊沿途見道西湖水浩淼風帆往來蓋微山湖本在運河之西近被黃水冲溢湖水漫過運河之東也韓莊向有店二三千家運河貫於街中微山湖在西隄諸店之後近爲黃水所淹房屋無一存者皆結糶爲廬栖止河干頭盡爲湖所吞僅餘兩線單隄中走一泓運河其溜極急自此下游無隄以束之運河寬五六十里矣余騎馬行泥淖中繞道數里至此渡運河又二里許渡新河新河者上游亦受微山湖之水下游仍入運也

微山湖之下游向係民田因全黃入湖大溜頂託北行餘水則散漫西溢此其漫而南流下游入運者也在船上行十五里所過民田村莊房屋堅固者尙峙水中未倒船至荆山橋之南岸一村莊前上岸荆山橋者其河甚寬上遊受微山湖之水下游入運今汪洋一片則此河軌道不復見矣但見長橋露於水面其長里約二里北岸一小山南岸一石牌坊而已上岸前坐轎行十八里至黃河北岸渡一新河係官爲新開者蓋欲引微山湖之水洩入黃河以殺湖漲也僅二丈寬與黃河僅隔一隄新河用船渡而黃河則坐轎行過無勺水矣河堤之下卽至徐州府

在堤上見徐州北門內，有東坡之黃樓，南門外有雲龍山，山上有放鶴亭，東南隅有戲馬臺，皆歷歷在望。符離集，古符離縣城也。睢河在集中，上有橋，下有船往來。睢水有三源，出江蘇碭山縣者，爲睢河，出河南虞城縣者，北一支爲洪溝，河南一支爲巴渠河，至蕭縣與睢水合，下游入洪澤湖。

至宿州城北關外，隔水用船行三里許，據方輿紀要，汴水經州城北，今汴水竟無蹟矣！李氏圖亦不載也。州牧郭世亨來見，據稱此水係北股河南股河上游，係黃河南岸之減壩，所謂天然開闢者是也。往年皆盛漲，今年黃河北決，無減壩，南流到此，因雨水太大，合州成災，故環城皆水云。

澮河出河南歸德府，有二源：一曰南沙河，一曰北沙河，下游至五河縣，與淮水會。又行三十里，至新橋，渡澮河，河面甚寬，澮河來源不遠，上游僅三四十里，下游僅二三十里，卽入澮河也。方輿紀要無此河，李氏圖有之。冬夏皆有船，從前有橋，今塌矣。

洪澤湖以黃河南岸減壩數十年所放之水，積淤漸高。又加廿二三年中牟祥符缺口，水皆入洪澤湖，廿九年開吳城六堡，游湖尤甚，不能容水，故數年來宿州靈璧鳳陽一帶，水無所歸，遂成澤國。此泛舟所行之水，皆村莊民田也行二十餘里，卽入淮河，沿河而下，又行二十餘里，凡五十五里，至臨淮關。

梁縣城市鎮甚大，且繁盛。按漢慎縣本屬汝南郡，劉宋僑置汝陰郡於此，因此爲慎縣，東魏置平梁郡，陳曰梁郡，隋唐皆曰慎縣，宋紹興間避諱，改曰梁縣，從故郡名也。元仍宋舊，明初併入合肥縣，今爲梁鄉縣。

廬州府城，東門名威武門，南門名德勝門，東門外過一橋，橋下河內有船，卽肥水也。上游來源不遠，卽在合肥境內，下游匯爲巢湖，土人名爲交湖，音之誤也。湖去府城四十里，由湖流出爲黃落河，入大江也。三十七里至派河，上有橋，下有船，問之土人，此名上派河，尙有中派河，下派河，三河皆通巢湖也。

桃城店街外有一河，以船搭浮橋，河中船頗多。問之土人云，名桃城河。上游出西北一帶山下，下游入巢湖也。距舒城七里，有一河頗深，名七里河。過船後，又行二十里，復有一河。無船，幸水小，有橋易過。聞山水盛漲時，極難過也。此二河下游皆出巢湖，入大江。其地有市鎮，即名南港。至此望諸山，四圍如畫。西一高峯，名春秋山，南一高峯，名鹿起山。又十里至梅心驛，公館面山，後有舫齋極雅，諸尹鈕西農所造也。

自入安徽廬鳳以來，不見高山，今日始行山中。小關本名北峽，巡檢駐紮於此。大關本名南峽，即古硤石山也。三國時，孫權攻皖，張遼自合肥馳救，聞城已破，至硤石築壘戍守。後曹休攻皖，陳遜朱桓等拒之，追至硤石，即此地也。此二關爲南北要隘，自此以北，猶有北方風景；自此以南，則純南方氣象也。自此以北，水皆北流，由洪湖入大江；自此以南，水皆南流，由縱陽河入大江。

呂亭驛，即宋元嘉間立呂亭，左縣，即此地也。

桐城縣中有一河，縣城在河南。出公館後，過河橋，經城下行，行四十五里，至陶冲驛。自昨日入桐城境後，山水即極蒼翠，明秀爲出京以來所未見。今早新雨，千巖競秀，萬壑滴翠，尤步步可愛。陶冲驛換馬後，行二十里，過一沙河，編竹爲籬，置騎其上。河廣約四十丈，若山水暴漲，則難過也。此已入潛山縣界矣。後又過小河三次，不用竹籬。分水上游，皆發諸山之麓，下游皆合於縱陽河，入大江也。

由潛山縣行里餘，過一河，有竹籬，又二里過一河，亦用竹籬，馬皆浮水而過。又五里過河，馬亦用船，轎用籬。自城內起，凡四十里，至小油驛。

潛山縣，山甚高，山中泉水及雨水下游，皆由石牌河入大江。每山水盛漲時，則橫潰壞田爲患。河本多於桐城，而隄防不如桐城之堅實，故桐城得水溉田，受水之利，而潛山則但受水之害也。潛山出篾席，精而賤，是日買一



牀。縣城以北山，與桐城相等；以南則草木不茂矣！（以上壬子）

弋陽縣之派，自靈山來。靈山在上饒境，在弋陽之東北。六峯聳峙，形如筆架，與廬山五老峯略同。縣之對河南岸龜峯山，形如龜，去縣南稍西，約三十里。甫臨上饒，北繞弋溪。弋溪發源於靈山，西流至縣之西門，注入上饒江。縣北門外有橋，去城不半里。橋南有小山，可紮營。城外有山，可紮營。西門外有小平坡，可紮營。皆守城者所宜占也。西門外過弋溪河五里許，有黃土岡，可紮營。攻城者所宜占也。東門外有詹家山，最高。羣山頗多，皆可紮營。守者攻者皆宜占也。咸豐五年，羅李紮西門外之黃土岡，余今紮詹家山之側。

自荷苞塘過半里許，小憩於野，策馬登一山，名曰响石巖。其北爲峭壁，南略斜上爲平頂，在龜峯之東。登此山，即見龜山之背。對面東南一山，亦壁立，高平如臺形，與龜峯略同。又行二十里，至雙港住宿。雙港係一大壑，余紮營之處，名曰五鼓嶺，坐西向東。後曰虎形山，月輪山。對面山巖。山右脇有一水，從義嶺來，右東南角有一水，從陳坊吳坊來，會於雙港，東北流至於黃沙港，入弋陽江。

余率師由建昌入閩，自港口行四十里，至塘陂灣紮營，營盤坐西向東北。遙望東南外山，爲天華山，最高。西南雲臺山，東隅爲降兵峯，北至貴溪五十里，東至光澤縣一百八十里，南至耳口寨四十里，西南至上清宮五十里。上清宮內有櫺星門，下馬亭，有正殿，有雍正九年御碑亭，極雄偉，皆爲賊所毀，神像狼籍。宮門外有趙子昂聖教碑，尙完好。旁有雍正年一碑，上無覆亭，剝落盡矣！

上桂州，即前明夏貴溪相國故宅。有水發源於瀘溪，自西而東流，至安仁之上，合入廣信大河也。下游西北隅爲龍虎山，即張真人修煉之所。上游東北隅爲象山，即陸子講學之所。正東爲魏姑峯，即饅頭嶺。正南爲出雲峯，正西爲華西山。東北至塘坡灣五十里，北至貴溪縣七十里，西北分三路至鷹潭四十里，至安仁九十里，至鄧家

埠七十里。西南至金谿七十里，東南至耳口寨四十里。

西華山之東一大壑，卽上清宮曠野也。西華山之西一壑，較上清宮之野略小。去西華山半里許，爲獅山，堦前明一天師墳，有石人石馬。獅山之北，接冲天山，俯臨江水，卽上清宮之水口鶴泉源也。其東南爲雲林山，雄秀聳特，撫建之巨鎮也。東北卽龍虎山，西北爲仙鶴峯，南爲白馬峯。東至孔坊十五里，西至青田橋二十里，北至魚塘三十里。

金谿膏腴之區，近被賊蹂躪，殘破不堪。城中僅有東二民房未毀，餘皆頽垣破瓦，目不忍觀。城北爲鷓鴣嶺，南爲鶴梅峯，山牌嶺諸山，南路左至瀟溪百里，右至建昌府百一十里，西南至撫州府百里。

金谿王家嶺，南有仙人嶺，東有大猛山，西北有羅家山，東北有韓婆嶺。

與意城仙屏筌等同遊麻姑山，進城東門，出南門，約十三四里入山。山高四里許，中有半山亭。過亭後，有試劍石，有雙瀑泉，烏龜潭，水月潭，伏獅潭。又上爲金龍，爲龍門橋，水簾洞，與廬山之栖賢三峽橋最相似。橋內有神功泉，極清冽，又進爲一大壑。北爲仙都觀，觀外爲仙橋，觀內有壁蓮池。壁上嵌魯公書麻姑壇記，中龕麻姑神像，今燬矣。廟後爲螺螄巖，巖後爲大松祠，側爲十賢堂，堂後爲慈惠庵。仙都觀之上，有巖濤庵，庵內有大十閣。飯後又遊丹霞洞，在仙都觀之西南約八里許，小溪側有大石，中窪，相傳窪內，舊爲入洞之門，今爲砂石所閉塞。其上爲行人徑路，頓足鎡然有聲，土人謂其下空洞，故履之成聲。然山色粗獷，絕無靈異之象，縱有小巖深洞，必非佳境，不足以宅仙靈矣。申刻歸，仍至龍門橋小憩，麻姑山之勝，以此爲第一。昔人傳會，不足珍也。

出建昌府城西約二十里，有麻嶺，巨石峭壁，聳立千尋，有水繞於峭壁之北，約小半里許流出，是爲麻源洞口。入麻嶺內，兩岸皆石壁，中夾一溪，清流激湍，東岸摩崖，有雲間二大字。西岸摩崖，字甚多，不可辨識。谷口有店，約

二十餘家，出谷口二百步許，有五谷山，羅星極圓，儼護水口。又百步許，有平坡，土人名曰曾和坡。五谷山與此坡似斷似連。坡之西一谷，坡之東二谷，每谷各有一溪，溪源約各十五里許。東二溪匯於石橋，三溪匯於谷口店鋪前，是之謂麻源。三谷東岸山皆石壁，西岸皆土。東岸山最高者爲雲谷，峯下有平岡，卽華子岡。

建昌府城守之甚易，攻之頗難。東面及東南隅，貼近盱江大河，東門外卽太平橋，橋東有洲，洲南有從姑山。洲首爲新河，與盱江相會處，洲尾曰楊林渡。兩河相隔約一里有奇，中有小港，穿通兩河，港有橋曰平江橋，由楊林渡東岸循河而下，約三里餘，爲寶塔山，山下爲萬年橋。欲圍攻建昌城者，東岸自從姑山起至洲尾止，可紮三四千人，須於上下楊林渡縮搭浮橋，以通岸北頭。河沿不便紮營，宜紮於石仙流，及望馬岡等處。西面宜紮師公山、王家山等處，西北隅之鳳凰山，側亦可。迤邐連紮數營，此圍城之說也。若攻城，三面皆石山，不能挖地道，亦不能起土山，難爲力矣。爲守城之計者，則宜占住太平橋，占住中洲，通東路之接濟，庶不至於圍困。以上戊午。

雪琴所修湖口昭忠祠，中廳各營官哨官神主在焉，後廳各男神主在焉，西一所爲慈悲禪林，僧徒所居。其後爲觀音閣，中一層爲鍾樞樓，樓之西爲披仙樓，刻東坡記於壁。東一所爲浣香別墅，中一層爲「聽濤眺雨」之軒，後一層爲芍芸齋，齋之後身爲且闌亭，亭後有小池，有假山石洞，穿洞而出，登山爲鎖江亭。余去歲及今過此，皆住芍芸齋中。

是日彭雪琴與余登石鍾山。時北風吹雨，蕭然有秋意，因題一聯云：「長笛不吹江月落，高樓遙吸好風來。」因棹小舟至鍾山下，尋石洞，入可數十丈，仍由東大石下出。大石卽東坡所稱可坐百人者也。余曰：「石鍾山者，山中空形如鍾。東坡歎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上鍾山之下，亦有深巖。

建德府城內本寓後，有高樓，可以眺望，因額以「北樓風韻」四字，以房主人姓謝也。

周子墓距九江府城十五里，在石塘鋪之東南五里，辰正起行，已正到。其地發脈於廬山之蓮花峯。東行至江濱，繞折迤邐，皆平岡，遠至西頭，入脈結穴，係鈴穴。兩穴本沙環抱甚緊，坐北向南，近案爲一金星，遠朝卽蓮花峯，所謂「迴龍顧祖」也。溪水從右流出，微嫌右手外，沙太少耳。墓所咸豐五年羅羅山所修，墳頂結爲龜形，約高六尺，徑一丈四五尺。

岳武穆王母姚太夫人之墓，在九江南四十餘里。坐船行四十里到沙河鎮上岸，又陸行八里許至墓上。地名株嶺，山水粗頑，非佳城也。

再入山謁岳武穆之配李夫人墓。墓去河鎮十一二里許，在株嶺姚太夫人墓之西，名曰太陽山，坐北向南。墳下三丈許，有山巖叟墳。岳夫人墓，不知其初所，據明宏治九年童某修縣志，以爲葬在此。厥後嘉靖六年，何某修志，以爲不葬在此，係與姚太夫人合葬株嶺也。嘉靖十年，陳氏墳遂葬於下方。至崇禎二年，岳陳二家構訟，逮至本朝康熙雍正，訟百餘年，久不決。至乾隆五年，九江府知府施君廷翰判斷，定爲岳夫人實葬在此。陳氏墳因其太久，亦不復遷，二姓皆永禁葬墳，遂爲定案。詳巡道李君根雲批，亦以童志爲斷。今詳文並批，皆刻於東一碑石。西一碑，係乾隆十年縣令禁芻牧者。墓有古樹，皆乾隆中所禁，近年亦枯朽矣。

大抵吉地，乃造物所最闕惜，不容以絲毫詐力與於其間。世之因地脈而獲福蔭者，其先必係貧賤之家，無心得之。至富貴成名之後，有心謀地，則難於獲福矣。吾親友中如長塘葛氏，既富後而謀地，金蘭常氏，既貴後而謀地，邵陽魏默深，既成名後而謀地，將兩代改葬揚州，皆未見有福蔭。蓋皆不免以詐力與於其間。造物忌巧，有心謀之，則不應也。

日內紮營在黃梅城外約四里許，用羅盤審定縣城在午位。廬山亦在午位，去營約百四十里。排子山在坤位，

四祖山雙峯尖在庚位，最爲峭聳，去營約四十里。多雲山在酉位，去營十餘里。小溪山在辛位，龍平山在乾戌位，最爲高峻，去營約五十里。祖山配亥位，去營二十六七里。東山在壬位，綽壁鎮在子癸位，獨山鎮在寅位，馬尾山在卯乙辰巽巳位。東北一帶，自綽壁至馬尾山，出皆平行西北一帶，自四祖山至山，山皆高峻，惟南面無山。百餘里外，過大江，乃有廬山耳！

至錢家山龍泥潭等處，閱看地勢。在錢家山用羅盤視之，龍泥潭在子位，黃梅縣城之來脈也。縣城在午位，河水自西面蘄州界來，經錢家山及縣城之西，自丙位流出，下入龍湖。一塔在丙位，所以鎮水口也。又一塔在巽位，所以培文峯也。孚玉山在午丙位，即現駐營之處。槎山在辰位，即湘後三營之外山，河西諸低山在庚辛酉位，石家墳山在未位，蘄州黃梅諸大山之後。（以上已未）

至沙溪紮營。是日所行之處，皆兩山之中夾一溪，居民極少，竹木極多。

桃樹嶺上下約共五里，頗陡峻，高不如桐梁山，而窄斗過之，略似棧道也。

由建德至祁門，日行萬山之中，泉冽竹茂，與吾鄉風景相似。特大濞糞桶，高至五尺，人皆以梯登廁，上蓋瓦屋，街市道旁處處有之，鱗次櫛比，殊可駭異。

箬坑四面皆山，中央有河，泉甘林茂，實山谷之佳境也！

歷口者，歷山之口也。祁門萬峯叢疊，惟歷山最爲一縣之主峯。（以上庚申）

自休甯回祁門，行三十里，至岸脚，因便遊齊雲山。肩輿行六里許，至「洞天福地」，中有石岸，相傳張邈還修鍊之所。（張邈還年百八十歲，羽化登仙。）步行里許，至一天門，羅漢洞，二天門，三天門，及正殿等處。又步行二里許，至紫雲山，齊雲山，即白岳也。結構甚小，而羅漢洞實爲奇特，正殿有五峯，前有香爐峯，亦秀拔。天成名山，固

不虛傳矣！(辛酉)

登焦山絕頂，一覽各寺，皆在山之南。同游者爲彭雪琴侍郎玉麐，李小湖大理，聯琇，黃昌岐軍門翼升，鄧守之布衣傳密，方元徵大令駿謨，陳小浦廣文，方坦，皆隨余自金陵來者也。李雨亭都察宗義，莫子偲大令友芝，張百堂觀察富年，皆自揚州來者也。在山頂山北兩寺小憩良久，歸寺觀雪琴守之作書數幅。

由焦山開船，至北固山，登山西望雄壯，佇立良久。旋入鎮江城，在知府周輯瑞署後登城一望，與北固山相距兩箭許，守府城不可不兼守北固。城周約十七八里，旋出城八里，登金山，已在南岸，不復在江心矣。眺望良久，旋渡江至北岸八濠口。擬於此處開一新河，俾鹽船由瓜洲之小口子轉入新河，庶小船免行江路，而大船灣泊鎮江對岸，亦無風濤之險也。

與雨亭等步行查勘，中飯後坐轎由八濠口至瓜州，大江沿途細看，旋開船赴揚州。

自揚州開船出江，與方元徵圍棋三局。至三汊河，觀行宮舊址。聖祖仁皇帝於康熙四十三年南巡過此，御製碑文，賜寺名曰高旻寺。其右有高宗五言律詩碑一道。此外一片瓦礫，蕩然無所有也。午正至瓜洲口，午後出江，登鐵平輪船，將長龍船拖帶於後，逆風逆水，又值退潮之際，輪舟亦不能速行，至二更殆到草鞋夾外。又換小舟入夾，行十里許，至燕子磯灣泊。是日共行百九十里，在輪舟看鄧守之冊頁四本。

由天妃閣過五壩，在頭壩之上，入高良澗小河口，至吳城七堡。昔道光二十七年，黃河穿入洪澤湖之澗口，看舊黃河影，今將成平疇矣。

至十里灣登岸一看，岸即洪澤湖東岸之大堤，南至蔣家堤，北至東清堤，凡石堤長一百三十里。本日所登者，蓋南距蔣家堤七十里，北距東清堤五十里也。

洪澤湖昔年自束清堤起，卽爲太湖，至雙溝止，乃爲湖尾。凡渡湖三百二十里，近則自束清堤以上皆淤成平陸，直至高良澗，乃爲太湖。自高良澗至老子山高六十里，湖水一望無際。自老子山以西，則湖面漸窄，自盱眙至雙溝尤窄，猶影蠡湖。至南康以至湖口也。特彼之窄處在下流，此之窄處在上流。湖于雙溝上三十餘里，爲浮山口，卽梁武帝築堰處也。

泗州僧伽寺塔，唐時最爲宏盛。李太白及韓蘇皆有詩。韓卽送僧證觀七古一章，皆在舊泗州。今之泗州，則虹縣治所改，非僧伽之寺矣。而頗有樹木，亦爲江淮間所僅見。

明皇陵周圍約一百里，中有曠野，其平如水，坐南向北。北面之策爲鳳陽府城，其西爲鳳陽縣城。羅圍之內，南北約三十里，東西約四十里，大致則渾圓，非橢圓也。圍內之水，由東北隅一圓山下出。山形如緯帽，高十餘丈，墳高約二丈許。登墳一望，四面之山十餘丈，廿餘丈者，皆若俯出其下。天光極爲圓聚，信異地也。（以上乙丑）

宣村之東六里，曰鳧村。孟子之母宣獻端範，夫人之墓在焉。因往展謁。孟子之父邲國公同塚，墓在鳧山之背，俗名馬鞍山，卽龜蒙鳧繹之鳧也。策馬登鳧山頂一望，回至宣村。又行二十里，至曲阜縣。未刻謁至聖廟，衍聖公孔祥珂陪同行禮。旋至殿上，及後殿敬謹瞻仰，卽聖配并官夫人之寢殿也。又至東邊謁孔氏先世五王名崇聖祠，閱歷代支派圖碑二座。閱孔壁，相傳卽魯恭王聞金絲之壁，今僅一尋常照壁耳。壁之西爲孔子古井，其南爲詩禮堂。在此小坐飲茶，茶罷，至大成門內，閱孔子手植之檜，環以石欄，高僅尺許，有似立石，色凝紅，有似肉芝。檜欄之北爲杏壇，有似樓觀，旋出大成門外，閱御碑亭十三座，其九爲國朝碑，其四爲唐宋金元碑。旋至西邊謁啓聖祠。又至後殿，瞻聖母顏夫人寢殿。又閱金絲堂，觀各樂器。皆衍聖公陪同周歷各處。旋出廟至衍聖公府。

至顏子復聖廟瞻拜，行兩跪六叩禮。又至後殿，爲復聖夫人寢殿。至西邊，開祀國公顏路祠，其後殿爲端獻夫

人祠。出外爲樂亭，亭前稍西有井，相傳卽陞巷井。其南有一檜，傳爲唐樹。兩廡配享，爲顏韻顏之推真卿臬卿等八人。

出城北門，謁至聖林。約三里許，有萬古長春坊。稍北有紅牆夾甬道，道皆有古柏儀樹勻排。又北有樓觀，卽林牆門也。過下馬牌後，有泚水橋。橋北入大門，至享殿行禮。殿後甬道之右，爲子貢手植之樹。稍北爲乾隆駐蹕亭，康熙駐蹕亭。又北爲宋真宗駐蹕亭。又北卽聖人墓。墓之東爲伯魚墓。其南爲子思墓。其西南爲子貢墓。旋至周公廟行三跪九叩禮。廟之規模甚小。周公廟在陝西，相傳此爲魯太廟遺址。兩廡配享魯三十三公也。旋行十里許，謁少昊陵。曲阜頗以此墓爲可疑。然墳塚壘石爲之，廣八丈九尺，高二丈，規模奇古，云是宋時所爲，則其已舊矣。又行二十里許，謁啓聖王林。行六叩禮。聖兄孟皮墓在其南，享殿毋場，不蔽風雨矣。午初三刻回城，往返約六十里，作一聯寫贈衍聖公云：『學紹二南，羣倫宗主，道傳一貫，累世通家。』未正，至衍聖公府赴宴。茶罷閱乾隆三十六年所頒周朝銅器十事。曰木鼎，曰亞尊，曰犧尊，曰伯彝，曰冊，曰豆，曰蟠夔敦，曰寶簠，曰夔鳳豆，曰饗餗，曰四足鬲。古澤爛然，信法物也。又觀吳道子所畫至聖像，無題識。絹本有小印二方，一曰會稽太守章，一曰紹興。又觀趙子昂所畫至聖像，綾本，無題，無印。又有一冊，畫明君臣像，如太祖、成祖、世宗、憲宗等君，徐達、常遇春、鄧愈、湯和、劉基、宋濂、方孝孺、楊士奇、于謙、王鏊、王守仁、湛若水、李東陽、湯選等臣，俱有畫像，而無題識。又有大軸，元世祖明太祖像二幅。又出示元明兩朝衍聖公及孔氏達官所留遺之冠帶衣履，采色如新，亦生平所未見也。

濟寧州鐵塔寺，有僧王長生祿位，因與毛寄雲拈香拜謁。

閱視濟寧州城外土圩，從玉露菴登圩城東北隅也。轉西正北常清門，正西青雲橋，至西南隅運河府河相鈔之處小坐，又由正南之興隆門東南隅之章馱柵，正東之楊家壩，歸玉露庵。午正回寓，凡三十四里，濟甯州三面



皆水運河自西北而來，繞至城南，從東南而去，下入南河陽，疑山湖，以達於江南。府河自東北而來，繞城北城西二面，下入馬場湖，匯運湖而去。府河即泗水，由兗州城而來，故曰府也。濟甯之土圩，南則穿入運河及月河之外，北則穿入府河之外，故遼闊灣曲，難設守。

太白酒樓在濟甯南門城樓之傍。純皇帝曾經巡幸兩次，有御製詩二碑：一乾隆二十年，一係三十九年甲辰也。飯後至曾子讀書廬，扁書「宗聖遺址」四字。廬已頽敗，中塑曾子子思孟子三像。

謁分水龍王廟，行六叩禮。廟對汝水，有大雄殿，有宋尚書禮祠，配享者爲白老人，潘同知。此間運河兩邊，岸高如山，約十丈有奇，當日開河之土，覆於兩岸也。登廟後高坡一望，乃知南旺湖現在涸成平陸，車馬可行，向來特有一湖，此段全不設守，今乃知其疏矣。

沈家口一帶，河窄水住，舟屢擱淺，大雨如注，各勇下水拖舟，風大作寒，行路甚苦。午正始抵戴廟，風雨不止，遂不復行。

至泰安府。西至岱廟頭門，凡五門：正中曰正陽門，左右曰掖門，又左曰仰高門，又右曰見大門。余入仰高門，院中左有宣和碑，右有祥符碑。二門曰仁安門，院中左右皆有乾隆御碑亭，餘碑甚多。正殿曰峻極殿，祀東嶽大帝，後殿曰寢宮，祀大帝與碧霞元君。正殿毋墀之下，東有古柏如龍爪，有藤蘿繞之，西有新柏如鳳翼，有倒挂嫩枝，葱翠異常。又有一柏，正當甬道，名曰獨立大夫。稍南有一太湖石，甚奇，名曰扶桑石，其西院有環詠亭，自宋元以來，題詠各碑，環嵌壁間。李斯刻碑，亦自山頂移嵌於此。其內爲東嶽帝之便殿，陳列朝所頒法物珍器於此。中有乾隆間頒鏡圭，長三尺許，厚二寸許，上青中白，下紺色，首爲涼玉，邸爲溫玉。環詠亭之南有唐槐，蒼石無匹。旋赴東院，有炳靈宮。宮前有漢柏六株，尤爲奇古。又登仰高門王陽門之樓，一望嶽色，曠時還寓，料理明日登岱各

事。

四月十六日，與幕客六人登岱。出泰安北門三里許，過岱宗坊，旋至玉皇閣小坐。有孫真人化身，據道士云：「孫某在此修鍊，年九十四歲，康熙四十年化去。今手足皮骨尚在，如乾臘然，惟頭係土塑耳。」又至關帝廟小坐，有鹽當舖旋過飛雲閣，有孔子登臨處坊，旋過萬仙樓下，未登樓，旋至斜姆閣小坐，水聲清激可聽。旋過水簾洞，在大路之西，圖中誤刻於東。旋閱石經峪，峪在大路過溪之東，約步行小半里，其上爲摩天嶺，嶺上泉流澗中，巨石鋪於澗底，縱橫五畝許，刻金剛經，其上字大徑尺四寸許。中署三大字，曰「曝經石。」又有明汪玉者，箸論談文，其子汪坦刻之石上，側署二大字，曰「經正。」旁一巨石，曰「試劍石。」旋還大路，過一小橋，土人名曰「東西橋。」自此橋以下，路在溪之西，自此橋以上，路在溪之東矣。夾道翠柏成列，土人名曰「柏洞。」旋至壺天閣小坐，自城至此，凡十八里。又過迴馬嶺，至二虎廟，登岱程途，至此得半矣。路稍平夷，微有陟降，名曰「快活山。」過此爲雲母橋，有瀑布，名曰「御帳坪。」小坐，蓋途中最勝之處也。遙望東邊石壁摩崖，一碑曰「萬丈碑。」過朝陽洞，有元君殿，今頽毀矣。旋至五松樹小坐，有石坊曰「五大夫松。」秦時松久不可見，今亦有虬松數株。又過此爲對松山，溪之兩岸，古松森列，與東西橋之柏洞，皆岱嶽茂林也。自此以上爲慢十八盤，過昇仙坊爲緊十八盤，岱嶽中最爲險峻之處。至南天門小坐，旋折而東行里許，爲碧霞元君廟。又東北一百步許，爲東嶽大帝廟，余卽在此停住。卯初自城起程，午初一刻到此，不覺登陟之艱，蓋號爲四十里，實不過三十二三里。小憩片時，旋至兩廟，各行三跪九叩禮。因捻匪未平，默爲祈禱。中飯後小睡片時，旋與幕友步行，登覽各處。先至岱頂，卽所謂天柱峯也，中有玉皇殿，殿外有巨石陂陀，相傳爲山之顛頂。門外有無字碑，廣二尺許，厚一尺五六寸，高一丈二三尺，志稱爲漢時立石。頂之西南爲青帝宮。又西爲寢宮，內有元君臥像，門鎖未得啓視。其南爲北斗台上兩石

幢，高二尺許。寢宮之西爲孔子殿。以上宮殿四處，及北斗台，皆已頽敗。旋至岱頂之東，有乾坤亭，因純皇帝書「乾坤普照」扁而名之也。又有東爲日觀峯亭，亦有純皇帝詩碑。其後一碑，題孔子小天下處。此亭本可觀日出，今已頽毀，上無片瓦，不如玉皇殿一軒看日出之便。又東南爲全身巖，改名愛身巖。巖之側爲仙人橋。兩石壁之間，三石相銜，下臨深谷，有如飛橋。又東爲東神霄山，即日觀峯迤東之聳起者，實一山耳。遙對西神霄山，即南天門。迤西之聳起者，傍夕歸，觀東嶽殿後，唐明皇摩巖紀泰山銘。其傍小泉曰「聖女池」。凡泰頂之可觀者，略盡於此。此外如丈人峯，不過三石略具人形。東天門，西天門，北天門，不過各立二石而已。大抵泰山自北而南，分兩大支，一小支。西大支，由西神霄峯而南，至臥馬峯，傲來峯一帶。東大支，由東神霄峯而南，至乾坤山，老人寨，二虎山，摩天嶺一帶。中一小支，自東支之二虎山分出，南至馬蹶峪，水簾洞，白楊洞一帶。東大支及中小支皆不甚長。惟西支自傲來峯以西，綿亙三四十里，重巒巨嶂，惜不及徧游也。水亦分兩支，發源於南天門，目下乾涸。至對松山，始見流水。下經傲來峯，出郡城之西門外，名曰黃西河，又名捺河。東支發源於二虎山，皆自二虎山以南大路，皆在此溪之沿，名曰中溪，亦曰環水。余粗識脈絡如此，餘不及詳。因昨夕陰雲凝雨，計五鼓，斷不能觀覽日出，遂高臥不起。而幕友黎純齋及薛叔雲、王爾丞、葉亭錫等四人，登玉皇殿，東軒，五更嚴風凝雨過後，竟得一觀日出之勝。乃知天下事，未閱歷者，不可以臆測。稍艱難者，不可以中阻也。卯初二刻起行下山，中過水簾洞，萬仙樓，均小停登眺。至山麓王母池，小坐。辰正一刻，即入郡城。下山行走極速，蓋登岱者，別有一種山轎，長六尺許，兩楹弧而向上，如一弓小橋然。昇夫以皮韋承肩，上下石磴，轎皆橫行，昇夫面皆向前。以直行則皮韋正圓在項後，橫行則皮韋斜曳在肩側也。

此次登岱所心賞者，在廟則頽鐘，圭，爲李斯碑，爲漢柏唐槐，爲龍爪柏，爲扶桑石。在山則爲玉皇頂，無字碑，爲

紀泰銘爲南天門，爲御帳坪。外此雖有勝蹟，非所欽已。

由濟寧起程，至嘉祥縣，將謁曾子林廟。大雨之後，積潦盈途。行三十里，至新開河茶尖。沿途見蓮河堤，概行毋卸，憂慮之至。因思一律改爲板築，與程刺史繩武商議良久。又行十八里，至嘉祥縣，未正始到，住嘉祥書院。至宗聖廟叩謁，行三跪九叩禮。廟中規模偏小，朽敗已甚。左子思配享，右孟子配享，後爲啓聖廟名義志樓，尤朽敗不能庇風雨。旋至宗子五經博士廣菴家一坐。其頭二門及大堂等，一概頽毀無存，其內室亦甚淺陋。卽雍正間所賜「省身念祖」匾，亦無懸挂之處，僅度置於棹上。余前聞嘉祥聖裔式微，久思有以任卹之。本日捐祭產銀千兩，又贈廣菴銀四十兩，及見此景况，則又歛焉不安，怒焉不忍，而非人力所能邊振也。

由嘉祥至南武山，本不過四十餘里。因路上處處隔水，繞道行五十餘里，始至南武山。未刻到，已正在紙坊集打尖，卽住宗聖廟之東省身堂。廟在南武山下，山高約五十丈，一片頑石，不生草木。廟外內柏數百株，大約二尺圍上下，殆嘉慶間所植。附近居民種五穀者少，皆藍及菸。曾氏閭族人丁不過三百，貧苦特甚。文生曾毓鑑等來備述窘狀。未正謁廟，先拜萊蕪侯廟，在正殿之西，後有寢殿。旋拜宗聖廟，廟修不知始於何時。初係宗聖在前殿，萊蕪侯在後殿。明正統間重修，始改爲宗聖在中，萊蕪在西，至萬歷間重修。有太僕少卿劉不息碑記，載會質粹之孫名承業者，承襲時與訟事。碑立於萬歷七年，在廟庭之東南。至國朝雍正七年，請帑重修，規模始大。後有寢殿，前有卸碑亭，刻純皇帝宗聖贊。兩廡祀弟子陽膚樂正子春，東西各五人。中有宗聖門，前有石坊三座，西刻謁林墓，在廟西南里許，北東西三面皆石山，墓在平地。今雨後墓道被淹，石馬翁仲皆在水中，僅墳未淹耳。亭堂及門，頽敗異常，幾於片瓦無存。有碑曰，鄰國公宗聖曾子之墓，緣宗聖公墓久已佚亡，不知所在。明成化初，山東守臣奏嘉祥縣南武山，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有石鐫曾參之墓。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撫金洪奏請建享堂石

坊，卽今林也。余觀山石頑穢，地勢散漫，不似葬聖賢者，殊以爲疑。至韋馱柵，看新築之牆，高六尺，基厚一尺六寸，頂厚一尺二寸，長五丈。余以河沿隄牆全塌，故欲改爲板築，令程刺史先築數丈爲式。觀者以爲築成後，半月不雨，可保三年也。

仲興之南岸數里，卽桃源縣；又十餘里，卽成子河。余本擬至成子河，看視捻匪竄清江之要隘，因隔水三道，陸路不能去，水路又不通舢板，遂不果去，殊以爲歎。旋又開船，行七十餘里，至雙興閘泊宿，距楊莊僅十二里耳。聞清水潭二閘決堤，高郵興化東臺鹽城俱被水淹，田舍漂沒，所憂者，又不僅在賊矣！

七月十五日，自五河開船，距臨淮僅十里，小泊忽於酉正二刻，大風暴至，雷雨交作，冰雹掠面。附近舢板，翻沈二隻，余船亦傾倒，危急之至，幸近岸側，各船人下水拖船上岸。大風將頭篷，二篷繩索扯斷，有如刀截，毆去江中，而船乃定。戊初二刻，風稍息，乃慶更生。聞譚鰲舟覆溺死矣，舢板覆溺八隻，死者四人，各船上下三五里外者，風略小，幸得保全。余生平經江湖風波之險，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安陸河中，與郭筍仙凌狄洲同舟，狂風竟夜，咸豐四年三月初七日，帶水師在岳州南津港，大風猛起，湖中各船多覆，港中之水，被風捲去，各船皆擱於乾地，凡二日，風息水回，而船始活。不謂老年，又受此驚嚇也。夜遣人四處問壞船消息。

至雒河集登岸，一看新渦陽縣城基，卽彭恬舫定濶所相視之處也。隄已浚而城未修。又至雒河街上，西頭新築土圩，知縣卽在其中（以上西貢）。

去年六月二十九日，清水潭決口，距馬湖灣十里，程觀察國熙承修。此工於十月二十二日興工，十二月初九日合龍，凡修運河西隄四百餘丈，實做掃工二百九十丈。余坐轎至該處驗工，由西堤行走，東堤工程僅及三分之一，尙有深塘掃工未做。余始得見挂纜進占之法。至新河看瓜棧，及河堤東塢，西塢。余三年二月至此，議挖新

河，設立瓜棧爲過製之地。其時尙是荒江寂寞之濱，今則塵市樓閣，千牕林立矣！

已刻與幕友至元武湖看荷花，出太平門，同坐小船，每船約受三人，長約八九尺，窄行於荷花之中。自太平門外行三里許，登麟洲一望，旋復下船。麟洲之西北爲趾洲爲老洲，其西南爲長洲爲新洲。洲上向有百餘家，亂後復還不及一半矣。行五里，至神策門，登岸進城。凡行荷中八里許，天氣陰而微雨，既不濕衣，亦無烈日，賓主樂之。自神策門行至妙相菴約十里許，午未置酒申初散。

與吳竹如朱久香同看荷花，至長洲新洲登岸，在民家小坐。二洲中又有小湖，上有小山，旋回船。午正勝陽正熾，燥熱殊甚，即在城樓中飯。久香學使即席作七律一首。

中秋約幕府諸友在樓上置酒，月出已高，爲雲所掩，勢將雨而未成。涼風頗動，稍息炎蒸之氣。至後園一覽，自昨日起調湘勇隊，將後園瓦礫挑成二山。園係賊中僞忠王李秀成之府，圍牆極大，周圍約三里許。雖蓋知府，二府三府衙門於中，而空地尙有三分之二，故欲挑起瓦礫，以栽竹而種菜也。

至清涼山看新修之翠凝亭，覽觀形勢。金陵城實太大，西北閒地荒田太多。若將城縮小，由雞鳴山起至鼓樓迤南，至小倉山，順蛇山之脊，以至漢西門，當不滿十里。而神策金川儀鳳定淮清涼五門，均割截於城外，局勢當稍緊耳！（以上丁卯）

泊黃浦墩，登岸一觀，小金山四面臨水，中一圓亭，約徑六丈，圍十七八丈許。樓上地下，周圍窗格，純皇帝題詩甚多。旋至惠山觀昭忠祠及第二泉。

將往遊太湖，約丁兩生中丞李質堂軍門及官紳等十餘人同遊。定以初七日遊木瀆范墳等處。初八九日遊東西洞庭，閱視應設水師之所。開船行二十五日，至木瀆，至許綠仲寓所葛園，一覽水石之勝。旋肩輿至靈巖山，

登絕頂極覽，歸至端園中飯。飯後肩輿至天平山，步行登山。有下白雲、一線天、中白雲、上白雲四名。實則從山脚至山頂，尚不及二里。余陟其巔，同行丁仲丞等五人，俱中道而止。下山後往謁范墳。西爲高義園，因范文正公之義田而立。純皇帝題匾及詩碑在焉。東爲范墳，文正公之高祖唐廳水縣丞名某之墓在焉。墓在天平山之左脅。山質皆石無土，羣石矗立，土人名曰「萬笏朝天」，結穴之處有土，方數十丈。其後石山壁立，亦不似吾鄉堪輿家所稱「老山抽嫩枝」反落脈峯頂」云云者。不知何以貴盛久遠如此。旋肩輿行三里許，至無隱菴。蓋天平山爲最高之三峯。南向其東，貼近左脅，爲范氏先墓。又東曰牛頭山，中有御路，爲純皇帝幸范墳所由之道。又東迤邐而南，凡五峯。中一峯稍高者，朱家山，即支硎山也。天平山之西，迤邐而南，凡四峯。其第三峯，曰馬鞍山，與東邊之朱家山相對，即無隱菴之後山也。其第四峯較高，即靈巖山也。東西兩嶂，儼立相對，中間大壑，相距二里許。西正三刻，回木瀆登舟，往返約三十二三里。舟行將赴胥口，乃彼處市鎮中間，橋密而岸窄。余舟太大，節節逼隘，至一橋下，兩岸夾立石壁，良久不得過。余乃登岸，至計緣仲家宿，而令各船次第到行，退去三里之下。丁中丞及司道等來會，遊興爲之頓減。因改議明日不復遊洞庭、東西山，但至胥口一覽而已。

與丁雨生、李質堂同赴胥口，查閱太湖形勝。同登香山之鸞。在胥口之西，其後爲小團山，大團山，最高者曰窮窪山。胥口之東，曰清明山，亦曰胥山。其山脚拖入湖中者，曰菱湖，其拖而東北者，曰堯峯山。堯峯之尾曰七子山，其與胥口相對橫亘於此者，橫山。其內曰橫塘。此皆濱臨太湖之山也。其湖中之山，東洞庭距胥口約二十餘里，西洞庭距胥口約三十餘里，長沙山約距十里許。此目中所見者，其極北之馬蹟山，極西之大雷小雷，皆不見也。大湖若立水師，宜分三營。以一營駐東洞庭，轄蘇州、吳、長江、震、四縣湖面。而西洞庭亦駐船數號，與浙會辦，以一營駐馬蹟山，轄常州、陽湖、無錫、宜興、荆溪、四縣湖面。以一營駐大雷山，轄湖州、長興、烏程、兩縣湖面。閱畢，回至

木瀆，中飯後開船自木瀆回蘇州。

至洋涇濱，回拜法國領事白來尼。傾誠款接，雖其母其妻子之臥室，亦預爲騰出，引余與丁李兩君閱看。所居樓閣四層，一一登覽，玉宇瓊樓，鏤金錯彩，我中國帝王之居，殆不及也。（以上戊辰四月）

自前日在青它寺打尖，後即見大道之西，有一大山，蓋蒙山也。前日，昨日皆見此山，并大路而北。本日自龔家城行十五里，至蒙陰縣大道，轉向西行，似即蒙山北頭盡處矣。至崑陽大道之西，有一石山，土人稱曰青雲山，即豁山也。

出新泰城北望，見一山，土人曰蓮花山，一曰新甫山。過羊流店，後望見西北大山，即徂徠山。將至羅家莊，則徂徠山將盡，泰山在目前矣。

至章夏打尖。大道循河而行，詢之土人，此河名葛乙河，其源自汶水分出，而雜以泰山各溪壑之泉，下遊入大清河也。

將直隸地圖細閱，略考水道，約直隸大河，不由東西淀而入海者，凡三：曰南運河，其源爲山西之清漳水，濁漳水，河南之衛河，山東分汶，北流之運河，逕流至天津入海。曰際河，其源出蒙古，過承德府，至永平府之際川入海。曰北運河，其源出於古北口，稱石口外，至密雲合流，又匯以昌平州之水，玉泉山之水，南壩子之水，至天津入海。由東西淀而入海者，凡四：曰豬龍河，其北源出山西之代州，南源出平定州，至衡水縣分爲兩支，均經東淀而入海。曰西龍河，其源爲無極靈壽之滋河，阜平新樂之沙河，渾源靈郡之沱河，至祁州合而爲一，經西淀東淀而入海。曰白溝河，其源出於房山涑水，又匯揚州之易水，乃經西淀東淀而入海。曰桑乾河，其北源出於蒙古，經過宜化，其南源出於朔平，大同，至保安州，合而爲一，至懷來縣入關，經東淀而入海。本年桑乾河決於蘆溝橋，以下至



李未塞，故雄縣積水未消也。（以上戊辰十一月）

將看永定河工，行十二里，至玉皇廟茶尖，旋行三里許，至灰壩看減河。減河原所以減洩正河之盛漲，近因正河之身高於減河之堤，遂至減河反奪正河之全溜，而正河乾枯，積沙日高，減河下遊，亦疑塞矣。旋看南上汛第九號，該處爲前裘文達公擬開壩河之處，距灰壩僅八九里。灰壩減河修復，則此間不必再開矣。旋至南上汛第十五號閘仙岱看決口。該處於戊辰七月潰決，至百五十餘丈之寬，已於去冬修築，現存口門七十餘丈，須於二月興工，三月底合龍，乃爲得時。旋回至南上汛署打尖，尖後行二十餘里，至龍王廟南下汛署內住宿。中間過小青河一道，深僅尺許，又於下游過河，卽永定河決口以下之流也。

至南下工十號，看去秋新堵閉之決口。蓋去年七月初七日，在該處決口，是日又在上游閘仙岱決口。此口無水，旋即修堵，余嫌其單薄，須加倍也。辰正至南二工十四號打尖。中飯後看金門閘，係乾隆三年建，亦滾水壩也。旋至南三工十三號，看已廢之草壩。此處本不應有工，惟十一號兩邊坑塘甚深，余雖未下車，心憂其險。旋過乾河，至北岸三工，看已經堵閉之旱口。此處緊靠北隄，有一深溝，正河分溜竄入，溝不能容，以致潰決，頗難施工。旋至第十二十三號。此處河如「之」字，初向北，則十三號當其衝，折而向南，則南四汛當其衝，故兩岸皆險也。午刻在金門閘龍王廟拈香行禮。申正在十五號龍王廟拈香行禮。旋過乾河，至南四汛署住宿。此處至固安縣八里。

至龍王廟將軍廟，先後拈香。看南四工四號險工，卽昨所看之「之」字河也。旋至九號看隄。自九號至十二號，河身極窄，切逼南隄，河中隆起高土，如埂如山，高過南隄，寬則數十倍過之。若非剗挖河中大埂，南隄三四里，極可危也。旋至十七八號打茶尖，看大壩。此處於上年三月決口，四月堵塞，將合龍而不成。八月上流決口，此處

河乾，乃築大壩，避坑塘之深，棄原隄不用，而於河中另築一隄，約五里許，開一引河，余嫌其淺窄也。自南四汛二十號起，至南五汛十三號，隄卑不過三四尺，寬不過三尺許，土牛高不過二尺許，真同兒戲。至十四號汛，暑打尖，飯後至南五工十七號看險工，至南六工十二號變營住宿。

至南六工十七號，該處無工可查，但旗民貪佔遊河沃饒之地，紛紛至戶部呈報升科，據爲己業，亦一勘視。旋至南七工四號，此處爲上年決口之處，內外坑塘甚深，河身中有一大洲隆起，其高過於南隄，土膠而堅，洲之南隄之北，僅十餘丈，不足以容河身，又曲折迎溜頂衝，極可危也。再下二三里，看六七號新開引河，於河身堅土中，生開一河，底寬僅四丈五尺，面寬僅十二丈，深僅一丈四尺，斷不能容永定河之全溜，聞此下十六里，并無河影，純仗生開新河，十六里以下，雖有河影，而節節高仰。計永定一河，非處處開挖河身，別無良法，甚可憂也。

至新橋打尖，此橋本琉璃河水。今永定河於南上汛十五號決口，竄入琉璃河內，時有水泛溢民地，如新橋附近，則泛溢頗寬。適費觀察送到所勘新城、雄縣、文安等處河道圖說，閱看良久。大抵直隸水患有二：北則永定河決口，竄入大沽河，而新城、安州、雄縣受其害，南則濠沱河改道，不入子牙河，而竄入滄水，而深州、饒陽、任邱、文安等處受其害。又聞麥稼已壞，無可挽救。水旱并災，民困已極，焦灼之至。

途中見麥稼爲旱所傷，高不過二三寸，節氣已屆收割，而吐穗極少。間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亦可觀。稽康所云，一溉者後，亡信人力足以補天事之窮，然百分中不過二三分，餘則立見黃稿。縱三日之內大雨，亦無救矣。目擊心傷，不忍細觀。

至南七工四號，驗收引河工程。正月所看之坑塘已填，隆起之沙洲已栽去雞嘴，又在洲旁挑一引河，使大溜不得直薄南隄。第一段引河，一百四十五丈，口寬十二丈，底寬八丈九尺，至四丈五尺不等，深一丈二三尺不等。

凡行二十里許，至十五段工程，丈尺均與第二段相同。至龍王廟拈香行禮，又行一里許，看十五段之末一截，則口寬僅九丈，底寬僅四丈矣。至十六段，則口寬僅六丈，底寬僅三丈六尺矣。自此以下，余因病不能往，聞十九段口寬僅三丈，底寬僅二丈，不復成其爲引河矣。旋回小惠家莊公館，往返約五十里。

看南六工十三號、南五工十七號兩處工程。至南五工十四號沉暑打尖，旋看南四工十八號以下之引河。大約口寬八丈，底寬三丈二尺，深一丈五尺。如此者七里許。以下再開溝工七里，則更窄更深。以上至引河頭，則口寬底寬各加二丈許。旋看十八號大壩，頗爲堅實。又看十二號工，切坎如上法。南岸做挑水壩二座，亦尙得力。又看九號工，靠河北坎，裁去雞嘴，開挖引河。申正二刻，至南四大公館住宿。

至新橋打尖，卽正月二十五日打尖之地也。飯後行五里許，至民間辦捐。決河亦於初七日合龍，約夫役二千人，費錢萬串內外，不發官帑，余因賞錢四百串。

由曹各莊起行，至北下四合龍處所，再一細看。旋過河由南岸行走，順引河而下，看中泓新挖之處。卽摺中所稱張家墳一帶中泓也。原河極爲灣曲，今皆挖爲直河，約二十里許。

至南七號看坑塘，卽前此之廢河，昨日所看新大壩之後身也。又行十餘里，至龍王廟拈香行禮。又行十餘里，至南七工十七號，新挖直河，亦截灣取直之工也。

順永定河而下，行十餘里，與大清河相匯。崇地山侍郎厚來舟次，與之久談。至船頭同看與北運河相匯，旋又與子牙河相匯，入天津之圩圍。又與客人船一坐，旋至望海樓與南運河相匯，兩河同向北流，名曰海河。入海河四箭許登岸。（以上已巳）

至車邏壩，余甫起早飯後，登東岸，看車邏臣閘。劉受亭程敬之兩觀察隨同閱看，餘官同應者頗多。閱畢後登

舟行六里至新塢，卽程敬之今年所修之工，長六十六丈，寬六丈，正月四日興工，七月二十五日告竣者也。椿之排於海漫石以下者，不可得見，其得見之椿三層，每層二排三排不等，釘法尙堅，海漫石亦堅實，兩頭塢牆亦穩。又看南關耳閘，至監工棚內一坐，茶畢，又至工廠內一坐，卽程敬之住廠也。

一至馬棚灣登岸，看隄工，卽同治七年所修者。當時冒雨興工，礎築不固，今面上碎石已多，毋錮石下之土，亦被水密，卸入湖中矣。急須修補，而估計需五萬二千串之多，又難於籌款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移居新衙門，卽百餘年江督舊署，亂後洪逆據爲僞宮者也。本年重修造，自三月興工，至是粗竣，西邊花園工尙未畢。雖未能別出邱壑，而已備極宏壯矣。早飯後移居至新署儀門行禮，大堂行拜牌禮，旋至各處觀覽。

登福山，望內洋及對岸之狼山。山頂有碑臥地，因土人誤傳高爲殿山，其下小阜爲福山，特立碑以辨其失言。高者實福山也。

六月初八日，梅小巖孫琴西請遊後湖。辰正出署，至太平門城樓小坐。同遊者爲薛慰農、山長桂躄、亭觀察。旋出城登舟，行七里許登岸，至老洲湖神廟一看，小坐半時許。午初二刻，返棹。清風徐來，一散炎融之氣，荷香撲鼻，不以盛暑爲苦。回至太平門，升輿進城，至妙相菴。未初二刻登席，酒半大雨，席接荷池，雨盛荷喧，景物清快。席散又在廟中遊覽，出廟陸行三里許，至蓮心橋登舟，行八九里許，至大申橋小泊，點燈。余船張燈八十三炷，同行之船各張五六十燈，及十餘燈不等。行至下游，遇商民燈船，約三四千號，燈最多者，與余船同。喜復略見太平景象矣。（以上辛亥）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榮哀錄

祭文

一

黃翼升

嗚呼我公！百世之師，文章可聞，性道難窺；文章之顯，乃在功名。破百萬賊，復數百城，拯民水火，貽民樂利；廩有餘糧，野有滯穗，或俊而秀，曰膠與庠。善我在止，蘭芷升堂，公之勳德，語焉難詳。識其大者，衆口琅琅。翼升從公，戎事伊始，草屨布衣，枕戈而起。公謂汝能，俾整其旅，淮揚總兵，長江開府。屢擢於朝，不十年耳。翼升何人，當斯重任，倖免貽羞，恃公成命。公在軍中，履瀕於危，惟堅惟忍，實濟我師。公治江左，清靜無爲，一笑一嘯，化神若馳。公治畿疆，有嚴有翼，百吏奮興，頑廉懦立。帝眷三江，還公於南，引疾不可，坐鎮其墟。民瞻公來，望塵而喜，祝公百年，長我孫子。豈期一疾，遽展雲駟，醫不及藥，巫不效靈。寶光燭天，微雨清塵。嗚呼哀哉！公之去來，蓋有所爲，既濟艱難，遂遺榮貴。所難堪者，官府吏民，執裨上理，執活斯人。矧在翼升，恩同罔極，廢卮陳詞，涕沾胸臆。嗚呼哀哉！

二

梅啓照

嗚呼！春黯江南，星沉箕宿；音集堂槐，望擢梁木。椽猶存，儀型空闕；萬禩難追，百身莫贖。中外心傷，軍民巷哭，矧屬門牆，哀情彌篤。恭維夫子，瀟湘秀毓，衡嶽靈鍾。匡時良弼，當代儒宗。經綸滿腹，兵甲羅胸。德崇忠孝，學擅清

通，操持冰雪，氣度雲霞。謙以接物，儉以傳家。履仁蹈義，存誠閑邪。言坊行表，白璧無瑕。詞館翺翔，爭呼才子。文柄主持，華稱得士。躋位卿貳，鵬翮高舉。應詔陳言，龍顏有喜。忽觀閔凶，杜門讀禮。髮逆猖獗，見義而起。創立楚軍，旌旗肅穆。天子知公，大事可屬。授鉞專征，焚香枚卜。乃統鷹揚，次第規復。感恩圖報，殺賊亡身。大小百戰，用兵如神。十年飲血，千里無塵。東甯重奠，爲國爲民。飲至策勳，黃扉正位。穆穆侯封，世襲罔替。日月雙輝，翎飄化翠。載進宮銜，推恩子弟。三江鎖鑰，首推寇公。一蒞再蒞，治理雍容。沛以甘露，噓以和風。視躬何約，艾何物豐。偉哉元老，帝倚如山。馳驅南北，宏濟時艱。鞠躬盡瘁，力竭身瘵。恨無靈草，可駐仙顏。晉澤所敷，罔不追憶。召伯之棠，株株凝翠。峴山之碑，人人墮淚。方之於今，其情豈異。純臣忠愛，倦倦君王。一封遺表，慮遠謀成。身歸泉下，心在帝旁。鼻謨說命，訓詞煌煌。九重知己，一代元良。飾終令典，逾越尋常。易名晉秩，爲國寵光。有丈夫嗣，名秉義方。名登農部，譽噪膠庠。貂蟬滿座，象笏盈牀。明德之俊，百世其昌。惟予小子，受知最早。廿稔從遊，離多會少。三載秣陵，重親道貌。方冀長依，渥邀鴻造。胡沾微疾，遽返於天。所嗟永訣，竟無一言。代陳遺疏，哀更纏綿。楚些空賦，泣涕漣漣。嗚呼！穀雨淒淒，花風漠漠。淚染杜鵑，聲悲白鶴。嗟我哲人，芳型難作。敬奠椒漿，惟虔惟恪。有疏載奉，有酒載酌。夫子有知，尙其來格。

三

孫依言

嗚呼！昔子瞻之祭歐陽文忠，其詞有曰：「民有父母，國有耆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懼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予嘗讀而傳之，以爲此固子瞻之知言，而自右大臣，魁閣正直，非如歐陽公者，誠不足以語斯。而又疑此鉅人之持出，殆將曠百世而庶

幾不謂有我公之卓絕，及我生而得見，而又獲親炙以追隨。嗚呼！自古聖賢與夫豪傑間出之士，其所以有爲於世者，固欲符其志之所斬，而其事之能濟與否，則常視乎所遭之幸不幸，而非人力之能施。方公之以兵部侍郎，督師鄉里，因湖湘之衆，用彭楊李羅之才，轉戰十年，而遂以覆狐狸之窟穴，拯東南之孤雛，此其功名之不世，固歐公所未及爲，而其文章之恢奇浩瀚，學術之廣博精微，貫古今於懷抱，羅百家而兼該，以視歐公，又可謂齊驅並驟，殊塗而同歸。於歐公當明道慶曆之間，雖亦嘗困於夏竦藍元震，遷謫而憂疑，而自仁宗之末造，歷英宗之首基，由臺諫登侍從，掌帝制，筭樞機，其立朝執政，固嘗歷歲移時，而史亦稱其左右兩宮，坐鎮四海，蓋白首而不衰。至其同時大臣，如杜富韓范，皆志同道合，左絜而右提，而石介曾鞏蘇轍蘇軾之徒，又相與切磨以道義，揚厲其光輝，是其才未必果盡所用，而其志可謂不謬所期。嗚呼！以公之大度偉略，深謀遠規，使其所遇之幸若歐公，當太平之無事，處密勿以論思，則其所以引吾君於恭儉，挽俗世之浮薄，收天下之豪傑，謹安危之漸微，必有以光列聖神武之烈，爲萬年深遠之貽，而又東西奔命，與兵終始，不敢告勞，遂至盡瘁，名爲宰相而不能日與朝廷之謨議，功侔周呂而不能盡如蕭曹之指揮，挺危蹤以孤立，恃聖主之獨知，彼流俗之無識，或貌敬而心非，而淺夫之憤媚，甚至於負恩忘義，騰訕造謗而不自知，其爲翼轂而胎鱗，故世之論公，以謂其皇皇若弗及，戚戚若不怡，由功高而志下，亦道尊而氣卑，而我之窺公，則固知其內視一己，實有未滿之素志，外觀斯世，尤有無窮之憂危。嗚呼！昔子瞻之從文忠游，也有子由以與之偕，而我之得出於公門，我弟方將使指而南馳，當文忠皇帝之初元，公方請復講書之舊儀，而大臣有不然者，我弟獨密疏力爭，以爲此忠臣之至慮，邇治之綱維，及我弟爲小人所中，我方從公於軍中，獨召語我而累欷，至於今已逾十年，我弟方有以自得於山巔水滸，而公之倦倦不已，猶欲引而置之殿墀，嗚呼！此其道義之相契，亦何待於執几杖以趨陪，矧如予之無狀，視子瞻固無能爲役，而飄搖

江海，又一時所棄遺，豈爲公之推穀？屢再味其言之，雖舉世皆嫌其愚直，而公獨以爲無瞻顧而依違。嗚呼！越吳瘡痍，戎方譟歎，大東杼柚，極西鼓鼙，大任側席，重華宵衣，何一老之不弔，又孤生之無依，然則予之所以爲公齋咨涕洟，亦何以易子瞻之詞曰：「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四

錢應溥

崧嶽降神，實生申甫，衡山巍巍，濯靈湘楚，篤現我公，兼資文武，提挈網維，奠此土宇，若士農工，爰及商賈，以引以翼，無不得所，海涵江深，恩洋德溥，騎箕忽逝，遐哉千古，惟公一身，伊呂臯夔，三代而下，孰與等夷，溯自通籍，洎贊繪屏，垂四十年，衆望咸歸，我弒大難，身繫安危，奇功偉烈，樹之豐碑，摹繪日月，莫贊一詞，小子不敏，請言其私，庚戌之歲，挾策上都，大賢門下，幸獲步趨，詔我經術，折衷漢儒，最我言行，軌範程朱，自是過從，無間晨夕，邵袁龍契，嗜書成癖，容我參語，謬附混籍，期我遠到，金門射策，羊公舞鶴，環毳鏃，三載春明，迅馳鉤際，公歸梓里，烽火連驛，義聲所樹，無避金革，我公簪毫，樞垣奉職，屢讀公疏，雄詞藹關，軍事成敗，驚心盪魄，百折不回，躬自貶責，俛望衡雲，神馳彤隔，曾幾何時，春秋十易，曰惟庚申，吳越糜爛，軍書旁午，鄉音中斷，情急南歸，奉親避亂，辛苦賊中，先死參半，涉海溯江，戢影私館，自分此生，草間逋竄，忽奉公書，招赴戎幕，命司章奏，欣然有託，娯侍高堂，天倫至樂，洎溯京華，依然如昨，先子積學，校書萬卷，公夙神交，而未識面，比來皖江，歡然相見，躬造敝廬，傾談不倦，材官走卒，亦疑亦羨，及我居憂，生芻來奠，溫語拊循，深情繾綣，至今思之，淚下如霰，上元甲子，大功告成，相從東下，卜居江城，追維疇昔，始慶更生，將挽金河，洗此甲兵，猶有餘靈，蛟鱷縱橫，皇帝曰咨，命汝北征，席不暇暖，奉詔卽行，我乃隨待，水驛山程，亦云負笈，匪曰請纓，由徐進淮，是類是禡，舟師十萬，星夜速駕，巨浸稽天，洪流怒瀉，時維朱



夏，雷騰龍下，森風忽起，黃河激射，胸臆傾危，萬衆色訝，急視公舟，公猶整暇，共歎艱難，能以誠化，公曰不然，是殆天假，舍舟而陸，移師周口，惟此要區，擇險而守，賊衆如蟻，壞堞左右，公夜讀書，聲壓刁斗，萬柝噬聲，惡風退走，琴書却敵，斯直新購，帝眷南服，資公坐鎮，治軍民治，同一忠藎，我達晨昏，二年缺訊，歸諗母氏，新霜添髮，惟公錫類，伏公威信，遠遊遄歸，曾無悔吝，畿輔重任，非公莫屬，建節重移，北門鎖鑰，我戀庭闈，欲行又止，公體人情，坐語移晷，祖道澹然，味苦彈徵，身滯江南，天未延企，手札時來，捧誦竊喜，自公之去，民望若霖，祝公之來，公果重臨，歡聲雷動，萬口一心，大裘庇遠，冬日愛深，謂可永載，有如高岑，何圖一載，陸障雲霄，樞鈴芸掩，殊斗光銷，悲雨泣晝，長虹燭霄，街衢聚哭，薦芷焚椒，天胡此醉，福不爲徵，憶出公門，歲星兩周，親持几杖，十載勾留，涓埃徒矢，高厚莫酬，數公寮幕，將相輩出，曾不數年，蜚英騰實，嗟我鷲下，半生彙筆，願從公久，情誼專一，正論微言，窺公慎密，談諧談笑，樂公率直，疏稿滿篋，點竄塗乙，一字推敲，墨無旁溢，忍淚檢尋，音容髣髴，公手扶雲，公心捧日，天鑒忠誠，新宮久待，千秋萬禩，是主是宰，一瓣心香，告升鼎籍，雲馬風車，神兮期在！

## 五

陳艾

嗚呼！功被南服，續紀太史，德洽數省，淡人肌髓，走卒婦孺，咸愛沒齒，能言之流，掛漏無似，艾以迂拙，銜恩知己，自述梗概，敢辭弁部，共遭時亂，避地祁門，敝衣蹣跚，就食城垣，先達說士，謁公行轅，草茅真率，寥寥數言，公喜我樸，大笑髯掀，時有專局，表公忠魂，俾我尸之，紀述粉審，月分廉泉，使市雞豚，上奉老母，下逮兒孫，饑者告飽，寒者告溫，籌筆偶暇，經史討論，教誨懇至，引入籬藩，譬從岐阪，下就平原，公名善誘，忘我庸昏，艾也不才，無干時志，公謂此人，泊然名利，惜其少藎，或爲質累，置之膏腴，不備不醉，置之繁劇，不苛不媚，果以狂愚，孤行己意，公鑒其誠，

屢易善地。公善任使，艾實非器。我之疏直，宜老江湖，屢塵春牘，綰符使符，自顧未信，勿敢濫竽。公昔入覲，并辭樵蘇，迺蒙加禮，遂其哺烏。公名知人，忘我之懦，兒子嬰懦，未露頭角，公謂美質，資之使學。老師碩彥，俾從商榷，金入於範，加以磨琢，綆短汲長，負公先覺，公名無私，私其樸怒，舉室銜恤，敢忘其朔，嗚呼哀哉！我一書生，惟事丹鉛，就章服之，守牧比肩，孰歛食之，有粥有饘，孰啓迪之，服膺儒先，茲母介弟，免於顛連，渥何恩禮，十有三年，我雖愚魯，敢忘膺拳，報德無日，攬鏡華顯，寢門一痛，公鑒其虔！

六

忠義局

天眷聖清，日月重光，星精垂曜，降於南湘。卹乎炳明，卓上紫宮，風搏九萬，抑畏鞠躬，儉德服士，權盛不斃，并絡之郊，湖漢之沚，西至南金，作貢天子，銘几箴屐，聖人有喜，俚佐亂民，盜兵潢池，驕師縱之，匪怒而讐，公銜帝命，爲簡之師，退蒐衡陽，迺創繼臚，止則鉅防，逝則奔馬，風震滿空，陶其來下，左睨洪都，右沸江夏，使賊肝鬪，懇焉九野，士氣如劍，或浮或沈，公爲歐冶，契合於深，會有天機，拔植高岑，窅然位分，見者傾心，始迹洞庭，喋血彭蠡，欽承大符，斧賊臙脾，益陽欽之，賊有心肝，介弟劊之，鼻巢獍穴，燔之膾之，瑣兮遺黎，甘雨霽之，帝祚偉烈，誓河苴茅，公開東閣，吐握英豪，鱗介在遠，憤不敢蟻，德量所涵，島嶼畢包，網繆百里，定奠田植，神有秩祀，婆有穀食，類宮類羽，澤宮較射，國殤甄錄，書林畫式，萬井俾臚，相忘帝力，大福不終，鞠凶吾人，春相同轍，銜恤舊恩，聲皆徹天，派皆徹怒，仰瞻箕尾，四顧怒焉，中國有鑿，豈止其身！

七

江南官書局

嗚呼！公之生也，天固將以大任遺公，當其立朝而侃侃，人已知其不苟異不苟同。及粵事之起，毅然舉義，雖疑謗交集，而自矢其孤忠，創水師以剿賊，沿大江而遂東，歷百戰以至皖，屢瀕危險，而賊亦潛避其鋒。惟其推心以置腹，故自僚屬將帥，莫不踴躍而樂從。於是知師干之總，非公莫屬。此所以盪平吳越，而卒收其功。嗚呼！公雖有衆人之寡，固已疲於戎行之十載，况又盤根錯節，無一日之息，而往來奔命於南北之衝，以江南之艱鉅，當大創之後，維持補救，豈敢安坐鎮而自比於哀憫？此其未臻於上壽也。蓋鞠躬盡瘁，而不由於六氣之沴，二豎之攻。嗚呼！公之器識度量，遠超乎世見之外，故其和氣謙德，實能自忘其功業之盛，與爵位之崇。其於文章學問，洞悉本末，每自視欲然，與人爲善，而亦不眩於門戶之諷。其接物也，靡義漸仁，而使之自化。其垂訓乎後嗣也，諄諄乎惟義利之辨，伎求之戒，而孝弟之是宗。此不特古來將帥所未有，卽古來名人大儒，亦尠及其從容。固宜邀殊常之曠典，而特諡於九重。嗚呼！黃流洶洶，西寇猶訐，陸有跽龍，蟻有伏戎，假我數年，庶諸患息，而元氣漸充。乃一朝而長逝，使天下感喟於無窮。嗚呼！公已往乎？彼野哭仰睇者，徒見光焰之燭空，其騎箕尾而上升乎？將臨照乎斗牛之分。全吳士庶，永託於崟嶮。

## 八

李傳猷

嗚呼！我公之生，六十有二年，心憂勤而匪懈，法天德之乾乾，學惟日其不足，力以久而彌堅。宜百年之逢吉，何乃創生之遽捐？嗚呼！公之道德，孔孟之亞，公之經緯，望散並駕。公之憂樂，後先天下。公之文學，四科游夏。公之心志精神，全銷磨於戎馬。當夫義旗初建，公誓不還，開誠布公，延攬英雄。天下已定，自視欲然，彌綸宇宙。公何加焉？及至元老北覲，犬戎內亟，公曰：和戎實維全局，籌謀在握，衆口交非。公之精誠偉抱，不以物論移。然天下識與不

識。至今無不服公之心而畏公之威。嗚呼我公！天子是保，風雨颺搖，賴茲元老。桃李滿門，公是師表。羣疑衆難，待公而掃。譬猶日月經天，而邪枉無不照；又如華嶽鎮地，持重而天下不撓。維公之生，嶽嶽降神，及公之沒，天地晦冥。黃童白叟，嗟予誰父。天子曰咨，奪我良輔。聖哲開先，公啓厥後。有公則華，無公則陋。豈天不欲治平天下，何令我公之不壽？不肖侍公，歷年二紀，宦游京洛，伊誰知己？非受教於門牆，將抑鬱而誰語？胡千里以尋師，乃匍匐而哭吾夫子。吾不爲一身而悲，恐天下之患，嘗從此始。

九

張裕釗

嗚呼！嗚呼！自炎劉，芒芒百代，光岳之精，銷鑠敗壞。挈往梭今，百靡一逮，妣如子姬，邈乎寧再。孰謂並世，欲遷我公！謝羣絕倫，奮起湘中，遂度千載，蹈古比隆。惟公懋學，三代與期，六經百家，窮源汎涯，導達漢宋，藩決途夷。於天地人，靡與不覩，炳爲文章，遷雄諧唯。惟公經務，洞見治機，曰惟五禮，哲王之遺。及兵與食，國之大謀，古稽而合，今施而宜。千聖之心，仰而思之，公之得人，爲天下憂。文武鉅公，麾纛旛旒，峨冠大帶，著彥會會，旁逮羣碎，壹足褒者。若金競耀，容於一治，公之寵亂，再造九區。忠誠饋餽，雲龍升扶，手提萬衆，摧蕩凶渠，南掩揚越，北盡汝水，西指崑崙，東至於海。六寓寰開，天地清泚，老涕濡臙，絕蘇旣起。凡公樹立，橫被八垠，極千萬億，橫目之民，枯公若父，嚴公右神。豈謂我公，睇若浮雲，獨居深牘，臭眇其津。衆之所駭，公之所貽，跋公莫至，夢鼻想襲，壓壓其邁，戰戰其危，贊元消滌，潛運密移。天眷聖清，庶其予同，孰謂我功，我其敢知。孰謂我罪，我其敢辭。公平卓越，輒其在斯，徵烈之多，乃公糠粃，人之不諫，云公逶迤，吁嗟近古，曷則躋茲。如何奄忽，天實凶亟，九重震悼，萬姓雨泣，矧我小子，靡所比似。薄陋拙滯，世之所棄，辱荷公知，區區文字，譬海納川，我乃捐澹。暇日請謁，公屢色喜，評權古今，往往移晷，嘉我誨



一春噩夢多，奇險吁可怪；抑鬱困五衷，事恐關成敗。果於二月初，我師薨於位；倉皇駕輪舟，撫棺盡哀思。回憶壬子冬，長沙甫隨侍；忠節於壯武，治軍本初試。掃卻桂東塵，一軍分作二；忠節援西江，壯武留重寄。我效哭秦庭，如粵乞芻糝；重九返衡陽，下游賊復熾。草草起異軍，岳陽敗塗地；慘澹圖振興，持籌事不易。破竹下武昌，差覺強人意。豈期到澤陽，兵機又復滯；舟師陷蠡湖，岌岌如已棄。我速赴經營，隻身策單騎；就餉灌嬰城，師亦來駐營。茫茫一旅師，百折幸不墜；四塞盡陰霾，不獲通一字。我分武昌軍，立意擣臨瑞；與師歷艱辛，性命聯指臂。從此下南，羣賢日紛萃，名王報生擒；爵賞次策議，媿我分寸勞。亦行忝省使，聞師撒手時；光明遍世界，東南抵定功。明詔予特諡，助可史館書；像可凌烟畫，費盡一身心。獨完千古事，皖省崇新祠；願師顯靈異，雲中甲馬來。椒醪飲一醉，若報知己恩；終身奉血淚，若念訓勗言。隨時肅膜拜。

二（送樞南歸泣賦）

吳坤修

人生重氣誼，遑問生與死；拔擢衣冠族，照耀與台軀。此借朝廷恩，乃娛勢利徒；若遇有志士，掩口先胡蘆。所重在心許，可恥是面諛；一言如人骨，百折任嚼膚。我憶廿年前，無端學奔趨；一登湘鄉門，從此無歧途。勉我繼南塘，或與崇庵俱；萬人紛如海，獨覺禮數殊。時忽遭羣吠，暗暗相提扶；卒令風波下，不爲斧鉞誅。手書一一在，責爲君子儒；浮名不輕加，使人無詆誣。常舉鳴鳩詩，書紳作良謨；即此師弟情，金石不能逾。一旦棄我去，逸焉等諸孤。瓣香亭一角，遺像飄長鬚；我挽心喪誼，晨夕慘號呼。本欲扶靈車，遠送渡重湖。一官如繫匏，進退難自圖；况值焦爛後，神衰貌亦臞。金視雲旗颺，江風嘯檣烏；一生知己恩，著想實鬱紆。寸心隨所往，化作雙飛鳥；倘過古城南，往迹尋一隅。辛苦不可說，吾師慘也無。（昔年兵挫，曾駐營於此，力圖振興。）

三（祠堂落成紀事）

吳坤修

皇帝御極初，辛酉八月朔，璧合與珠聯，祥瑞皆駢集。惟時老湘軍，圍皖加嚴急，卽於是日曙，城克賊就促。火速露布聞，兵威誠卓卓，次第平東南，厥機在此著。今聞我師薨，萬姓咸感泣，清以古雙蓮，立廟祀褒鄂。救民水火恩，權作銜環雀，我請達帝廷，與情未可卻。豈期甫定基，腦毒使繼作，每於呻吟中，指畫嚴匠約。神工鬼斧併，頃刻起樓閣，師恩入人深，衆工頗踴躍。按限告成功，莊嚴復式廓，製曲將迎神，一一合禮樂。師曾駐行台，高樓樹一角，早晚坐其中，憑眺江與嶽，靈旗指日來，此舉必然諾。鬚髮動如生，清酒敬一爵，作詩告後來，有爲亦咸若。

四（哭師）

李元度

一夕大星落，光芒薄海驚；九重悲上相，萬里失長城。傳說騎箕尾，虎圖富甲兵，宗臣應祔祿，（公再造江山似）應援傳文忠，阿文成，張文和，例侑享大蒸。天語極哀榮。

獄獄擎天柱，南衡鎮上游，靈鐘肅相國，地接蔣恭侯。（湘鄉自漢蔣公琬越，二千年乃生公。）名士無雙略，儒臣第一流，早聞議大禮，讜論已千秋。（宣廟賞配繡帕，公有特見。）

五管紛蛇豕，黃巾匝地橫，直隸萌渚嶺，趨踞石頭城。宿將皆迴席，詞臣獨請纓，書生萬人敵，終作李西平。墨經登壇日，江心戰血紅，孤軍奔屢北，百折水仍東。妖霧迷銅渚，弋船燼石鍾，蒼黃授遺檄，裹革誓完忠。（靖澗之敗，公草遺疏遺檄各千餘言，手受元度。）

自駐章門節，重收劫後基，代肩常局任，誰餉客軍飢。百戰摧嵎虎，長江創水犀，匡廬峯萬丈，應續紀公碑。

血戰規江左，功成背水餘。出師諸葛表，奏捷令公畫。將相盈門下，美夷間起居。弟昆同錫士，褒鄂比何如？  
 壁立門千仞，臣心水共澄。二難領鐵券，三度鎮金陵。薄海未蘇息，餐波尙沸騰。知公憂國淚，泉路尙沾膺。  
 白髮門生在，荒江作幸民。平生數知己，當代一元臣。諧謔饒天越，文章最替人。（蒙改削散體文十三首）  
 心博陽第無復吐車茵

記入元戎幕，吳西又曉東。追隨憂患日，生死笑談中。末路時多故，前期我負公。雷震與雨露，一例是春風。  
 慈母雖投杼，還邀解網仁。烏瞻容反哺，驂贖閱勞新。公治云非罪，曾參未殺人。至今披疏稿，汗背泣沾巾。  
 一別十三載，相思欲斷腸。偶蒙作元宴，猶似訟陳湯。（賜序先正事略，猶昭雪前事）有約遊吳會，無緣拜後堂。因爲效端木，築室獨居場。

昭代五文正，惟公踞斗魁。孤忠能治國，天性最憐才。青史無遺議，蒼生競述哀。程門今已矣，立雪再生來！

五

張文虎

公薨五經月，痛定益哀思。天簡三朝輔，風清百世師。純忠無矯飾，實惠善因時。正有蒼茫感，人間未盡知！  
 千秋論名士，未必古今同。遇勝李忠定，才餘韓魏公。及門多柱石，拔萃到嚆鏜。驅策無凡馬，知應冀北空。世人  
 於一得，方寸已張皇。學問融虛抱，勛名入坐忘。海波寬並育，秋月靜無芒。心法忝求戒，能遵道自藏。（遺訓有仗  
 求詩二首）

十載江南北，侯門久濫竽。多聞稱過實，寡欲許幾儒。（戊辰贈句云：多聞遠企劉中壘，寡欲差同徐偉長；又嘗  
 謂有儒者氣象）目斷啼丹旆，情深繫白駒。（去春辭席堅阻）湖山遺像在，和氣見眉鬚。（莫愁湖華嚴庵暮



公遺像，笑貌如生。

六

薛時雨

天教元老備哀榮，一夕台星殞石城；報國此身無缺陷，留公寰宇合澄清。人懷君實多私誅，帝比希文受大名；事業蓋棺方論定，熙朝信史有真評。

唐宋中興事本殊，時艱端賴重臣扶；但教捷伐殲羣醜，依舊軍書拱帝都。諸將有才歸來袋，先皇獨斷壹軍符；功成灑淚何人覺？一片孤忠念廟謨。

擎天柱石鎮江南，鑒定終能大亂戡；萬姓瘡痍恩再造，十年休養節持三。郊衢尸祝銘遺愛，士女香花播美談；盛世酬庸崇祀典，鄉賢舊澤合同龕。（專祠擬建四松庵，庵爲陶文毅公遺蹟。）

卽談小藝亦超倫，小隊頻過訪部民；蘭玉清芬同北面，（公子栗誠壻陳松生，受業余門。）烟霞沈痼添西賓。盛稱助德非私誼，懷望乾坤少替人；我率孤寒八百士，生芻莫罷一沾巾。

七

戴望

陽和變秋氣，衆木失雲陰；毒霧朝含日，流芒夜值心。千秋喪遺愛，四野聽悲吟；不用明公出，東南久陸沉！十載蚩尤亂，天教力牧平；助猷垂故府，感痛有儒生。多士忘矜式，中朝思典型；更憐三百戶，婦孺涕交縈。（公設清節堂，以養孤嫠，薨之日，皆行哭失聲。）

南獄天開運，如公首降祥；盛名况新建，清節擬汾陽。豈特中興冠，還爲昭代光；郁哉文字富，道味溢篇章。

古稱三不朽，公舉足當之；欲瀉長河淚，爲題頌德碑。九原誰可作？一藝愧相知。縹緲空堂上，論文憶昨時。

八

劉壽會

賤子戊戌生，公時登玉堂；束髮慕名賢，識公姓氏香。側聞躋侍從，嘉謨翊先皇；沃心丹屐箴，復有議禮章。流傳到家塾，展誦聲琅琅；大道無端倪，童稚味測量。先君有彝訓，辟咎疇能忘？公如在慶歷，韓范富歐陽；癸丑丁喪亂，烟塵浩縱橫；長江失天塹，東淮如沸羹。聞公提義師，間關起衡湘；又讀討賊檄，其言慨且慷。想公天人姿，冠世真豪英；霄淵乏梯接，景行不得望。幾年避黃巾，故園池館荒；先君抱漆經，烟水湖東隴。樵蘇貧客授，往依郭淮揚；淮揚甘說士，尺書遠寄將。公方勤師旅，禮辟有未遑；妖氛纏皖中，淮揚轉戰亡。先君爲字孤，賁廡東海旁；曾辭益陽招，公歎風誼長。辛酉克蘇州，越巖書促行；公時開東閣，延攬倒屣裳。賓席禮先君，清宴華燈張；賞奇到經術，師派談吾鄉。謂承文達緒，驂斬江焦汪；九流辨涇渭，四庫森戈鉞。貞固執純德，人物如西京；贊誦徧寮案，雅度何觥觥。或乃造鴛盧，深語移三商；八牖立躊躇，驚羨到騎兵。爾時樓船兵，江漢歌滔滔；介弟金陵師，連捷雨花崗。功名瀚艱虞，志晦用益明；草昧開經綸，文字芽初萌。乃義關儒館，魁頌來踟躕；雙髻外史書，抗迹願與黃。敦仁兼復禮，公學能頡頏；卷帙頗汗牛，沈靈二百霜。校理屬先君，異同參毫芒；叔錄刊誤書，落簡無迴更。尙論爲紀年，志事昭貞剛；燈火精廬中，纂述鉛槧忙。三元際甲子，吳會消濔槍；旋收金陵域，威弧燧天猥；戡定撫洪爐，再睹民物康。賓佐皆從公，東下治征裝；投戈乃修文，冬試開舉場。賊子海濱來，載筆意激昂；趨庭侍先君，謁公驟騎航。行卷進素業，獎藉超恆常；更及制舉文，謂可決榆枌。頗譽鳳條勁，深盼驥足驤；風雪揭榜夕，華燭瑣院光；岳牧咸在列，掾更如堵牆。唱名及賤子，名副鄉貢行；公聞有喜色，嗟惜不暇詳。豈此愛士忱，驚坐衆目瞠；垂翹夫何言？結感迴中腸。明

年公北征，合肥禱封疆，置局刊經書，續錄甄國殤。句當屬先君，禮遇與公衡。乃下金陵居，巷宅鄰青楊。賤子思請纓，從公涉徐方。眷戀庭闈深，羣季益望兄。報知竟無由，此意今猶悵。湘陰郭中丞，薦賢佐政綱。特奏先君名，教士宜上庠。中丞乏雅故，采譽因公彰。推剡不已出，淵識孰與印。丙寅公遠治，惠化蘇疲疝。再謁被溫言，嗟公鬢髮蒼。德業重勛勉，望繼公治良。會刊班范史，先君仍助勦。咨詢及政典，士裔兼淮防。石城重寓公，舉似通德閔。承歡被儒服，環堵羅酒漿。河潤及九里，公德難縷抗。旻天嗟不弔，鮮民罹福殃。痛憶丁卯秋，先君疾臥床。求獲荷公賜，難起膏肓。計達公怛驚，臨弔淚漬臍。撫視草土中，垂慈憫瘠疴。賻綬俾成禮，窆窆安北垵。仍籌生計艱，儒館職許懷。月分都府錢，饋貧資春糧。公曰汝家督，弟弱賴汝匡。好慰母氏心，門庭肅烝嘗。大業期不墜，家學宜續庶勤廉。二字箴植躬，在自強館中英彥萃。善贊先德芳，講習有所資。追琢成瑤瑛，此風高古人。誦義遍列卿，煢煢彥昇兄。不嗟葛屨涼，子子叔敖子。庶免負薪傷，仇書承先業。鑿楹珍繆繡，禮經考姬周。選舉探蕭梁，下逮肇城書。未云祛翳障，公願譽精善。掃葉見術述，別坐視燕閒。訓詞周勉灑，說經月緒言。講授示梯航，胡踐駁鄭元。狀物稽毛萁，轉注剗新義。段桂走且僵，筆扎手降頻。師資裁簡狂，己已奉詔書。保釐觀嚴廊，攀轅遍江左。祖道紛進觴，贈行製序文。分謂華實相，薄劣曷足珍。宏獎公意感，殷勤語後政。勿翦召伯棠，衰衣思鴻落。西北浮雲翔，奏記訊起居。答教來郵囊，注憶何稠疊。在遠念孤蔭，祝公或再來。南紀民斯慶，天鑿乎衆志。三蒞歲生庚，塗歌而衢舞。羣頌賢德滂，謁公意尤殷。爲言視茫茫，恩命懷坐鎮。抑畏懼莫當，問訊所校書。遺集徵思王，南朝廷壽史。討探業未央，瑣細及家事。嬖屈憐摧激，永言悼先君。年前值禪祥，再拜乞佳傳。杖公鴻筆敷，公許政暇爲。信諾無時價，更及左氏疏。祖庭學未昌，公願望續成。搦芬紅豈莊，念此茲露餘。才不中枳棠，六載實依公。陸危獲支撐，仲叔皆畢培。季也亦雋譽，家門荷再造。出谷天衢亨，方期翬翼水。葵藿傾午暘，何圖大星殞。巫陽來下迎，奔問哭寢門。雪涕紛浪浪，公乎

騎箕去，踞冥神，浪浪臯夔，志佐虞，李郭功與唐，公名在史乘，纂言蓋作郎，無待賤子陳，蜩螗師鸞鳳，報德今無階，禮有府主喪，陳師贊以哀，輟翰心徬徨，公靈其鑒諸，叫雲排天關。

聯

一 二十年患難相從，深知備極勤勞，兀矣中興元老，五百里倉皇奔命，不獲親承色笑，傷哉垂暮門生。

受業吳坤修

二 武卿可擬汾陽，可擬姚江，亦可擬瀟湘，衡嶽開氣獨鍾，四十年中外傾心，如此完人空想像，相業無雙，將略無雙，經術又無雙，蔣阜秦淮，大星忽隕，廿六載門牆回首，代陳遺疏劇悲哀。

甥陳濟遠

三 貳室共趨庭，慈顏雨露，雅訓冰清，配席前無限提撕，彷彿春風沂水，弱齡窮陟謁，元老助高，國殤骨冷倘泉下有緣晤語，淒涼明月江天。

浙江知縣王厚堂通判陶寶善

四 未職荷裁成，北斗山高，方欣大厦瞻依，服教久欽文潯國，鞠躬真况瘁，南天星隕遽失中流砥柱，傷心如喪武鄉侯。

江蘇記名道江清驥

五 生民擬山海風麟，應五百年名世，歷廿四考中書，正學懋躬行，帝賴其助高柱石。

翊運際風雲龍虎通天地人爲儒立德言功不朽救時安宇內公誠無媿補金湯

六

衡嶽雲興大澤及天下。上台星隕遺愛遍江南。

受業章濤鱗

七

修謁甫歸來，憶精神步履，矍鑠如前；何期變出須臾，半壁東南驚柱折。考終緣福備，况道德勳名昭垂不朽，獨念恩承高厚，廿年依倚痛山頽。

廣東候補道程桓生

八

邁蕭曹郭李范韓而上，大勳尤在薦賢；宏獎如公，悵望乾坤一灑淚。竊道德文章經濟之全，私淑亦兼親炙，迂疏似我，追隨南北感知音。

小門生薛福成

九

相業贊中興，海宇澄清，賴矢精勤廿一載。師模垂後世；廉勤砥礪，敢忘遺訓十三年。

知府劉景堯

一〇

偉略佐中興，元老壯猷無與匹。高文留循史，人倫師表定推公。

晚生歐陽雍

一一

勳塞寰區，神歸河嶽。天奪元老，世失人師。

江蘇知府桂中行

一二

舊雨相親，歎廿年琴讀書聲，頓成往迹。大星忽隕，合四海通才碩學，共哭元勛。

內弟歐陽柄鈞

天祖神有靈，生公持挽中輿局。乾坤試環顧，濟世為難繼起人。

江蘇知府張兆鹿

有事君之小心，緯地經天，一代殊勳垂國史。惟夫子能先覺，周情孔思，千秋絕業在遺文。

受業劉翰清

功在社稷，澤在生民；盡瘁歷三朝，四海蒙麻，豈獨棠陰徧南國？馳其娛樂，恤其陵夷，敦交延兩世，十年飽德，從今葛屨泣西華。

門下晚生周世澈

地復荆揚，喜頻年物阜年豐，到處有賈祠樂社。

門生黃翼升

舉世託安危，生而為英，死而為靈，痛此時白馬素車，滾滾江潮流日夜。大儒作將相，先天下憂，後天下樂，看到處黃蕉丹荔，紛紛俎豆薦春秋。

江蘇按察使應寶時

民部薛時雨

一介臣休休有容，頻年變理餘閒，小隊出郊，炯憤向山中招魏野。萬戶侯綿綿勿替，當代元勳佐命，大名垂宇宙，豈徒江左誦夷吾。

章心復章瑞垣章瑞鈞章兆起

將相本師儒，武緯文經，真見大名垂宇宙，治平出修省，先憂後樂，豈僅遺愛在東南？

二〇

吏部林達泉

其功業卓乎李郭之傑，其文章總乎韓歐之長；名世鍾靈，一代棟梁宗岳麓；用天下財家不豐於資，進天下才子不顯於秩；至仁忘己，千秋俎豆配姚江。

二一

中湘歐陽兆熊

矢志奮天戈，憶昔旅雁傳書，道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竟歷盡水火龍蛇，成就千秋人物；省身留日記，讀到獲麟絕筆，將汗馬助名，問牛相業，都看作糝糠塵垢，拭開萬古心胸。

二二

中湘歐陽兆熊

平生風義兼師友，萬古雲霄一羽毛。

二三

員外郎曹耀湘

天挺人豪，經文緯武。道隨運往，生榮死哀。

二四

前湖北布政使厲雲官

待坐二十年，教砥行，教立名；真氣貫兩間，勳業文章稱不朽。抱病五六日，猶讀書，猶治事；大星隕一夕，民生士類痛何依？

二五

郭用孚

手挽乾坤，萬里梯航瞻上相。身騎箕尾，九重都佛失純臣。

二六

幕士孫芳與張燮昭

乘業佐中興，方功高晝日，名冠凌煙，從教衽席斯民，忽見神光斂泰斗。

司箋陪末坐，愴前幾星沈，今茲柱折，檢點巾箱遺墨，幾回腸斷泣春風！

二七

門人孫衣言

人聞論勳業，但謂如周召虎，唐郭子儀，豈知志在臯夔，別有獨居深念事。天下誦文章，殆不愧韓退之，歐陽永叔，却恨老來濕軾，更無便坐雅談時。

二八

糧道王大經

三代下無此完人，道德勳名，學問文章，運世具全神，立體祇從誠意積。一霧間喪茲元老，朝野中外，僚屬士庶，呼天齊痛哭，傷心豈為感恩深？

二九

熊其光

光帝知人，早屬東南大事。儒臣奮武，固應俎豆千秋！

三〇

候補蔡德輝，史易深車遊丹，李逢源，康獻庭藍米錦。

化成立道，綏勳哀榮，在官在民，在鄉黨朝廷，此日同聲一哭！  
學宗誠正，修齊平治，為儒為師，為元勛佐命，於公獨有千秋。

三一

記名提督譚碧理

三朝敎歷，百戰勳威，幾經盤錯艱危，弼成聖代中興業。  
九廟旂常，千秋帶礪，重以文章道誼，早立純儒沒世名。

三二

鄉晚生周開錫

中興將相出其門，合武鄉汾陽之功，併為一手。半壁東南失所恃，問王導謝安而後，曾有幾人？



三三

昭代完人處爲大儒，出爲元老。中興佐命功在天下，澤在江南！

許長怡

湖北提督郭松林

三四

偉業冠古今，滿而不溢，高而不危；統求國計民生，先憂後樂。薦賢遍天下，功則歸人，過則歸己；若論感恩知己，異口同悲。

夔州知府蒯德模

三五

公今與臯夔望散同遊，繫古元勛齊俯首。

我正溯江漢，沱潛而上，每經遺壘輒傷心！

淮兩運使方濬頤

三六

衡嶽雲開天柱峻，大江星隕石城寒。

年晚生錢振倫

三七

一貫愆心傳，是獨鍾衡嶽英靈，湘波間氣。

千秋昭定論，端不讓贊皇宏業，新建奇勛！

長江船務委員李泰源

三八

愛樂在心頭，足媲美文事業。勛名垂宇宙，並傳丞相祠堂。

晚生馮譽麟

三九

一旅獨勤王，誓此身蕩平江湖，勛業終能酬志節。

片言曾論帥，記當日流連詩酒，笑談早已識英雄！

候選郎中張星翼

四〇

雷雨奮經綸，局啓東征，萬里金湯資鞏固。

勛名昭日月，神歸南岳，九重青瑣薦馨香！

四一

今後儀型，吾將安仰？生前功德，民不能忘！

受業李守和

四二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史傳千秋無愧色！假革辭軒，銷金罷刃，輔星一夕忽韶光。

晚生郭伯蔭

四三

隻手挽乾坤，至今日生榮死哀，公真無恨！勛名震中外，願此後際艱肩鉅，帝曰何人？

受業李瀚章

四四

五百年名世喻生，立德立功立言，鐘鼎旂常銘不朽。數十載闔門銜感，教忠教義教戰，江淮河漢淚同深。

三品卿銜老湘軍統領劉錦棠

四五

當代一人，是文潞，丰儀汾陽，福澤。大名千古，有鼻夔，事業，歐柳文章。

知府范志熙

四六

立志邁千秋，何必論文姬韓，武迢郭李？感恩逾廿載，最難忘揚帆入滬，持節導淮。

受業陳長慶

四七

德冠鄉邦，衡山並茂。澤流天壤，湘水同長！

同鄉張雲理

四八

位冠百僚，而勞謙自牧，威加四海，而盛德若愚；不震不騰，隱几獨居，助業外。年垂大耋，而神觀勿衰，病至彌留，而執掌靡怠，如臨如履，易簣猶在，戰兢中！

受業李鴻裔

四九

知府李寶森

寵眷備優隆，擢將相，賁殊恩，科名壘祿不爲榮；所願在丹旰陳謨，蒼生造福。鈞衡資幹濟，作神仙歸大暮，中外人民皆失色，距惟是梓鄉飲泣，槐府吞聲。

五〇

安徽壽春鎮郭寶昌

江左失元臣，沐德懷仁，同向甘棠揮雨淚。

濟東悲往事，噓枯吹朽，難將寸草報春暉。

五一

前山西布政使劉秉璋

天上大星沉，氣壯山河，身騎箕尾。

人間紛雨泣，功在社稷，澤被生民。

五二

門下潘鼎新

一身繫天下安危，夷徽邊氣，未了暮年心事。

四海得英才教育，勳名德望，永爲後世儀型。

五三

涼州鎮周盛波

衡嶽紀鍾英，忠勤智勇，發於天性；我公力挽乾坤，助業煥千秋史冊。

江南遍遺愛，寬厚和平，獨持政禮；此日哀填衢市，真靈仰萬古雲霄。

五四

安徽官民

相業匡時，武功定亂，經術名家；上下千古，軼後超前，我公不朽。

九重震悼，百姓悲思，三軍涕泣；東南半壁，感恩懷德，吾皖尤深。

五五

晚生英翰

福遠武鄉侯，蓋瘁翰躬，百戰卒成中興業。壽輪郭尚父，內憂外患，九原猶駭老臣心。

五六

合志於臯夔，周召之儔；金稱翼勵時雍，尤無慚德！  
受業方駿謨，受知在榮利助名之外；惟有修能自惕，用答深恩。

五七

士傾廣廈，民失慈航，天胡不弔？  
助震華，夏名垂宇宙，公實長存！

門下士李善蘭

五八

出師律以定中原，想百戰芒鎗，金甄再鞏，九重枚卜，錫爵增榮，冊年來緯武經文，總歸夕惕維寅，吐握公誠，一

侍館甥聶維三

日。

登秦山而小天下，念衡湘地接，沅陰桑粉，襟鄂門高，謬施羅，五領外御輪親迎，豈意早違半子，音容彷彿，樓干秋。

五九

文能拊衆，武能威敵，將相規模往古備。  
進思盡忠，追思補過，聖賢學問近今稀。

安徽知府劉奎光

六〇

不用口碑誦遺愛，實爲朝廷生異人。

鄉再姪魏善

六一

用衆行師，偉略欲過新建伯。  
集思廣益，虛懷宜繼武鄉侯。

參將葉圻

六二

五百年名世間生，三朝碩輔，試問汾陽福澤，諸葛經綸，人能兼備厥躬，古今有幾？

私淑弟子歐陽利見

數千里神州底定，一柱承乾，况復吐握賢勞，先後憂樂，天下不憒遺一老，中外皆驚！

六三

門下士李鴻章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

六四

門下晚生洗保靖

成德達才，多將相器。克已勵行，以功名終。

六五

淮揚四營營官

龍節起三湘，時雨飛來，半壁山河重洗滌。犀軍分一隊，大星歸去，滿天風月助淒涼。

六六

直隸同知陳崇砥

惟公至性過人，看武功文德，勳業懋昭；卒能弼亮三朝，終此身鞠躬盡瘁。在我感恩猶後，惜外患邊防，謀猷未竟，盍愍遺聯一老，為當今宏濟艱難。

六七

年治晚生黃振綱

萬戶領侯封，墮淚恩問羊叔子。千秋論相業，核名不愧范希文！

六八

門下晚生黃彭年

公真一代名臣！挽東南已墜山河，百戰奇勛，論學行本原，猶為餘事。我是再傳弟子，憶京洛叨陪杖履，卅年老友，每從容講貫，咸服先生。

六九

直隸候補道蔣春元

為東南撐半壁山河，冀大亂初平，長資柱石。是國家第一流人物，胡中興攸賴，遼隕台星。

七〇

披胸羅宿海，沈幾默運，大度能容，廿載相依。廉孟子。隻手挽銀河，陶鑄賢羣，廊清九服，千秋共仰。武鄉侯。

受業陳鼎

七一

係安危之重，為社稷之臣，功名百世，將相一家。按軫起羣英，幕下同僚多節鉞。出大賢之門，許急流之遠，憂患相從，勸平親視。騎箕驚此日，風前老淚滿江湖。

受業萬啓琛

七二

是名士，是名將，是名相，備於一身。衡岳鍾靈，天為中興降申甫。有立德，有立功，有立言，足以千古。江流助悲咽，人誰後起繼蕭曾。

浙江候補道秦湘業

七三

嘉惠士林，四部菁華皆授梓。周知民隱，百工技藝盡沾恩。

李光明

七四

矮柱仗元侯，邊檄未安，竊聞秦岳將頽，絕筆不忘依北闕。箴規垂下吏，楨幃久戴，誰知彭城就謁過門長，此哭西州。

廬州知府李炳濤

七五

入正揆席，出總師干，以其身繫天下安危，真不愧元老壯猷，名臣碩畫。德媿臯夔，功逾管宴，所注意在民生休戚，恨未見滇南解甲隴右銷兵。

浙江提督黃少春

七六

部民網綴機業

馮臯相業，德在安民；卽繡黻締繡彰施，亦沐大賢惠政。唐虞盛世，歌止擊壤；論智名勇功勛伐，請觀惇史成書！

七七

署廬州知府周金章

將相一身兼恩眷方隆，驚看劍氣歸天，星芒墮地？華夷同淚下；春光忽暗，愁見湘工湧浪，衡嶽埋雲！

七八

賀祥麟

海內外福宇偕依，入操廟算，出掃撓氛；幹旋拓中興，允武允文資盡畫。江西南停雲相望，我值懸弧，公傷弭節，去來同寸晷，一生一死慟交情。

七九

受業舒車元

聖朝養士二百年，得公輔翼中興，方爲食報。史館書勛數萬字，似此鞠躬盡瘁，不愧封侯。

八〇

受業劉子尋

秉節歷三朝，門下屬僚多將相。遠顏繼兩月，座中師傅竟神仙！

八一

晚生劉 繹

雅望駐江城，膝閣曾臨，一瓣心香瞻紫戟。豐功紀廬阜，峴臺重擬，千秋淚墨灑遺碑。

八二

江西紳士劉繹等

吳楚本聯疆，紀義旗初指，時雨飛來，特爲生民救水火。巨廬咸失色，悵去纓，偃大江東去，長留浩氣壯山河。

八三

江蘇知縣唐煥章

其盛德非下衷所及知；但看迴斡乾坤，陶成將相。惟貽謀待後人之嗣事；方慰廿年吐握，四國鑄筋。

八四

通家晚生志 和

轡臺游虎觀，振臂息鯨濤；文治武功，燕許汾淮，齊俯首！星月躡湘潭，風雲慘江樹；畏威懷德，蠻夷華夏共傾心。

八五

知縣薛元啓

廿載矢忠勤，愛國方深，遠計名垂竹帛？三邊需保障，勞心未已，定知氣壯山河！

八六

安徽知府劉芳蕙

活國擬汾陽，形往神留，舉世傾心瞻北斗。感恩同越石，路修齒至，哭公有淚滿西州。

八七

江西知府王延長

盡瘁武侯鄉，千秋臣節。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

八八

屬吏蔡匯滄

維嶽降神，伯仲伊呂。秉鞭作牧，閱歷山河。

八九

年晚生何紹基

武鄉澹泊，汾陽樸忠；定於公元輔，奇助旂常特炳二千載。

班馬史裁，蘇黃詩事，愴憶我詞垣，凱誼風雨深談四十年。

九〇

晚生張之萬

臨履暢冰淵，百世同悲會子簧。功勛逾涖洛，千秋不數謝公墩。

九一

記名道刑部郎中潘曾瑋

開濟歷三朝，有三達尊三不朽；八表風清，再造勛名千古少。

威儀貞百度，為百寮長百世師；一育皇恩，九重震草萬民恩。



九二

爲國家股肱心膂之臣，再造勛名郭忠武。鍾衡嶽磳礧積之氣，三朝知遇李長源。

記名提督陳濟清

九三

蓄道德能文章，是衡湘間氣所鍾。一代宗風更誰嗣？以儒臣兼武略，平東南數省大難，中興事業獨公多！

同里晚生楊昌濬

九四

任兼將相翌贊中興，彤廷十六字褒忠，盡瘁鞠躬應自慰。

晚生馬恩溥

鑒拔英賢培成後進，幕府萬千人俯首，泰山北斗復安宗！

論交誼在師友之間，兼親與長，論事功在宋唐以上，兼德與言，朝野同悲惟我最！

考初出以奪情爲疑，實贊其行，考戰績以水師爲著，實主其議，艱難未預負公多！

九五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媿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晚生左宗棠

九六

知我十年前，問客何能，門下濫竽常自愧！論才三代後，如公有幾？江南愛樹已難忘。

刑部郎中倪文蔚

九七

廿年軍國久忘身，不愧千秋史冊。三省官民齊淚下，豈徒八百孤寒？

張文處 同仁壽

九八

惟大學問，功高心愈下。是真澹泊，身沒志益明！

世晚生許乃釗

九九

相節昔從征，志決匡時，每飯不忘天下計。蓋躬今盡瘁，精誠戀闕，遺章難盡老臣心。

皖南鎮潘鼎立

江西記名道董似毅

立德立功，超越古今名不朽。為將為相，又安中外職無虧。

一〇〇

寶山知縣王鴻訓

於國有郭令再造之勛，規模非三代下苟且僥倖功名，尚友古人，允矣方叔壯猷，召公維翰。修身見顏子不違之用，緒餘兼四科中政事文學精蘊，師資後進，悲哉鄧侯入鼻，傳說騎箕。

一〇一

同知毛俊臣

功德在人間，實至名歸，相業千秋懷太傅。英靈返天上，山頽木壞，心香一瓣弔鄉賢。

一〇二

門人彭玉麐

為國家整頓乾坤，耗完心血，隻手挽狂瀾，經師人師，我侍希文廿載。痛鄰城睽違函丈，永訣顏溫，鞠躬真盡瘁，將業相業，公是武鄉一流。

一〇三

襄陽道歐陽正埔

武鄉侯學貫天人，功德兼崇，滄海橫流資手障。文中子門多將相，品題增重，山壞草木等心喪。

一〇四

受業年愚姪袁保恆

累世託通家，冊年來父子兄弟，奉為益友嚴師，一旦遽製梁木痛。中興推佐名，三代下游常竹帛，綜論武功文德，幾人能並大名垂。

一〇五

一〇六

真儒事業今無匹。大匠裁成我最庸。

同鄉張雪理

一〇七

天語悼殊深。方期梯航就道，干羽舞階，咨策老臣偏歎逝。  
公歸悲不復。歷潮裘帶臨戎，江湖仗節，知名婦孺盡銜恩。

寧國知府受業孫冀謀

一〇八

幾輩其佐中興，論公柱石勛名，屈指誰堪呼伯仲。

祇今非無後勁，媿我湘山義舊，傷心再不荷甌陶。

姻世姪朱式雲

一〇九

美謚媿希文，一身憂樂關天下。高門重元禮，三世淵源及不才。

刑部主事朱壽鏞

一一〇

勛業佐中興，何期天柱俄傾。九陞改容聞太息。謳歌遍南國，忍看江流不轉，千城雪涕失瞻依。

晚生喬松年

一一一

兆姓慶生還，教養兼施。十年絃誦聲聞，務本先教培士氣。

三書院秀才

一一二

承國家二百年教養，翠贊中興濟艱難，資倚畀，撻槍迅掃，瀛海胥恬；偉績炳千秋，錫爵允能隆帝眷。  
救東南億萬姓瘡痍，維持元氣崇節讓醜。休和，卿月重來，大星忽殞，羣生同一哭，感恩况是受公知。

前登泰階道金國琛

一一三

是豪傑，是聖賢，來一貫薪傳，親民明德。有天爵，有良貴，歷三朝寵遇，生榮死哀。

知縣譚家瑞

一一四

神仙福分，將相經綸；更清操凜然，身後只餘桑八百。佛子衷腸，書生面目；忽前修邈矣，心喪還有客三千。

山東知縣胡鼎祺

一一五

七省被恩膏，偉矣助名滿天下！三台望星象，爛然功業在人間。

同知陳光烈

一一六

一德契宸衷，方資都佛廟堂；乍驚梁木遽摧，篤念靈臣應震悼。

姻愚姪郭階

十年從父執，竊幸追隨杖履；何意巫陽赴召，傷心樾蔭更誰依？

一一七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一身備聖教四科；又兼勳業崇高，李郭范韓誰與比？

直隸州莊祖基

令妻悌弟孝子順孫，六秩占人間全福；更羨君臣際遇，稊稷契祇如斯！

一一八

功高百辟，德被兆民；經濟本文章，名世間生成相業。祀享千秋，侯封萬禩；助猷泐鐘鼎，酬庸異數荷天恩！

張復勝等

一一九

大經濟從學問中來；當年整頓乾坤，實惟伊訓一篇，呂韜六策。奇事業由艱難而至；此日推崇德望，尤宜馨香百世，圖繪千秋。

縣承程柱

一一〇

受業李傳黼

五百年篤生名世，武功文德，震耀古今；忽傳上相云亡，歎斯民誰爲先覺？二十載依戀師門，北馬南船，奔馳壇坫，痛哭春風頓歇，微夫子吾將安歸！

一一一

世愚姪邵順國

任艱鉅以佐中興，學問動猷，共仰表師！敦故舊而撫孤弱，飲食教誨，劇感恩施。

一一二

門人李興銳

翊運仗元臣，驀地神仙驚帝夢。任賢真宰相，普天桃李哭春風。

一一三

弟國演

無忝所生病如考，沒如妣，厥德有常，更如王父；孝友式家庭，千里奔臨空自泣。以古爲鑑，文似歐，詩似杜，鞠躬盡瘁，殆似武鄉；功名在天壤，九原可耐作人思！

一一四

世晚生許敏身

德澤被東南，十年來掃盡檣槍，位亞汾陽，名齊諸葛。大星沉江皖，千里外聞歸蓬島，心傷兩楚，哀動三吳。

一一五

晚生馮桂芬

武緯本文經，爲漢唐後儒臣吐氣。中興媿開國，與順康間元佐論助。

一一六

出西州門，迤邐而來，看桑麻徧野，花柳成蹊；十萬戶重睹昇平，遺愛難忘，白叟黃童齊墮淚。與中山王後先相望，幸湖水波恬，石城烽靜；五百載允符運會，大名並崎，袞袞赤鳥共圖形。

曾文正公榮宣錄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大事年表

道光十三年。

學使岳鎮南按臨，補縣學生員。

道光十四年。

甲午科鄉試，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時年二十四歲。

道光十八年。

戊戌科會試，中式第三十八名貢士。

道光二十年。

授檢討，旋派順天鄉試磨勘。

道光二十一年。

充國史館協修官。

道光二十三年。

爲四川正考官，後補翰林院侍講，是年冬回京，充文淵閣校理。

道光二十四年。

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後轉補翰林院侍讀。

道光二十五年。

乙巳科會試，充第十八房同考官；九月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十二月補日講起居注官，充文淵閣直閣事。

道光二十七年。

充考試漢教習閱卷大臣；十月充武會試正總裁；又派殿試讀卷大臣。

道光二十九年。

詔授禮部右侍郎；八月兼署兵部右寺郎；充宗室舉人覆試閱卷大臣；九月充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

充順天武鄉試校射大臣。

道光三十年。

文宗咨以郊配廟祔大禮，公具疏條陳，上嘉納之，賜遺念衣一件，玉佩一事。四月充庚戌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又派朝考閱卷大臣；八月充考試國子監學正學錄閱卷大臣；九月充宣宗梓宮前恭捧冊室大臣，後兼署兵部左侍郎。

咸豐元年。

疏陳簡練軍實以裕國用，上嘉納之。又上敬陳聖德一疏，語多切直，朝士皆憂其獲譴；及優詔褒答，一時稱盛事焉。五月兼署刑部左侍郎；十一月監視郊壇開工；十二月上備陳民間疾苦一疏，奉旨教部議奏，監視墓陵隨道開工。

咸豐二年。

疏請寬免勝保處分，以廣言路，上嘉納之；充壬子科會試搜檢大臣。六月詔公爲江西正考官，附奏試竣回籍。



硃批允之行至安徽太湖縣聞母江太夫人之訃旬旬奔喪九月抵家九月葬江太夫人時粵匪洪秀全等由廣西竄長沙圍攻三關月不克十月解圍去掠船浮洞庭湖而下連陷岳州漢陽武昌等處大江南北土徒蜂起詔諭湖南巡撫張亮基傳旨飭公協同辦理本省團練搜查土匪事宜公以奉諱歸家不宜與聞軍事章疏辭卻適庶吉士郭嵩燾至力勸公出公弟國荃亦贊之於是始治兵於長沙逐日操練是爲湘軍創立之始

咸豐三年

編查保甲設發省局一時巨奸大慝多被誅戮盜賊屏息莠民亦改而從善各處土匪遂漸剪除粵匪洪秀全棄武昌劫衆東下疊陷沿江郡縣又陷安慶省城並據金陵爲僞都公遣軍與忠源會剿平之旋又搗毀永桂等之匪穴四月安慶又陷賊船上犯湖口公檄忠源由瀏陽赴江西同去有夏廷樾郭嵩燾朱孫貽等是爲湘軍出境之始七月湘軍抵南昌南昌城外賊壘悉舟居以犯忠源嵩燾具疏請湖南湖北四川各造戰艦數十飭廣東製備炮位並交曾國藩管帶部署長江水師之議自此始八月公疏稱衡永郴桂匪徒聚集之數乃移住衡州命彭玉麟楊載福二人各募水勇領一營彭楊受命治水師自此始南昌戒嚴賊陷九江府分股竄湖北連陷黃州漢陽北稷德安南及興國岳州戒嚴公與湘撫駱秉章籌辦防堵檄調援江西諸軍回湘常寧土匪攻陷縣城連陷嘉禾藍山二縣遣弟國葆及儲玖躬等討平之十二月賊陷廬州巡撫江忠源死之

咸豐四年

初公在衡州創立水師前無成法後乃稍仿廣東拖罟快蟹長龍之式增置槳座又檄廣西之同知諸汝航夏鑾等分設一廠於湘潭旣成軍選長沙黃冕觀之冕言每營須添舢板十號公大韙之即日改定營制公旣聞忠源等殉節乃經營東征募水師五千人分人領管齎米煤鹽及軍火器械載民船百數十號以行員弁勇夫共一

萬七千餘人軍容於斯爲盛。二月賊陷岳州，自湘陰趨靖港，陷寧鄉，官軍不能敵。公檄舟師而登岸擊賊，拔出城中軍民，退保長沙，因上疏自劾。後賊據靖港，分股由寧鄉陷湘潭，掠民船數百，塔齊布率師援助，大捷於湘潭。四月公親督師擊賊於靖港，西南風發，水勢迅急，爲賊所乘，公自投於水，左右救之獲免，而水師之在湘潭者，連獲大捷。公同長沙重整水陸各軍，及秦湘潭靖港勝負各情，並上疏自劾。是時湖南郡縣，如岳州華容常德龍陽等城，多被賊陷，公整軍東下，水師分三起進攻。六月克岳州，又破賊於城陵磯，並平沿江兩岸賊壘，賊衆悉數東竄，公進駐驪山上，聞獲捷，乃賞給三品頂戴，公不受。楊彭等又克羊樓司崇陽縣咸寧等處，公進駐嘉魚，繼駐金口，魁玉楊昌泗等軍五千人，亦會於此。諸將謀取武昌之策，羅澤南言洪山花園兩路，皆賊重兵所在，花園瀕江環城，尤賊勢所注，賊壘九座，請與塔將軍分任之，洪山花園賊破，武昌無自固之勢，公乃派兵二千以助之。不久九壘皆克，並克洪山，遂薄武昌，城於是賊壘悉平，漢陽賊亦遁。公乃統師東下，遣楊載福等破賊於蘄州，塔齊布克大冶縣，羅澤南克興國州，漸次削平，公進駐田家鎮。塔齊布等克廣濟黃梅等縣，又破賊於孔隴驛及小馳口，公進駐九江城外。水陸官軍合攻九江城，賊堅守不能下，賊以小艇夜襲公營，公坐船陷於賊，文卷蕩然無存，急掉小舟，馳入羅澤南營以脫。公欲以身殉國，草遺疏千餘言，羅澤南力諫乃止，因上疏自劾。

咸豐五年。

公因九江未克，乃抵南昌，籌畫添製船礮之制，內湖水師於是復振。公遣水師進駐康山，賊由都昌陷饒州府，分犯樂平景德鎮祁門徽州廣信等處，遣羅澤南由南昌繞出湖東迎剿。三月羅澤南破賊於貴溪，克弋陽縣，又克廣信府，公進駐吳城，繼駐南康。水師大捷於馬家堰，焚賊船百數十號。五月又敗於賊青山，獲賊船甚夥，奪回拖罟大船，即前公所失船也。水軍又破賊於徐家埠，塔齊布亦破賊於破壩，羅澤南連破梁口乾坑嶺嶺雞鳴。

山等處，斬馘六千，搭齊布卒於軍，公赴九江，撫其衆。未幾，公同駐南康，是時江西郡縣，惟九江湖口未克。澤南謂湖口諸軍，但當堅守，不宜數攻，公悉從之。九月，公進駐屏風，疏稱師久無功，請交部嚴議。湖南援鄂之師，潰於羊樓司，羅澤南親督軍至該地，大破之。初，賊會石達開，由崇通等縣竄江西，陷新昌縣，粵東匪徒竄吉安者，連陷安福、分宜、萬載等縣，與石逆合。於是贛水以西，亂民響應。公檄周鳳山率九江全軍回南昌，以爲剿辦西路賊匪之計。彭玉麟前乞假回衡州，聞江西緊急，卽抵南康。公見大喜，派領水師，赴臨江扼剿。十二月，周鳳山克樟樹鎮，斬盜縣賊，攻吉安，江西按察使周玉衡入城守之。

咸豐六年。

彭玉麟大破賊船於樟樹鎮，轉攻臨江賊壘，又破之。林恩源等擊賊於九江，破之，於是賊陷吉安，周玉衡死之。周鳳山師潰於樟樹鎮，公急回省助守，人心始定。三月，遣彭玉麟扼紮吳城鎮，鄧輔綸、林源恩進剿撫州。周鳳山畢金科等助之，楊載福率水師由鄂東下，搜毀沿江賊船，至九江城外而還。五月，賊犯吳城，彭玉麟擊却之。六月，入饒州府城，公弟國華自湖南間關走武昌，乞師拯江西。國華率兵五千人，連克咸甯、浦圻、崇陽、通城四縣，轉戰而東，克新昌。上高各城，遂抵瑞州府。公弟國荃赴長沙，長沙募勇二千人，號其軍曰「吉字營」，一國荃以一軍立功天下自此始。九月，公至瑞州，勞師不久，卽回南昌。瑞州賊出城撲營，國華攻之，屢被官兵截擊，劉騰鴻毀瑞州南城，築新壘二座。十一月，公弟國荃克安福縣，進攻吉安。胡林翼派人東征，連克武昌、黃州，與國大治、蘄州、廣濟、黃梅各城，擢兵九江城外。十二月，赴九江，勞師旋回南昌。

咸豐七年。

正月十七日，公赴瑞州視師。二月初四日，公父竹亭封翁薨於里第，十一日，計至營，公與弟國華自瑞州奔喪。

公弟自吉安奔喪，並奏陳丁憂回籍，得上給假三個月，所有公職，派提督銜湖北隕陽鎮總兵楊載福就近統帶。四月公奏請在籍終制，上不允，並促假滿回營。五月葬竹亭封翁，六月公疏仍瀝請終制，上又不允。九月公奏江西軍務漸有起色，仍請在籍終制，上乃允之。先是國荃奔喪回籍，所部吉字營勇交文翼陳湜統帶，王鑫破賊於廣昌，樂安賊回竄吉安，周鳳山軍潰敗；於時王鑫劉騰鴻相繼淪亡，湘軍連失健將，巡撫耆齡派公弟國荃爲總統，公念國事方艱，勉弟速行，國荃乃進兵吉安。適僞翼王石達開由饒撫疾趨吉安，衆號數十萬，國荃與之擊，大破之。十二月楚軍充臨江府。

咸豐八年。

公弟國荃，李續賓，楊載福，張運蘭，王開化等，漸次肅清江西，賊竄入浙江，上令國藩馳驛浙江辦理軍務。公即治裝由湘鄉至長沙，奏報起程日期。七月公由武昌歷九江湖口，以達南昌，援浙諸軍，俱集於河口鎮。公由南昌發進湖口，八月公抵河口營，閩賊竄撲廣豐，玉山兩縣，官軍擊却之。公弟國荃攻克吉安，江西全省肅清。九月公駐建昌府，弟國荃率師來會，旋回湘。十月李續賓偕公弟國華，戰沒於三河鎮。

咸豐九年。

上謂會國華殉難，可憫可嘉，賞給伊父會驥雲從二品封典，以示褒獎。二月肅啓江攻克南安，收復崇義縣，是時閩省肅清，入移駐撫州。六月公弟國荃至景德鎮，三戰皆捷，遂克景德鎮。七月公弟國荃率師由撫州至南昌，公弟貞幹（原名國葆）從軍於黃州，公疏稱擬先駐湖北武昌等郡，如賊果入川，再行酌量前進。八月公至黃州，旋至武昌，胡林翼委公弟貞幹回湘募勇。九月公回駐黃州之巴河。十月公弟國荃率所部吉字營至巴河，請假回籍，公弟貞幹領所招湘勇至鄂，公獻四路進兵之計，旋因目疾請假，上准在營休養。十一月公由黃梅移駐

宿松縣十二月胡林翼進軍英山。公弟貞幹從之。

咸豐十年。

二月公叔父高軒封翁訃至，公請假四十日。閏三月公弟國荃自湘來營，率師攻安慶，駐紮集賢關，公疏薦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請破格錄用，上乃令左宗棠襄會國藩軍務。是時蘇常相繼失守，公悉以圍攻安慶之師，命弟國荃任之。六月公至祁門縣，上諭國藩派人分路進兵，規復蘇常。是時江浙遍地皆賊，紛紛請援，公疏稱左宗棠李元慶等均未到皖，皖南極爲可危，何能屏蔽浙江，更何能規復蘇常？目下惟有急援寧國而已。八月賊陷寧國府。周天受死之，遣李元慶接辦任事，十日而城陷。賊趨祁門甚急，適左宗棠軍次南昌，公檄赴樂平婺源之間，以備截擊。十月賊由羊棧嶺陷黟縣，鮑超張運蘭擊走之。左宗棠軍次景德鎮，大破賊於貴溪。賊屢窺犯祁門，鮑超等擊於盧村，大破之。賊出羊棧嶺，公營始安。僞英王陳玉成，大舉援安慶，公弟國荃擊走之。

咸豐十一年。

賊之窺祁門者，屢被官軍擊退，遂悉意犯景德鎮，冀絕官軍餉道。二月陷之。公度糧路已斷，惟急復徽州，可通浙江之米。三月親至休寧，督攻徽城不克，仍回祁門。而賊之環攻者不已，誓以身殉國，自書遺囑寄其家。後由左宗棠三戰於賊，皆捷。於是祁門之路始通。四月公移駐東流縣。八月公弟國荃攻克安慶省城，城中悍賊無漏網者。至是安慶已陷九矣。年初十日接贊襄政務王大臣咨文，驚聞七月十六日，文宗顯皇帝賓天，楊載福等漸次擊平江西之賊，凡公部諸軍所向皆捷。九月公弟國荃進軍廬江縣，連克泥浚口神塘河東關等隘，軍威所至，勢如破竹。十月公弟國荃回湘募勇，十一月奉到大行皇帝頒賞遺念衣一箱。十二月鮑超破賊於青陽，朱品隆破賊於徽州，左宗棠破賊於大鋪鎮，上諭彭玉麟爲安徽巡撫，玉麟力辭，公疏稱玉麟素統水師，舍舟登陸，用違其

長，請仍領水師。

同治元年。

上諭李鴻章所統水陸各軍六千人，催速赴鎮江，以壯江北聲勢。公疏稱李鴻章新募淮勇五營，另撥湘勇數營，二月可以成軍，擬由陸路赴鎮江。二月初九日，左宗棠克遂安縣。十五日，公弟國荃率新募湘勇六千抵安慶，旋破賊於桐城關。三月，李鴻章師上海，上諭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公弟國荃、貞幹及鮑超等，悉破沿江北岸賊壘。左宗棠之軍，連獲勝於江山常山之境，聲勢大振。四月，公弟國荃、克金、柱、關、東、梁、山、蕪湖縣。於時李鴻章初受兵事，令程學啓、劉銘傳等進兵匯縣之周浦鎮爲北路，而英、德、兵自松江進金山，匯爲南路。洋兵被賊擊走，後賊之分股，已踰新橋十餘里，勢且逼上海。李鴻章自統七營往援，大破賊於徐家匯，斬首三千人，奪獲器械無算。於是洋人皆服李鴻章之英偉。鴻章因疏洋兵之難恃，舍滬赴鎮之非，便詔許之。七月，鴻章之弟鶴章，連毀塘橋城外三賊卡，洋人華爾以輪船用礮助攻，遂拔其城。公疏陳大江以南，疾疫盛行，請派在京親信大臣馳赴江南會辦軍務。以上難選其人爲復。是時士卒死亡大半，而僞忠王李秀成率賊圍攻公弟國荃大營，用西洋落地開花炮，前後轟擊，歷十五晝夜。我軍以大炮火毬擊之，燒潰無算，抵死勿退。又僞侍王李世賢自浙江率衆數十萬繼至，迨月餘，我軍出壕破賊壘數十座，賊悉衆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十一月，公弟貞幹卒於軍，十二月，行柩至安慶。公撫棺大慟，入城受吊。上諭貞幹立功甚多，予諡靖毅，並於本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

同治二年。

正月二十八日，公自安慶東下視師，約歷二十餘處。迨二月二十八日，回至安慶，疏陳巡閱諸軍詳察觀賊勢情形。當公之東下視師也，賊攻常熱益急，李鴻章遣人力擊之，擒賊首李天義、朱衣點，常熱解圍。三月上，飭督國

荃爲浙江巡撫，公與國荃上疏懇辭，上不允。時由湖北下竄之捻匪，自蘄水分爲兩股，聯成一片。公搜獲僞文，有由舒六而竄英霍分道援鄂之語，因疏陳逆謀甚狡，而規畫甚大。李鴻章克崑山縣，鴻章之圖崑山也。部將程學啓謂奪崑山必據正義鎮，鴻章從其謀，命松林學啓攻正義，賊遁去。遂克崑新兩縣。公弟國荃攻克雨花台及聚寶門外石壘九座，皆下之。四月，我軍分六路，偷攻石城石壘，未幾城賊大出，潛匿附郭屋舍以誘敵，我軍蓄銳不出，賊不得逞，遂繞雨花台，我軍四面搏擊，賊卽負劍鼠竄，奪獲炮械無算，賊勢從此衰矣。八月，李鴻章遣軍攻江陰縣，屢戰未克，乃召郭松林會剿，破賊巢數處，賊方傍河築木城自守，銘傳出兵誘賊，松林軍突自山巔下大呼曰：斫賊！銘傳益奮擊，賊大潰，遂克其城。郭松林旋又大捷於無錫，奪賊船百餘艘。九月，公弟國荃與諸將漸克博望、秣陵、關等隘，蕭慶衍進紮孝陵衛，經營城北金陵一城，已爲面面布置矣。十月，李鴻章克復蘇州省城。先是程學啓蘇州累月未克，鴻章親至學啓營，周察城南東，略知賊勢。十九日，我軍出炸礮轟其壘，學啓援南岸，戈登援北岸，鴻章親督之，牆傾十餘處，賊酋秀成紹洸出而拒戰，於是我軍水陸夾攻，卒破之，遂收復蘇州省垣。上乃賞鴻章穿黃馬褂。十二月，郭松林劉銘傳破賊軍牛鎮，是役也，以官軍四千摧得賊數萬，將士咸稱快焉。

同治二年。

正月，公弟國荃攻克天保僞城，李鴻章克宜興、荆溪兩縣，左宗棠亦克桐鄉縣。二月，程學啓攻嘉興，左腦中槍，昏絕昇歸營，其下益裹創，冒死爭進，賊始亂。潘鼎新率水陸登城，城乃破。學啓創重歸蘇州，旋卒，公聞而痛惜之。是月，閩浙總督左宗棠攻克杭州餘杭兩城，餘賊竄入湖州。三月，鮑超克句容縣，創僞漢王項大英、僞列王方成宗等。李鴻章率松林等大破三河口賊營，賊死甚衆。四月初六日，李鴻章攻克常州府，常州乃咸豐十年四月朔六日陷，越四年而復，月日皆不爽，亦奇矣。常州餘賊竄徽州，公以徽州失利，自請嚴議，奉旨寬免。僞德王陳炳文，

先後由安徽分竄江西，公檄鮑超自句容赴援，而咨李鴻章遣軍代防。五月上諭：催李鴻章助攻金陵，公疏李鴻章任事最勇，此次稍涉遲滯，絕無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讓功之心，臣亦便再三贊催矣。又奏會國荃焦勞致疾，餉項奇窘等情。六月十六日，公弟國荃及蕭孚泗攻克金陵僞都，奪獲僞王璽二金印二方，僞幼主洪福瑱遁走，僞忠王李秀成及洪仁發伏誅。先是四月二十七日，僞天王洪秀全見勢窮援絕，服毒身死，羣酋私廢爲宮內，祕不發喪。國荃馳驛報捷，上諭賊據金陵已有十二年，一旦盪除，實由會國藩調度有方，謀勇兼備，著賞加太子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會國荃著賞太子少保銜，賞錫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又凡有功於戰績者，均分別賞給。是月公由安慶至金陵，慰勞將士，巡視省垣，又親訊僞宮婢黃氏，始於僞宮中掘出洪秀全屍首，徧體皆用繡龍黃袍包裹，頭禿無髮，鬚已間白，因戮屍而焚之。公親訊逆酋李秀成等，秀成親供四萬餘言，歷述賊中興敗始末，公以該逆罪大駭戮之。因疏陳處治逆會情形。七月鮑超破賊於撫州許灣，斬馘四萬，又克東鄉、金谿兩縣。十三日公札撤勇二萬五千人，留萬人防守金陵，留萬五千人爲皖南北游擊之師。後公回至安慶，左宗棠克吉安縣，浙江平。是時江蘇亦平，公撤勇回籍，並爲弟國荃請病假，奉旨均照所議，並賞給國荃人參六兩。八月湖州賊竄寧國，左宗棠擊賊於昌化淳安之境，大破之，餘匪挾洪福瑱入江西之廣信境。九月初八日，公至金陵，二十日公弟國荃破賊於廣信，洪福瑱遁走石城，席寶田追擒洪福瑱，送南昌斬之。十月公弟國荃回湘，時捻匪擾及皖之六安、英山、太湖，公遣蔣凝學、劉連捷分道禦賊。會僧格林沁等亦督師進剿，擒斬逆酋，皖省漸次肅清。

同治四年。

上諭公弟國荃回湘半載，著公飭弟到京陛見，公疏稱病尙未愈。三月李鴻章檄郭松林赴福建，助剿漳州賊。



松林破賊於山東恆社倉等處。四月左宗棠督軍攻漳州府，松林助剿，福建平，賊竄廣東。中興將帥，錫封侯伯者，奉旨錫以美名，公曰毅勇侯，公弟國荃曰威毅伯，官文曰果威伯，左宗棠曰恪靖伯，李鴻章曰肅毅伯。十月公疏稱病難速愈，請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之缺，並請另簡欽差大臣接辦。上諭賞假一月，在營安心調理。十一月上諭會國藩將軍務交與李鴻章接辦，該督即回兩江本任，辦理餉需，公疏病體難勝重任，請仍在營照料。上不允，力辭又不允。公乃疏稱遵旨暫接兩江總督關防，駐紮徐州。御史穆揖香阿劾公督師日久無功，請量加譴責。上諭：「年餘以來，會國藩所派將領，馳驅東豫楚皖等省，不遺餘力，殲賊亦頗不少，雖未能遽蕲厥功，亦豈貽誤軍情者可比？」該御史所奏，着毋庸議。

同治六年。

正月初六日自周家口啓行，十五日抵徐州，十九日接篆，與欽差大臣李鴻章商兵餉大計，詔諭李鴻章爲湖廣總督。二月初三日，李鴻章赴河南督師。十六日，公自徐州赴金陵節署，居民焚香跪道以迎。十月公弟國荃奏請開湖北之缺，回籍調理，奉旨報可。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會國藩著加恩加一雲騎尉世職，欽次。

同治七年。

四月二十四日，公自金陵啓行，二十六日至揚州查運庫，二十九日登金陵觀蘇文忠玉帶，爲詩記之。旋登焦山。四月初三日抵蘇州，初十日至上海。查閱鑄洋礮工程，旋回金陵。詔以調補直隸總督馬新貽調補兩江總督。十一月初四日，公自金陵啓行，士民攀送，填塞街巷，爲詩歌以餞者數十百人。十三日抵京，寓東安門外賢良寺。翌日進見皇太后，談話頗多。

同治八年。

正月初一日寅刻趨朝，十六日辰初二刻又趨朝。是日賜廷臣宴。十七日辰初二刻又趨朝，與皇太后談話頗久，所言是盡練兵吏治之事。二十日出都。二十一日巡視永定河隄工。二十七日抵保定省垣。二月初二日接篆視事。四月公疏稱直隸練兵當參用東南募勇之法，仍須戶部籌餉，然後營務方有起色，奉旨報可。十二月公疏稱畿南各屬災歉較重，擬於來春以貸爲賑，請於天津存儲項下撥制錢十萬串解至大名預備散放。

同治九年。

正月核練步軍馬隊章程。三月公左目失明。四月二十一日，公患眩暈，請假一月調理，假滿而病未痊，又續假一月。是時天津民教相訐，適兩江總督馬新貽爲刺客張汝祥所害，詔以公調補。以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公疏懇辭，上不允。九月天津民教之案辨結，是年公壽六十，奉旨賜壽。二十六日入見皇太后，略述天津民情，並述自己目病及馬新貽之事。二十七日又趨朝，蒙皇太后召見，述練兵情形及教堂多事。十月初九日召見於養心殿，與皇太后敘述水師宜操練及好將甚少。十月十一日，公六十初度，湖廣同鄉京官稱觴於湖廣會館。十二月十日抵金陵，住巡道署，二十二日接篆視事。

同治十年。

正月公與欽差鄭敦謹奏，結張汝祥行刺馬新貽一案，該犯實無主使，應凌遲處死。六月公泛舟城北元武湖，游歷秦淮諸勝。七月公與李鴻章會奏，派刑部主事陳蘭彬江蘇同知容闈，選帶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八月出省大閱。十月十一日至吳淞口，校閱已畢，因演試輪船，凡四號曰恬音，曰威靖，曰操江，曰測海，皆公所命名也。十五日回金陵。十一月移居新修督署，即僞天王府故址。

同治十一年。

正月二十三日，公病肝風，右足麻木，良久乃愈。二十六日，前河道總督蘇廷魁過金陵，公出城迎候，與中背誦四書，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聲，遂回署。二月初二日，公方閱案牘，執筆而手顫，欲言而口噤，有頃復愈。因告公子紀澤：「喪事宜遵古禮，勿用僧道！」初四日午後，公周歷署西花園，公子紀澤從遊，畢將返，忽呼足麻，扶掖至廳堂，端坐而薨。是日戌刻也。城中驚傳火起，敬視無見，他處皆見大星隕於金陵城中，士民巷哭野祭，如喪慈母。事聞，上震悼，輟朝三日。奉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洊升卿貳。咸豐三年間，創立楚軍，剿辦粵匪，轉戰數省，迭著勳勞。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補授兩江總督，命爲欽差大臣，督辦軍務。朕御極後，簡任論屏，深資倚任，東南底定，厥功最多。江甯之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兼圻，於地方利病，盡心籌畫，老成碩望，實爲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溘逝，震悼良深。曾國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甯藩庫發給，賜祭一壇，派穆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其一等侯爵，著伊子曾紀澤承襲，毋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篤念忠良至意。欽此！」四月二十八日，又奉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於本年二月間因病出缺，當降旨優予卹典，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一等侯爵，即令伊子曾紀澤承襲，其餘子孫幾人，令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旋據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後臚陳曾國藩歷年勳績，英翰、李瀚章並請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璟遵查該故督子孫，詳晰覆奏，披覽之餘，彌增悼惜。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軍，矢志滅賊，雖屢經困阨，堅忍卓絕，曾不稍渝。卒能

萬衆一心，削平通冠！功成之後，寅畏小心，懈始終罔；薦拔賢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忠誠克效；功德在民，允宜迭沛恩施，以彰忠靈。曾國藩著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並著准其一體建祠。伊次子附貢生會紀鴻，伊孫會廣鈞，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會廣鈞著賞給員外郎；會廣銓著賞主事，均候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何璟、英翰、李瀚章摺三件，均著宣付史館，用示眷念勳臣，有加無已至意。欽此！





